DS
734
.C8
v.8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六

後漢紀

涿郡人中山靖王勝之後因曹丕篡漢遂
正號後漢共二君得年四十有三

[library seal]

昭烈皇帝名備字玄德在位三年號章武

後皇帝名禪昭烈太子在位四十年有建興延熙景耀
炎興四號晉將入寇帝出降封爲安樂公

後漢名臣目錄

泗村朱桓拙存編輯

諸葛亮

龐統

徐庶

關羽

張飛

趙雲

崔州平字　　人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允之父先主定蜀徵爲掌軍中郎將與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

郭攸之字　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

蔣琬

費禕

董允

向寵 字 襄陽宜城人官中部都督典宿衛封都亭侯

馬超 字孟起茂陵人官驃騎將軍領涼州牧封斄鄉侯 諡曰威

黃忠 字漢升南陽人官後將軍爵關內侯諡曰剛

費詩

孟光

鄧芝

楊顒

法正

王平 字子均巴西宕渠人官安漢將軍封安漢侯

馬良 字季常宜城人謖之兄兄弟五人並有才名良眉中有白毛里中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先主以為侍中

傅肜

程畿

北地王諶

諸葛瞻 字思遠亮之子官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死節

諸葛尚 字 瞻之子鄧艾兵至成都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馳赴魏軍而死

馬忠字德信閬中人歷官征南將軍封彭鄉亭侯

張翼字伯恭武陽人官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封都亭

宗預

張嶷字伯岐巴西南充人官盪寇將軍爵關內侯

姜維

郤正字　　偃師人

節錄名臣言行錄　　　　浯村朱桓拙存編輯

後漢

諸葛亮　龐統　徐庶　關羽　張飛

趙雲　蔣琬　費禕　董允　費詩

孟光　鄧芝　楊顒　法正　傅彤

程畿　札地 王謀　宗預　姜維　郤正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人

獻帝時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崔州平然之劉先主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先主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

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䘏智能之士思得明主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

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與亮
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
水也願諸君勿復言建安十三年先主進住樊口操將
順江東下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詣孫
權見於柴桑說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
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
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
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
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
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

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

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時操與權書云治水軍八十萬衆與將軍會獵於吳羣下皆失色權用魯肅周瑜計與先主迎擊於赤壁大破之操引還十九年先主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亮爲軍師將軍亮治頗尚嚴峻人多怨者法正謂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宏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

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道於斯著矣二十五年先主即皇帝位以亮爲丞相章武二年受遺詔輔政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後主即位改元建興封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咸取決焉亮乃約官職脩法制發教與群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

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
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
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
交元直勤見啓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數有諫正雖資
性鄙吝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
不疑於所言也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大守求附於吳又
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牂牁越嶲皆叛應闓亮以新遭
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
之遣尚書鄧芝使吳脩好三年秋七月討雍闓斬之生
致孟獲縱使更戰七縱七禽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

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前將軍李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云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

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 謏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
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
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
可受況於九耶五年三月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
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
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
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
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
不宜妄自菲薄引喻 大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
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

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

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

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云六年率大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魏以昭烈既崩景無備豫猝聞亮至朝野恐懼關中響震魏主叡如長安右將軍張郃率步騎四萬拒之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謖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制舉措煩擾郃大破之亮乃拔四縣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引爲

參軍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收斬之而自臨祭爲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時趙雲兵亦敗於箕谷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乃爲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損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

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冬十二月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言於帝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

且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

臣鶩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已喪趙雲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兵敗於楚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此難可逆見

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
逆覩也引兵圍陳倉不克糧盡引還魏將王雙追亮亮
擊斬之七年吳主權使以並尊二帝來告衆謂宜顯明
正義絶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
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絶讐我必深便當
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
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
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
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也議者以權利在
鼎足不能併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此皆似是而

非蓋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圖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能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使賀約中分天下九年伐魏圍祁山用木牛以運夏五月敗魏司馬懿於鹵城殺其將張郃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諭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

表言軍僞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其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爲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敕之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丹心臨書長歎涕泣

而已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十二年春二月悉衆十萬由斜谷伐魏夏四月進軍渭南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屯五丈原以前者糧運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魏主使衛尉辛毗仗節爲軍師以制之姜維曰懿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衆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亮病篤帝使僕射李福省侍因咨大計別去數日復還

亮曰孤知君還意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又請其次曰
文偉可又問不答八月薨策贈武鄉侯印綬謚曰忠武
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至是懿案行其營壘嘆曰天
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亮表於帝曰臣成都
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
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
陛下至是卒如其言長史張裔嘗稱亮曰公賞不遺遠
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
所以僉忘其身者也當時有言亮惜赦者亮答曰治世
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

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為亮副快快怨謗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亮薨立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嘗冀亮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亮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以其無私也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怨天

下有不服者乎陳壽曰亮爲相國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亮子瞻後主炎興元年爲衛將軍及鄧艾戰於綿竹敗績艾以書誘曰若降者表爲瑯琊王瞻怒斬其使列陳以待艾破斬之瞻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乘馬冒陳而死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

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惟從父德公稱爲鳳雛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後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人怪問之統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卽聲名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建安十五年先主領荆州以統守耒陽不治免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

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亮亦言之先主與譚
大器之遂用爲治中親待亞亮並爲軍師中郎將法正
至荆州陰說先主取益州先主疑未決統曰荆州荒殘
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
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先主曰今
指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
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
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
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
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先主以爲然劉璋

與先主會於涪法正請於會所襲之統曰如此則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不可失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不可璋使先主擊張魯比到葭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統進說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彊兵據守關頭聞數諫璋使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二子喜必來見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還退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執懷沛斬之還向成都所過輒克劉璋出降先主入成都自領益

州牧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耶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統還坐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年三十六賜爵關內侯謚曰靖

徐庶 字元直長社人

建安十二年劉先主訪士庶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對曰此人可就見不可

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三往乃見十三年庶母爲曹操所獲卒辭先主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

關羽 字雲長河東解人

先主於鄉里合徒衆關羽張飛爲之禦侮獻帝初平二年先主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操東征先主奔袁紹

羽爲操所執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及羽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遂解白馬之圍操卽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盡封曹所賜拜書告辭而去奔先主於袁軍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操定荆州先主自樊將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操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趨漢津適與羽

船相値共至夏口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操操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視賓客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

羽割炙飲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操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泛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郟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不安

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操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遂與子平俱遇害子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監軍數歲卒其後龐德子會隨鍾會鄧艾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

張飛字翼德涿郡人

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建安十三年先主奔江南曹操追之一日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操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

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
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征虜
將軍封新亭侯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
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
獲顏飛呵曰大軍至何敢拒戰不降顏答曰卿等無狀
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
右牽去斫頭顏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
壯而釋之引爲賓客益州既平以飛領巴西太守曹操
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督別軍下巴西欲徙
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

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山道迮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飛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爲漢中王拜飛爲右將軍假節鉞封西鄉侯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當時咸稱爲萬人敵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諡曰桓侯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

雲姿顏雄偉爲本郡所舉將義從吏兵詣公孫瓚時先主依瓚每接納雲雲得深自結託其後募得數百人隨先主至荊州建安十三年先主爲曹操所追及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後主保護甘夫人皆得免從平江南以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十六年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孫權遣舟迎妹孫夫人欲將先主子禪去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是爲後主十九年先主領益州牧時府庫充實或欲以成都名

田宅分賜諸將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返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先主從之二十四年曹操引兵出斜谷臨漢中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遂前突其陣且鬭且卻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有伏引去雲以勁弩射之雷鼓震天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死者甚衆先主明旦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操引

還先主遂有漢中軍中號雲為虎威將軍章武元年昭烈恥關羽之沒欲擊孫權雲諫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位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帝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帝失利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後主建興元年為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伐魏敗於街亭雲與鄧芝亦失利於箕谷雲貶鎮軍將軍亮問鄧芝曰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也

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器無所棄不但兵將不相失也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請悉入府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七年卒謚曰順平侯

蔣琬字公琰長沙湘鄉人

弱冠知名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見其衆事不理將加罪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重察之先主乃不加罪但免官而已先主爲漢中王以爲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爲東曹掾舉茂才遷爲

參軍八年以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出外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亮卒以爲大將軍錄尚書事領益州刺史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出屯漢中二年以爲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簡畧琬與言論時或不應或謂琬曰戲慢公太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嘿然耳督農楊敏常毀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主者請推治之琬

曰吾實不及前人無可推也主者請問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後敏坐事繫獄衆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琬以諸葛亮數出秦川道險運難卒無成功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會疾動未行朝廷咸以為事有不捷還路甚難帝遣使諭指琬疏言今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若東西併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如志且當分裂蠶食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議以涼州塞胡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姜維為刺史若維征行銜制河右臣當率軍為繼今涪水陸四通

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亦易請徙屯涪帝從之九年卒謚曰恭

費禕字文偉江夏鄳縣人

禕與董允齊名先主立太子選爲舍人遷庶子後主踐阼爲黃門侍郎丞相諸葛亮南征還羣僚於數十里外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禕常使吳孫權性旣滑稽諸葛恪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還遷爲侍中亮請爲參軍建興八年以爲司馬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涕泣橫集

禕常入其坐間諫諭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十三年爲尚書令延熙五年以爲大將軍錄尚書事七年魏曹爽寇漢中帝遣督諸軍救之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棊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八年以禕兼益州刺史時國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文書舉目究意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無廢闕及董允代禕始欲斅之旬日之中巳多愆滯乃嘆曰人求相遠如此非吾所

及也十一年出屯漢中身雖居外慶賞威刑皆遥先咨斷然後乃行當國功名與蔣琬比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十四年北屯漢壽十六年春正月與諸將大會歡飲沈醉魏降人郭循刺殺之禕沉愛不疑待新附太過張嶷嘗與書引岑彭來歙爲戒禕不能從故及謚曰敬

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人

允父和字幼宰昭烈定蜀與丞相亮並署大司馬事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卒之日家無擔石之儲後主爲太子允選爲舍人徙洗馬後主立遷黄門侍郎丞

相亮北征欲以允任宮省之事表稱其良實志慮忠純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獻納之任允皆專之允處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上益嚴憚之延熙七年守尚書令宦人黃皓便辟佞慧有寵允上則正色匡主下則責數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脩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

已自屈方展闊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九年卒

費詩字公舉犍爲南安人

初爲緜竹令先主領益州牧以爲督軍從事出爲牂牁太守遷前部司馬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王以一朝之功隆崇漢升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

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於是便還但相與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卽拜受章武元年夏四月漢中王將卽皇帝位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篡位故羈旅萬里合衆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臣誠不爲殿下取也上怒左遷之蔣琬秉政以爲諫議大夫卒於家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

光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鋭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先主定益州拜爲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阼累官大司農延熙九年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顧謝踧踖而已秘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以太子讀書及性情好尚正曰奉親虔恭舉動仁恕有古世子之風光曰此皆家戸所有耳吾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

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爲智調藏於胸懷權畧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預知也光曰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儲君讀書寧當傚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正深然之光後坐事免官年九十餘卒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

先主定益州芝爲郫邸閣督先主與語奇之擢爲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爲尚書昭烈帝崩後主立芝言於丞相諸葛亮曰上初即位宜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今日始得之耳芝問爲誰亮曰

卽使君也乃遣脩好於吳時吳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表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權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國小爲魏所乘不自全耳芝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蜀有重險吳有三江共爲脣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望大王入朝求太子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蜀連和建興二年吳使張溫來聘漢復遣芝報之芝至吳權謂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如併魏之後大王未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茂其忠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與亮書曰和合二國惟有鄧芝及亮屯漢中以芝爲中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軍師前將軍領兖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車騎將軍涪陵人叛芝率軍征討斬其渠帥百姓安堵十四年卒爲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卒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惟器異姜維云

楊顒字子昭襄陽人

後主建興元年顒爲丞相主簿亮常自校簿書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爨雞司晨犬吠盜牛負重馬涉遠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丙吉不問死人陳平不知錢穀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公躬挍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泣三日

楊顒

法正字孝直扶風人

初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爲州里俱僑客者所鄙邑邑不得志別駕張松與正善亦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爲因勸璋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乃舉正既還爲松稱說先主有雄畧密議奉戴會璋聞曹公欲征張魯松因說璋遣正迎先主正至荆州陰獻策於先主先主疑未決用龐統策乃許之於是取益州時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先降以事覺不果先主薄靖不用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

下之人必以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乃厚待靖而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飧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宜稍抑之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掖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奈何禁止以法使不得行其意耶建安二十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時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逼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

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境拓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予我時不可失也先主乃進兵遣張飛等屯下辯操遣曹洪拒之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夏侯淵引兵爭之正曰可擊矣乃命黃忠乘高鼓譟乘之淵軍大敗遂斬之先主以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後先主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屢諫不聽及大軍敗還亮乃嘆曰法孝直

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

傅肜字　　程畿字

章武二年漢兵大敗於猇亭將軍傅肜爲後殿兵衆盡死肜氣益烈吳人使降肜肜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泝江而退衆勸其走畿曰吾在軍未習爲敵之走也亦死之

北地王諶

炎興元年後主議降鄧艾皇子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

妻子而後自殺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

建興初丞相諸葛亮以爲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亮卒吳恐魏乘衰取蜀增巴邱守兵萬人漢亦增兵永安以防非常預使吳吳主權問之對曰東益巴邱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嘉其抗直禮之亞於鄧芝延熙十年爲屯騎校尉鄧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預獨不爲屈復東聘吳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珠一斛還遷後將軍督永安

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內侯以疾徵還爲鎭軍大將軍時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共詣瞻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多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

維少孤爲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脩布衣之業仕魏爲天水參軍建興六年諸葛亮出祁山維詣亮降亮辟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亮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諸人不如也又曰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

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遷征西將軍十二年亮薨於軍長史楊儀整軍而還司馬懿追之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維還成都以爲輔漢將軍封平襄侯延熙十年遷衛將軍與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率衆討平之十二年伐魏雍州不克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待能者無爲希冀徼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

志悔之無及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師我魏糧盡引還十七年加督中外軍事伐魏進圍襄武魏軍敗退十八年八月伐魏敗其兵於洮西遂圍狄道不克而還十九年正月以爲大將軍秋七月伐魏與其將鄧艾戰敗績二十年復伐魏是時聞魏分關中兵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時長城積穀多而守兵少魏都督司馬望及鄧艾進據之以拒維維數挑戰不應時數出兵蜀人愁苦譙周作仇國論諷之景耀元年引兵還五年冬十月伐魏洮陽不克時黃皓用事與右大將軍閻宇親善欲廢維樹宇維知之言於帝曰皓姦巧專恣

將敗國家請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常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遜辭而出帝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疑懼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司馬昭大舉伐漢以鍾會為將軍維表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啟帝寢其事羣臣莫知炎興元年秋鄧艾鍾會將兵八道維戰敗還守劍閣艾至成都帝出降別敕維使降會會厚待之權還其印綬節蓋維知會有異志乃說會曰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

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跡全功保身耶會曰君言遠矣我
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
是情好懽甚及鄧艾既誅會遂決意謀反欲使維爲前
驅而自將兵隨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
道浮渭入河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士會於洛陽一旦天
下可定也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爲太后發哀稱
遺詔使發兵廢司馬昭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召諸
將悉閉諸曹屋中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
復立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
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悉誅諸將

猶豫未決事泄所閉諸人各緣屋出與其軍士共斬會
及維

郤正 字令先河南偃師人

正少單煢隻立安貧樂道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為秘書吏累官秘書令性澹於榮利耽意文章凡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鑽鑿推求畧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餘年皓從微至貴正既不為所愛亦不為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嘗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及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

翼從者惟正及數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正
相導宜適舉動無闕後主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

吳名臣目錄

涪村朱　桓拙存編輯

周瑜

魯肅

太史慈字子義黃縣人官建昌都尉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官輔吳將軍封婁侯卒年八十一謚曰文

陸遜

諸葛瑾字子瑜瑯邪人亮之兄官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封宛陵侯

朱然字義封丹陽人官大司馬封永安侯

朱桓字休穆吳縣人官奮武將軍封嘉興侯

全琮字子璜錢塘人官綏南將軍封錢唐侯

呂岱 字定公廣陵人官大司馬卒年九十六

陸抗

顧雍

鍾離牧 字子幹永興人官武陵太守前將軍封都鄉侯

陸凱

張悌

賀邵

節錄名臣言行錄　　浯村朱桓拙存編輯

吳

周瑜　魯肅　陸遜　陸抗　顧雍

陸凱　賀邵　張悌

周瑜字公瑾廬江人

建安三年袁術以瑜爲居巢長瑜知術無成棄官渡江從孫策五年策卒弟權代領其衆瑜自巴邱將兵赴喪留與張昭共掌衆事七年曹操責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猶豫不決權引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煑海境內富饒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

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
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爲暴
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言是也公
瑾與伯符同年長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
不送質十三年操遺權書欲東下羣下俱勸權迎之獨
魯肅以爲不可瑜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
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
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況
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
超韓遂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

今盛寒馬無稾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有復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各顧妻子

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巳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與劉先主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挍尉助畫方畧先主望見瑜船乘單舸往見瑜問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先主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先主慚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巳有疾疫初一交戰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鬭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

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幕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烟燄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走遇泥濘道不通悉使羸兵負草填之蹈藉死者甚衆先主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乃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瑜大破仁兵於夷陵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江陵十四年操密遣辯士蔣幹布衣葛巾私行說周瑜瑜出迎立

謂之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復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閒也瑜分南岸地以給先主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先主以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自詣權求都督荆州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謂宜徙備置吳盛爲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而分羽飛各置

一方使如瑜者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併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道病因與權牋曰瑜短命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倘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邱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

孤何賴哉自迎其喪於蕪湖爲子登娶其女而以女妻其子循初瑜見友於策太夫人又使權以兄奉之時諸將賓客爲禮尚簡而瑜便執臣節程普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乃告人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魯肅字子敬臨淮人

肅少孤家富於財性好施與有壯節好奇計時天下已亂肅大散財貨摽賣田地以賑窮斂結士爲務建安三年袁術以爲東城長時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遂指一囷與瑜

瑜是以益知其奇也於是棄官同渡江從孫策策已薨
瑜薦肅於權與語大悅因與密議肅曰漢室不可復興
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
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黄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
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權益重之劉表死肅進說曰荆州
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
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
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若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
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
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

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之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肅遂迎先主於當陽長坂宣權旨致殷勤之意且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先主悅進住樊遣諸葛亮與肅詣權會權得操欲東之問諸將皆勸迎之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

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亦勸勿迎操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以肅爲贊軍校尉遂破操於赤壁先主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肅勸權借之共拒曹操先主留關羽守之建安二十年權使肅將萬人屯於陽以拒羽令呂蒙助之肅邀羽相見因責數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賊豈得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耶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阪

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上矜愍豫州身無處所不愛土地人民之力以濟其患問豫州私獨飾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西州又欲剪并荊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爲禍階師曲爲老將何以濟羽無以答先主遂分荊以湘水爲界使羽守江陵權使肅屯陸口二十二年卒及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肅爲人方嚴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思度宏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爲之冠

陸遜字伯言吳人

孫權爲將軍遜時年二十一以爲右部督屯蕪湖呂蒙稱疾還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務北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若出其不意羽可禽也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未易度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至陸口爲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羽意大安遜具啓羽可取之狀權乃潛軍而上

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卽克公安南郡羽就禽乃以遜爲右護軍屯夷陵守峽口與蒙皆封侯漢先主章武元年帝自將伐孫權權請和不許遂以遜爲大都督督朱然等五萬人拒之先生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自正月至六月相拒不決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諸將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先主知計不行乃引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以此故也遂上疏曰夷陵國之關限失之則荊州可憂臣初嫌彼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矣遜將進攻漢軍諸將曰攻當在初今諸要害

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
精專未可干也今住既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
生犄角此軍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
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共
攻破四十餘營先主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促兵四面
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先主夜遁僅得入白帝城舟
械軍資畧盡乃大慚恚曰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
耶遜初爲大都督諸將或討逆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
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彼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
境界乃彊對也僕雖書生然國家屈諸君使相承望者

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耳各任其事豈復得辭畢令有常不可犯也至是諸將乃服權聞之謂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耶對曰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皆國家所當與共定大事者臣竊慕寇恂相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權乃加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先主在白帝徐盛等請再攻之權以問遜遜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黃武五年遜以所在少穀表請諸將屯田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疏勸權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黃龍元年吳徙都建業使遜輔太子登守武昌南陽劉廣嘗著先刑後禮論同郡

謝景稱之於遜遜呵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廣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君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嘉禾二年公孫淵斬吳使者獻首於魏魏以爲樂浪公權大怒欲興兵伐之遜諫曰陛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而皆摧其鋒矣方將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乃不忍小忿而輕萬乘之重違垂堂之戒此臣之所惑也臣聞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不懷細而害大今彊寇在境荒服未庭乃遠惜遼東之衆與馬而捐江東萬安之業乎權乃止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人奉表

於權爲魏邏者所得瑾聞之甚懼與遜書速其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棊射戲如常瑾來見遜曰今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若便退賊謂吾怖而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魏人不敢逼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領荊州牧督武昌如故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霸遜謂曰子弟苟有材不憂不用私出以要榮利終取禍耳聞二宮勢敵此古人之深忌也寄果阿附交搆遜又與書曰卿不師日磾而

宿留阿育終爲門戶禍矣全不納旣而太子寵衰霸寵
楊竺全寄從而毀之權惑焉遜諫曰正統藩臣當使寵
秩有差則彼此得所上下獲安矣書三四上情詞危切
權不悅遂爲霸竺所譖憤恚而卒卒之日家無餘財諸
葛恪少有盛名權深器重之恪父瑾常以爲戚遜謂恪
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君
氣陵其上意蔑其下非安德之基也吳主亮建興二年
恪被殺其先見如此後追謚曰昭長子延早卒次子抗
襲爵
抗字幼節時年二十送葬東還權以竺所白遜二十事

問抗抗事事條答權意稍解拜中郎將吳主皓建衡二年以抗都督諸軍治樂鄉抗以都下政事多闕乃上疏曰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廣於秦漢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無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議者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謹陳時宜十七條吳主不納鳳凰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叛降晉抗聞之部分諸將徑赴西陵羊祜出江陵救之抗敕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

圍闕外禦晉兵晝夜催切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乘
銳攻闕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勢固糧足
凡備禦之具皆抗夙規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
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請不已抗欲服衆心聽
令一攻果無利圍始合而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謂
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之
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動其
患不可量也乃帥衆赴西陵初抗於江陵北作大堰遏
水以絕寇叛祜欲因水運糧而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
抗聞即決之祜至當陽聞堰敗乃以車運大損功力晉

遣荆州刺史楊肇迎闡抗自將憑圍對之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衆敗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又大敗祜等皆引軍還遂拔西陵誅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東還樂鄉貌無矜色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與之成藥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各保分界而

已無求細利吳主聞而責之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適足彰彼之德於祜無傷也

吳主用諸將謀數侵盆晉邊抗疏諫曰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愼刑賞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狥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凋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齊人再克亡不旋踵況今克獲不補所喪哉吳主不聽鳳凰三年疾病

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雷邁非可恃援他郡以救倒縣此乃社

稷安危之機也臣父遜昔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今臣所統兒兵纔有數萬羸敝日久難以待變臣以為諸王幼冲無用兵馬及黃門宦官開立召募之人乞特詔簡閱以備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并力備禦庶幾無虞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及卒吳主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機雲皆善屬文名重於世

顧雍 字元歎吳郡人

少從蔡邕學琴書州郡表薦弱冠為合肥長轉曲阿上

虜皆有治迹領會稽太守討除寇賊郡界寧靜吏民歸附權爲吳王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武四年以爲丞相進封醴陵侯爲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公不言言必有中至宴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其所用文武將吏各隨其能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軍國得失非面見不言權嘗令中書郎詣雍有所諮訪若事可施行即與反復究

論爲設酒食如不合意正色不言權曰顧公懽悅是事合宜其不言者孤當重思之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雍曰兵法戒小利此等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不宜聽權從之爲相十九年赤烏六年卒謚曰肅

陸凱　字敬風吳郡人

黃武初爲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雖統軍衆手不釋書孫皓寶鼎元年以爲丞相時徙都武昌民苦泝流供給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疏曰今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三家

鼎立今劉曹失道皆爲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爲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險瘠非王者之都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足明民心與天意矣今國無一年之蓄有露根之漸而官吏務爲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女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率非其人羣黨相扶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願陛下省百役罷苛擾料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而國安矣吳主不悅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責之定大恨思有以中傷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

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及疾病皓遣中書令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薦賀邵張悌等及族弟抗可輔國家遂卒

賀邵 字興伯會稽山陰人

吳主皓時爲中書令皓時兇暴驕矜政事日敝邵疏諫曰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詞黜善士以逆諫曰杯酒造次死生不保是以正士摧方庸臣苟媚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非所以保洪緒

也何定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老弱饑凍大小怨歎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今法禁轉苛賦調益繁呼嗟之聲感傷和氣且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坐食萬有餘人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不能守一葦可航也願陛下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聖祖之祚隆矣吳主深恨之卒爲親近所譖見殺子循爲晉名臣

張悌字　襄陽人

魏之伐蜀也吳人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遠征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

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恩惠爲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後主炎興元年蜀亡吳人乃服孫皓天紀三年晉伐吳諸軍並進丞相張悌督沈瑩諸葛靚率衆至牛渚瑩曰上流諸軍素無戒備晉水軍必至此宜畜力以待之若幸而勝江西自清今渡江與

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喪敗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兵勢萬倍乘勝迎之不憂不破若坐待敵兵之至恐士衆散盡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渡江戰敗靚欲遁去使迎悌悌不肯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耶靚流涕而去悌遂爲晉兵所殺

附巾幗名臣

孫策母吳夫人

孫翊妻徐氏

李衡妻習氏

孫策母吳夫人

獻帝建安四年策襲廬州取之又徇豫章功曹魏騰忤策意將殺之策母吳夫人倚井謂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禮賢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釋之

孫翊妻徐氏

建安八年丹陽督嬀覽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取徐氏徐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

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覽竊聞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

李衡妻習氏

吳孫綝廢其主亮迎立瑯琊王休先是丹陽守李衡素以事侵休其妻習氏諫之不聽至是衡謂妻曰以不用卿言至此吾欲奔魏何如習曰逃叛求活何面目見中

國人瑯邪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可自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僥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詔遣還郡加將軍號授以棨戟

魏曹姓漢相參之後操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篡位都許共五君得年四十有六

文帝　名丕在位七年號黄初

明帝　名叡文帝子在位十三年有太和青龍景初三號

芳　明帝子在位十四年有正始嘉平二號爲司馬師所廢

髦　子在位五年有正元甘露二號爲司馬昭所弑

奐　子本名璜在位六年有景元咸熙二號爲晉王炎所廢封爲陳留王

魏名臣目錄　　浯村朱桓拙存編輯

荀彧字文若潁陰人官列侯以侍中光祿大夫參丞相軍事以憂自殺謚曰敬

郭嘉字奉孝潁川人官司空軍祭酒封洧陽亭侯謚曰貞

程昱字仲德東阿人官衛尉封安鄉侯謚曰肅

荀攸字公達潁川人官尚書令封陵樹亭侯謚曰敬

鍾繇字元常潁川人官太傅封定陵侯謚曰成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官太尉爵魏壽鄉侯謚曰肅

蔣濟字子通平河人官太尉封都鄉侯謚曰景

陳羣

司馬孚

辛毗字佐治潁川人官衛尉封潁鄉侯謚曰肅

徐邈

東阿王植

高堂隆

中山王衮

盧毓

杜恕字務伯杜陵人畿之子官御史中丞建威將軍

王昶

衛覬字伯儒安邑人官尚書封閿鄉侯謚曰敬

傅嘏

鄧艾　字士載棘陽人官征西將軍封鄧侯

董遇

范粲

節錄名臣言行錄

浯村朱桓批存編輯

魏

陳羣　徐邈　東阿王植　高堂隆　中山王袞

盧毓　王昶　傅嘏　董遇　司馬孚

范粲

陳羣字長文潁川人寔之孫紀之子

建安十八年以羣爲御史中丞曹操欲復肉刑以問羣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笞法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毁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

輕人軀命也議不行二十五年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擇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魏主丕從之冬十月丕稱皇帝改元黄初廢帝爲山陽公魏欲追封太后父母羣曰創業革制當爲後式案禮典婦因夫爵無分土命爵之制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令典也丕從之黄初七年丕卒羣受遺詔奉叡即位上疏曰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然若不和睦則有讎黨而毀譽失實二者不可不深察也叡幼女卒痛之甚追謚立廟欲自送葬又欲幸許羣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期

月而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況欲自往視陵親臨祖載乎願陛下抑割有損無益之事此萬國之至望也又聞車駕欲幸許昌將以避衰夫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且吉士賢人猶不安徙其家以寧鄉邑況帝王萬國之主行止動靜豈可輕脫也叡好土功力役不已農桑失業羣諫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邊境有事乎昔劉備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叡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豈

可復興役耶此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曰昔漢祖已滅項羽宮室焚燒是以蕭何建武庫大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且人之所欲莫不有辭若乃王者莫之敢違若必欲作之固非臣下言辭所屈若卓然回意亦非臣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前殿鍾離意諫而止後復作之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叡爲之少省青龍四年卒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議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

徐邈 字景山薊人

邈性脩慎曹操初建魏國徵爲尚書郎魏主丕踐阼歷官太守中郎將所在著稱遷撫軍大將軍軍師魏主叡以爲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時隴右三郡反邈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閒私仗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功也封都亭侯加建威將軍邈與羌胡

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分散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魏主聞而佳之隨時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還爲大司農遷司隸校尉百僚敬憚之數歲拜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卒於家謚曰穆盧欽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寛或問曰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爲涼州刺史還入以爲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

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東阿王植字子建

魏黃初以來諸侯王法禁嚴切吏察之急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植上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咏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屏藩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不離親親之義敦固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伏惟陛下資唐帝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絶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脩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絶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

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咏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

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咏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禮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

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嘆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伊虞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魏奉從之植復上疏曰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贊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吉專其位凶離其

患者異姓之臣也存共其榮沒同其神者公族之臣也
今公族疎而異姓親臣竊惑焉帝復優詔報答

高堂隆　字升平泰山平陽人

魏主叡青龍三年秋七月崇華殿災叡問太史令高堂
隆曰此何咎也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
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
空竭故天應以旱火從高殿起也叡曰漢栢梁災而大
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此越巫所爲非聖賢之
訓也今宜罷遣民役淸掃所災之處不敢有所立作則
萐莆嘉禾必生其地矣八月復立崇華殿陵霄闕始構

有鵲巢其上魏主又問對曰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今始構闕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身不得居將有他姓制御之耳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今宜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爲福矣四年冬十月有星孛於大辰又孛於東方隆上疏曰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今郊廟未定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重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祗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

斂不悅魏主好爲侈靡工役不息隆上書曰今之小人
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取亡國不度之器以傷德
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承明之休也況今吳蜀欲與
中國爭衡若有人來告權禪並脩德政輕省租賦動咨
耆賢事尊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惡其如此而爲國憂乎
若告者曰彼並爲無道崇侈無度重其賦斂民不堪命
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可易
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
至於亡聖賢之君自謂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弊
若有寇警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俸

祿稍見折减不應出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
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反而推之
凡此諸費必有所在矣叡覽之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
景初元年以隆爲光祿勳隆疾篤口占上疏曰三代之
有天下也歷數百載尺土一民莫非其有然癸辛縱欲
皇天震怒宗國爲墟紂梟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
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
異類之鳥育長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墻
之內可選諸王使典兵棊峙鎭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
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咏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

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
天下也魏主手詔慰勞之未幾卒陳壽曰隆學業脩明
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

中山王袞 字

魏主丕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諸王法既峻切過惡
日聞袞謹慎好學未嘗有失文學防輔共表稱其美袞
聞大驚責之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
聞適所以增其累耳豈所以爲益乎魏主叡青龍三年
冬十月袞疾病令官屬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亟以
時成東堂堂成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爲人君

知樂不知若必將以驕奢爲失者也兄弟有不良之行
當造鄰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
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士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
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遂卒

盧毓字子家涿郡人

魏主叡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勿取
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
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
也愚臣旣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止以循名案常爲職
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

之法廢而以毀譽爲進退故眞僞渾雜虛實相蒙叙納
其言毓論選皆先性行而後言才人或問之毓曰才所
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
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人服其言毓累官司空封容成
侯卒謚曰成

王昶 字文舒晉陽人

魏青龍四年令公卿舉才德兼備之士司馬懿以兖州
刺史王昶應選昶爲人謹厚爲書戒子曰夫人爲子之
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
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

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祿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已遺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

以默沈渾深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况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掩人也夫毁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

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愼爲稱孝弟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斯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

爲人玄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勢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昶累官司空都督荊豫諸軍事征吳屢有功封京陵侯卒謚曰穆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

魏主叡景初元年作考課法七十二條司空掾傅嘏曰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制末程國畧不崇而先考課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議竟不行魏主芳嘉平四年王昶等各獻征吳之策詔問尚書傅嘏嘏曰吳爲寇六十年君臣相保吉凶同患設令列船津要則彼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邉城之守與賊相遠羅落重密間諜不行而舉大衆臨戶險以要功先戰而後求勝非長策也司馬師不從兵果敗時夏侯玄

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傅嘏嘏不受荀粲怪而問之嘏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又以李豐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智而昧於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後何鄧罹曹爽之禍豐與玄俱為司馬師所殺鍾會從司馬昭典知密事會常有自矜之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為也可不慎哉會不能從嘏累官尚書僕射封陽鄉侯卒

論曰元

董遇字季直宏農人

遇性質訥而好學興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煨采相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建安初郡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旦夕侍講遇善治老子爲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晴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魏主丕時出

爲郡守魏主叡時入爲侍中遷大司農卒

司馬孚 字叔達溫人懿之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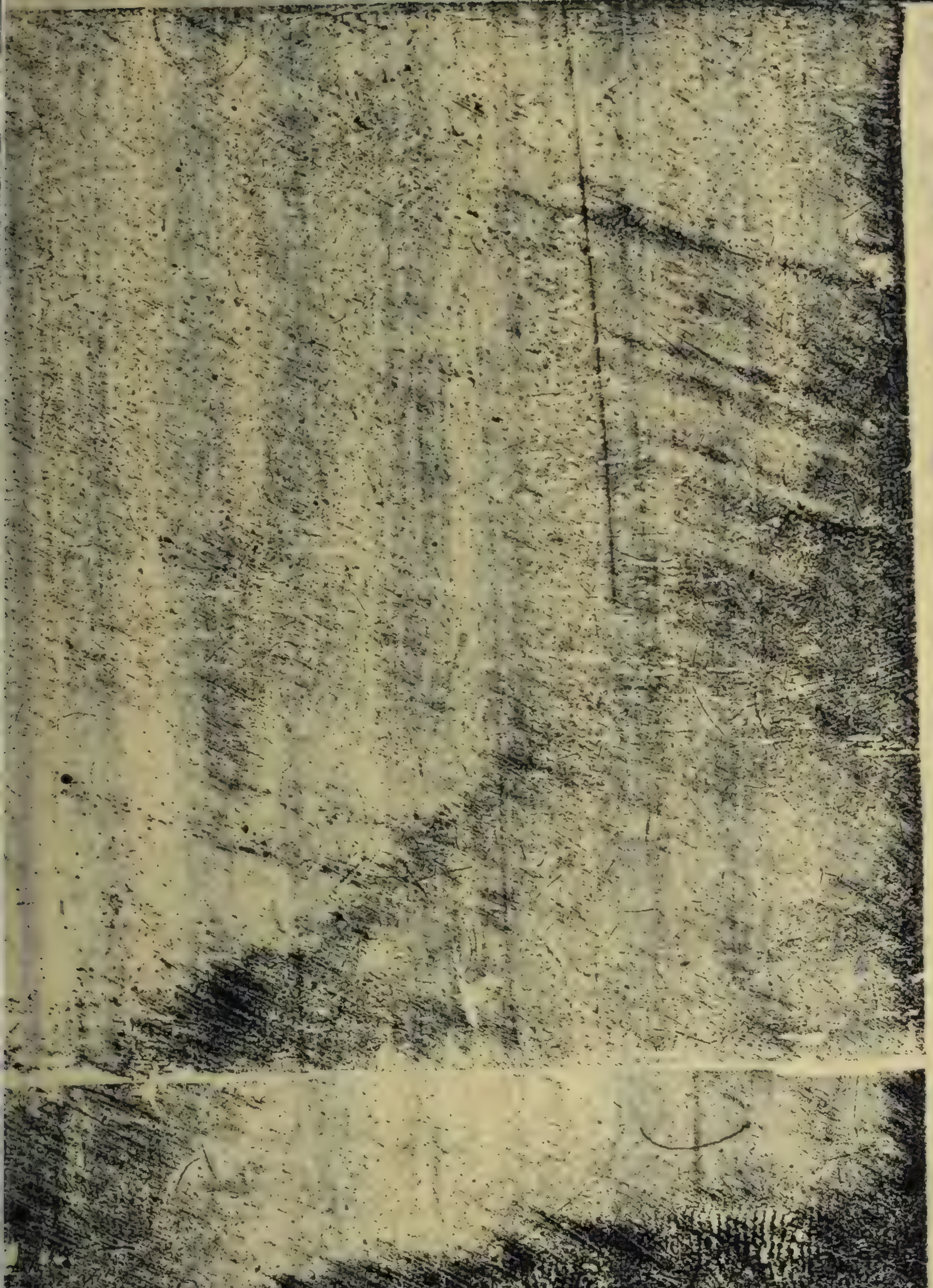
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卒于時在鄴凶問至羣臣聚哭太子中庶子司馬孚厲聲於朝曰君王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而但哭耶乃備禁衛治喪事策太子即王位魏主髦正元元年司馬師廢其主芳爲齊王孚時爲太尉悲不自勝魏主奐咸熙二年十二月晉主炎即皇帝位廢其主爲陳留王太傅孚拜辭流涕歔欷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晉封爲安平王泰始八年卒年九十三謚曰獻性忠愼懿執政常

自退損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晉主即位恩禮尤重孚見尊寵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司馬孚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衣以時服斂以素棺詔賜東園溫明秘器一不施用

范粲字成明陳留人丹之孫

魏主曹芳之廢也太宰中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佯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輒密咨焉合者則色不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子喬等侍疾家屢足不出邑里及晉代魏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

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附巾幗名臣

辛憲英　　夏侯令女

李翼妻荀氏　　王經母

辛憲英潁川陽翟人羊耽之妻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曹操以丕爲王太子丕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

主芳嘉平元年司馬懿閉城門欲誅曹爽爽司馬魯芝聞變將出赴爽呼參軍辛敞欲與俱敞謀於其姊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誅曹爽耳然則事就乎曰得無殆就爽才非太傅偶也然則可以無出乎曰職守

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執鞭而弃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暱之職也從衆而已故遂出事後嘆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鍾會伐漢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辭不聽憲英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

夏侯令女

曹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無子其父欲嫁之令女截耳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强迎以歸復欲嫁之令女又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

李翼妻荀氏

翼爲兗州刺史兄豐爲中書令司馬師殺李豐遣使收之翼妻荀氏曰可及詔書未到赴吳何爲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爲誰翼思之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乃止死

王經母

魏主髦謀誅司馬昭爲昭所弒收尚書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始經爲郡守母謂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終以致敗

勸操迎帝議 獻帝建安元年

帝自河東還洛陽操在許謀迎之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誠因此時奉王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宏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從之

韓嵩對劉表 建安四年

袁紹求助於劉表表許之而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中郎韓嵩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莫若舉荊州以附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此萬全之策也表狐疑不斷遣嵩詣許曰君爲我觀其釁嵩曰聖達節次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惟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

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思無爲負嵩表强之至許詔拜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大會陳兵將斬之嵩不爲動徐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乃囚之

荀彧報曹操書 建安五年

操保官渡紹圍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與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之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

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乃堅壁持之出奇兵以制勝八年錄前後功封為萬歲亭侯十七年董昭等欲操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彧以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後彧飲藥而卒

董昭請禁浮華黨友疏 魏主叡太和四年

尚書諸葛誕中書郎鄧颺等結爲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玄等爲四聰誕輩爲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衞臻子烈以父居勢位容之爲三豫昭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樸忠之士疾虛僞之人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爲首乃以趨勢漁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作爲瑕釁至乃往來禁奧交通採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上善其言

楊阜諫土木繁興疏 青龍三年

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紂作傾宮鹿臺以喪其國楚靈築章華而身受禍秦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殷周爲法桀紂楚秦爲戒而乃自暇自逸惟宮室是飾必有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駑怯敢忘斯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叡感其忠手詔答之

杜恕請禁抉摘羣臣疏 景初元年

陳矯爲尚書令尚書郎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抉摘羣臣細過以媚上嘗奏左丞罰當關不依詔抵罪矯當連坐黃門侍郎杜恕疏曰陛下憂勞萬幾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委任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有疎者毀人而陛下疑其私報所憎譽人而陛下疑其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遂使疎者不敢毀譽至於政事損益亦有所嫌陛下當思所以廣朝臣之心厲有道之節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恐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也昔周公戒魯侯曰不使大臣

怨乎不以言不賢則不可為大臣為大臣則不可不用也故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今陛下於羣臣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變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上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亦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以患臺閣禁令不密人事請屬不絶作迎客出入之制以惡吏守寺門斯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奏劾近司隸校尉孔羡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默然蓋陛下自無必行之罰以絶阿黨之原耳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

所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材而不能此而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疾者也陛下何樂焉

杜恕考課議 景初元年

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也然其法可粗依其文難備舉蓋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

務也臣以爲當用其言使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必以賞罰隨之至於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焉有守職辨課而難以致雍熙者哉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課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七

晉紀司馬姓魏將懿之後中朝都洛陽遷晉都建業共十有五君歷年百五十有五

世祖武皇帝名炎字安世昭之子在位二十五年有泰始咸寧太康三號

孝惠皇帝名衷武帝子在位十七年有永熙元康永康永寧太安永興光熙七

孝懷皇帝之名熾武帝子在位六年號永嘉漢將執歸弒

孝愍皇帝之名業武帝孫在位四年號建興漢將執而弒

中宗元皇帝名睿武帝曾孫在位六年有建武太興永昌三號是爲東晉

肅宗明皇帝名紹元帝子在位三年號太寧

顯宗成皇帝名衍明帝子在位十七年有咸和咸康二號

康皇帝名岳成帝弟在位二年號建元

孝宗穆皇帝名聃康帝子在位十七年有永和升平二號

哀皇帝名丕成帝子在位四年有隆和興寧二號

帝奕哀帝弟在位六年號太和桓溫廢爲海西公

太宗簡文皇帝名昱元帝少子在位二年號咸安

烈宗孝武皇帝名昌明簡文子在位二十四年有寧康太元二號爲張貴妃所弒

安皇帝名德宗孝武子在位二十二年有隆安元興義熙三號爲劉裕所弒

恭皇帝名德文安帝弟在位二年號元熙劉裕廢而弒之

晉名臣目錄卷七

洛村朱桓拙存編輯

王祥
王覽
王裒
羊祜
杜預
李密
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官祕書郎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
孫登

嵇紹

衛瓘字伯玉安邑人官司空為賈后所害追贈蘭陵郡公諡曰成玠之祖也

傅元

傅咸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官尚書

胡威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官尚書僕射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官司徒卒年八十二諡曰康

樂廣字彥輔南陽淯陽人官尚書僕射衛瓘稱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

王彰

張翰

束晳字廣微元城人官佐著作郎漢疏廣之後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官黃門侍郎

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官馮翊太守

周處

孟觀字叔時東光人官東羌校尉右將軍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官游擊將軍太安末統義兵破賊被傷卒贈司空謚曰莊

韋忠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官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及卒遺令曰文武將佐咸當宏盡忠規上思報國下以寧家謚曰武

曹攄

庾袞

劉宏

陶侃

邵續 字嗣祖安陽人官綏集將軍樂陵太守沒於石勒

孫拯

費慈宰意

劉沈 字道眞燕國薊人官雍州刺史爲河間王顒所害

麴允

劉琨

顧榮字彥先吳郡人雍之孫 官安東軍司散騎常侍謚曰元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官散騎常侍謚曰穆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官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

譙登字　巴西人周之子官梓潼內史

周顗字伯仁汝南安戎人官尚書僕射爲王敦所害贈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康

陳頵

庾珉

王雋

祖逖

王導

吉朗

辛賓

鄧攸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累官臨淮兗州徐州太守封泉陵公

桓宣字 譙國銍人官鎮南將軍南郡太守

溫嶠

顧衆字長始吳郡人累官尚書僕射謚曰靖

顧和字君孝衆族子累官尚書令謚曰穆

譙王承 附桓雄韓階虞悝虞望

戴淵字若思廣陵人官征西將軍散騎常侍爲王敦所害贈光祿大夫謚曰簡

郗鑒
虞潭字思奥餘姚人官吳興太守蘇峻反起兵赴難以功進武昌縣侯謚孝烈
卞壺
桓彝附俞縱
劉超
鍾雅
褚翜字謀遠陽翟人累官尚書僕射謚曰穆
毛寶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官鎮軍將軍散騎常侍謚曰貞
孔坦字君平愉從子官尚書謚曰簡

顏含

蔡謨

諸葛恢字道明瑯琊陽都人官尚書僕射謚曰敬

庾冰字季堅鄢陵人累官荊江都督鎮武昌謚忠成

庾翼

褚裒字季野陽翟人累官征討大都督謚元穆

謝尚字仁祖陳國陽夏人官尚書僕射前將軍謚曰簡

謝安

謝元字幼度安從子官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謚獻武

謝石字石奴安之弟累官中軍將軍尚書令封南康郡公謚曰襄

謝萬字萬石安之弟官散騎常侍

王羲之

李充字宏度江夏人官中書侍郎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官祕書監篤學不倦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咸稱良史

孫綽字興公　人棄永嘉守隱會稽山中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官滎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

徐邈字　東莞姑幕人官驍騎將軍

徐廣

桓沖字幼子彝之孫性儉素謙虛愛士代溫任盡忠王室官荊江都督封豐城公諡宣穆

辛謐字　隴西狄道人故晉散騎常侍歷劉石之世徵辟皆不就魏主閔徵爲太常不食而卒

吉挹字祖沖馮翊蓮芍人朗之孫官魏興太守特堅阳
魏郡死之追贈益州刺史

范甯

戴逵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徵
召皆不就月犯少微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數遂卒

袁宏字彥伯　人有逸才文章絶美歷官東陽太守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囊
螢以照歷官吏部尚書

王延

宋纖

陶潛

何無忌字　東海郯人官廣武將軍與劉裕合謀討
桓元以功封安成郡公謚忠肅

節錄名臣言行錄

浯村朱桓拙存編輯

晉

王祥　王覽　王裒　羊祜　杜預
李密　孫登　嵇紹　傅元　傅咸
胡威　韋忠　張翰　王彰　周處
庾袞　曹攄　劉宏　陶侃　孫拯
費慈宰意　王雋　庾琨　劉琨　陳頵
祖逖　王導　吉朗　劉允　辛賓
譙王承附桓雄韓階虞悝虞望　鄧攸　溫嶠　郗鑒
卞壼　桓彝附俞縱　劉超　鍾雅　毛寶

顔含　蔡謨　庾翼　謝安　王羲之
范甯　戴逵　王延　朱纖　陶潛
徐廣

王祥字休徵瑯琊臨沂人

祥性至孝早喪母繼母朱氏不慈每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爲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辟母終毀瘠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委以州事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

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魏元帝咸熙元年晉
公進爵爲王時祥爲太尉司空荀顗謂曰晉王尊重今
日便當相率而拜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
三公可輒拜人者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及入顗拜
而祥獨長揖文帝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武帝
踐阼拜太保進爵爲公及疾篤訓子孫遺令曰夫生之
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何恨不有遺言使
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勳沒無以報
氣絶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
所賜山元玉佩衞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

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槨取容棺勿作前
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糒
脯各一盤元酒一杯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
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
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
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
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
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
顏子所以為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秦始五年卒謚
曰元弟覽

覽字元通孝友恭恪名亞於祥母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禮使祥覽輒與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竟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累官大中大夫咸寧初詔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為宗正卿頃之乞骸骨後轉光祿大夫卒謚曰貞

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謂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語王

祥曰卿有公輔之器故以相與祥臨終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覽六子裁基會正彥琛皆顯導卽裁子也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

父儀高亮雅直爲文帝司馬東關之敗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引出斬之裒少立操尚行已以禮博學多能痛父非命終身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至

墓曰裒在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密助之者不聽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常以爲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洛京傾覆寇盜蜂起親族悉移渡江裒戀墳隴不去遂遇害

羊祜 字叔子 泰山南城人

祜祖父續字興祖爲南陽太守討平寇盜訪民疾苦府丞嘗獻生魚受而懸之於庭丞又進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九世並以清德聞魏嘉平元年曹爽辟王沈羊

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獲免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晉武帝時祜爲中軍將軍文帝之喪臣民皆三日除服既葬帝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泰始二年八月謁陵詔以衰絰從行祜謂傅元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元曰以爲難行祜曰不能使天下知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五年以祜都督荊州軍事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

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衛不過數十人八年吳步闡據西陵叛降晉陸抗討誅之祜出江陵救之不及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詭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常止晉境所得禽獸或先為吳人所傷者皆送還之吳邊人皆悅服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酒飲之不疑抗疾祜與之成藥抗卽服之人多諫者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祜不附結中朝權

貴荀勗馮紞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嘗詣陳事辭甚清
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
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祜以軍法
將斬王戎衍戎之從弟也故皆憾之咸寧二年加征南
大將軍時陸抗已死祜疏請伐吳曰期運雖天所授而
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
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
敵耳若輕重不齊彊弱異勢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
爲國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
之阻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栖而不敢出

誠以力不足以相抗也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時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伐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吳緣江爲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虐將疑士困平日猶懷去就兵臨必有應者兼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惟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

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晉主深納之議者多有不同祜嘆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惟杜預及中書令張華與晉主意合贊成其計三年封南城郡侯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多避讓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吳人襲晉江夏汝南畧千餘家晉主遣侍臣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荆州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去已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師以免責

非臣志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
合惡離故也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若輒徙州
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四年以病求入朝既
至晉主命乘輦入殿不拜而坐面陳伐吳之計晉主善
之以祜病不宜數入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
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沒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
衆長江未可窺也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晉主
欲使祜臥護諸軍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
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
慎擇其人也祜疾篤舉杜預自代而卒晉主哭之甚哀

祜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晉主曰祜固讓歷年身没讓存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謚曰成南州民聞祜卒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祜儀體玉立五歲時詣鄰人李氏東園桑木中探得金鈎長爲青州刺史於郡產犢及去以在官所生遺之而去鎮襄陽遠邇悅服陸抗嘗稱其德量雖樂毅孔明不能過

杜預字元凱杜陵人畿之孫

泰始四年預爲河南尹詔爲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

擬議於心不泥於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通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敍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鈞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協公論者當委監司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頹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事

竟不行咸寧四年秋晉大水詔問主者何以佐百姓預
上疏曰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救兗豫等州留漢氏舊
陂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菜螺蜯之饒此目下
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塡淤之田畝取數鍾此又明年
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
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預
在尚書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數時人謂之杜武庫言
其無所不有也羊祜疾篤舉以自代乃以爲鎭南將軍
督荊州諸軍事預至鎭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
之政吳之名將也恥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間之乃表

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留憲代之太康元年春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虜吳都督孫歆進克江陵斬吳將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於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杖節稱詔而撫之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畧徑造建業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滍清水

以淩田萬餘頃公私賴之號曰杜父開陽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故鮮有敗事既立大功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當時論者謂玄義質直未之重祕書監摯虞賞之曰左氏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左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患不求益也

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

父早亡母改適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遂以成疾祖母劉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有疾輒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暇則講學忘疲仕蜀爲郎晉泰始初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

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察臣孝廉後刺史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況臣孤苦尩羸之極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

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身死當結草帝覽之乃停召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

登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

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喜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遊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一無所受嘗住宜陽山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從之遊三年所問皆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眞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

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默者也竟不知所終

嵇紹字延祖上虞人康之子

泰始十年以山濤薦為祕書丞初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事母孝宣至侍中惠帝永興元年河間成都二王舉兵帝北征徵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為此乘輿敗績百官侍衛皆散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遂遇害血濺帝衣左右欲瀚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瀚也初天安

元年齊王冏驕奢擅權中外失望嵇紹上䟽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弗聽

傅元 字休奕北地人

泰始二年初置諫官以元爲之元以魏末士風頹敝上䟽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帝嘉納元性峻急爲

司隸每有奏劾或値日暮捧白簡振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貴游震懾臺閣生風封清泉侯卒諡曰剛

子咸字長虞爲司徒長史咸寧五年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咸上書曰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當今之急在幷官省役務農而已遂議省州郡縣吏半以赴農功惠帝永熙元年以楊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咸謂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上謙沖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爲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況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進退之宜明公當愼思之駿不從楊濟遺咸書曰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

了也咸復書曰侖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而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忠益而返見怨疾乎元康元年汝南王亮爲太宰論誅楊駿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中丞傅咸曰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亮不從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爲司隸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奏免河南尹官京師肅然四年卒

胡威字伯武一名貔淮南壽春人

父質以忠清著稱仕魏爲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嘗往荊州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乃受之辭歸名譽著聞拜侍御史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曰卿與父孰清對曰臣不如也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遷豫州刺史入爲尚書諫時政之寬帝曰丞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

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明法肅化耳拜前將軍封平
春侯卒謚曰烈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
好學博通性不虛諾慷慨有不可奪之志閉門修己不
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
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
秀出告人曰此子必爲佳器命子頠造焉服闋廬於墓
所頠造之皆託行不見家貧不敀其樂頠爲僕射薦於
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
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

夫之所爲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之哉後仕劉聰爲征西大將軍討叛羌矢盡不屈而死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

翰性至孝居親喪哀毀過禮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齊王冏辟爲掾冏時執權翰常慮禍及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歎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哉遂命駕而歸

餓而罔敗人皆謂之見幾先是太傅楊駿欲辟東郡人王彰爲司馬彰逃不受人怪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鮮有不敗况楊太傅昵近小人疎遠君子專權自恣乎吾踰海塞以避之猶恐禍及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旣不克負荷受遺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周處字子隱陽羨人

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耶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幷子爲三矣處曰若所

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斬蛟遂從陸機陸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期年州府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歸晉累遷御史中丞彈劾不避權戚梁王肜嘗違法處按劾之至是秦雍氐羌悉反其帥齊萬年僭帝號圍涇陽詔以處爲建威將軍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之中書令陳準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

禽耳元康七年齊萬年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肜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身亡為國取恥肜駿逼遣之處攻萬年於六陌軍士未食肜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衆絃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致節效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肜而亦不能罪也處三子玘義與郡侯玄靖次札會稽内史玘靖皆有奇節大勛諸孫勰烏程侯懋清流亭侯筵吳興内史贊武康縣侯湑都鄉侯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周氏貴盛莫與為比

庾袞字叔褒鄢陵人

庾袞　晉懷

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養父亡作筥賣以養母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兄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侍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返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相染也或有斬其墓柏莫知其誰乃召鄰人集於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曰德之不脩不能庇先人之樹袞之罪也父

老成爲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淸白異行皆不就齊王冏耽於宴樂期年不朝裒嘆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期年林慮人歸之咸曰庾賢

譙國人曹攄字顏遠有孝行好學善屬文爲齊王冏記室冏謂曰天子爲賊臣所逼莫有能奮吾率四海義兵興復王室今入輔朝廷匡振時艱或勸吾還國何如攄曰蕩平國賊匡復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者也然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惟人事抑亦天理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

也罔不能從

劉宏字和季沛人

惠帝太安元年義陽蠻張昌反詔以荊州刺史劉宏爲鎮南將軍督荊州軍宏以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衙門將皮初爲都戰帥進據襄陽昌攻之不克二年秋七月遣陶侃等攻昌於竟陵大破之荊部守宰多闕宏請補選敘功銓德隨才授任人皆服其公當表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望淺更用宏壻夏侯陟宏下教曰夫治一國者宜以一國爲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

相監皮初之勛宜見酬報詔聽之宏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之永興元年益州刺史羅尚爲李雄所敗詔尚權統巴東三郡尚遣別駕李興詣宏求糧宏以三萬斛給之尚賴以存興願留爲參軍宏奪其手板而遣之於時流民在荊州者十餘萬戸覊旅貧乏多爲盜賊宏給田及種糧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流民遂安二年東海王越范陽王虓發兵西豫州刺史劉喬拒之太宰顒遣張方助喬詔宏與喬併力宏遣喬及越書使解怨釋兵同獎王室皆不聽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搆於羣王翩其反而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

禍未有如今日者也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虎交
鬬自斃於卞莊者也謂宜速詔越等令兩釋猜疑各保
分局自今有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不納宏以張方
殘暴乃率諸軍受越節度陳敏據江東太宰顒以張光
爲順陽太守討之宏遣江夏太守陶侃討之侃與敏同
郡又同歲舉吏或謂宏曰侃脫有異志則荆州無東門
矣宏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巳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
洪詣宏以自固宏引爲參軍資而遣之曰匹夫之交尚
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敏遣陳恢寇武昌侃與戰屢破之
又與皮初張光共破錢端於長岐或說宏曰張光太宰

腹心公既與東海宜斬光以明向背宏曰宰輔得失豈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爲也乃表光勳乞加遷擢時天下大亂宏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事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款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幸冉說宏以縱橫之事宏怒斬之宏封新城公卒謚曰元荆州寇盜不禁詔起宏子璠爲順陽內史江漢間翕然歸之懷帝永嘉三年山簡都督荆湘等州軍事表璠得衆心恐百姓劫以爲主詔徵璠爲越騎校尉南州由是遂亂父老莫不追思劉宏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

侃少孤貧爲郡督郵長沙太守萬嗣見而異之命其子與結友後察孝廉至洛陽郎中令楊晫薦於顧榮由是知名爲南蠻長史惠帝太安二年義陽蠻張昌反劉宏使侃攻昌於竟陵大破之宏謂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後當居其處今觀卿必繼老夫矣永興二年侃爲江夏太守討陳敏破之愍帝建興元年破杜弢王敦表爲荊州刺史侃既破杜弢乘勝進擊杜曾反爲所敗王敦嬖人錢鳳疾侃之功屢毀之侃詣敦自陳敦留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廙刺荊州將吏鄭攀等詣敦留

侃不許衆情憤惋遂迎杜曾以拒廙敦意攀等承侃風
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
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餞之
侃便夜發時王機盜據廣州侃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
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遣督護討機走之廣州遂平
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
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
明帝太寧三年復以侃鎮荊州士女相慶侃性恭勤聰
敏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
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

遊荒隮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樗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朴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無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猶濕乃

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成帝咸和三年温嶠討蘇峻遣督護王愆期詣荆州邀侃同赴國難侃以不豫顧命爲恨答曰吾疆場外吏不敢越局愆期曰峻豺狼也如遂得志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兼道而進五月至尋陽九月與温嶠討峻於石頭斬之四年三月以侃爲太尉將軍郭默殺江州刺史劉胤司徒王導以默驍勇難制即以爲江州刺史侃聞之投袂而起即將兵討之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答以包含容忍

以待足下遵養時晦以定大事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兵至默將縛默以降侃斬之五年詔兼督江州遂移鎮武昌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奉送所假節麾旛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八州刺史印傳棨戟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輿車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侃封長沙公卒謚曰桓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尚書梅陶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

慎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予瞻廬江太守咸和三年與蘇峻力戰死贈大鴻臚

孫拯字

成都王穎舉兵反以陸機爲先鋒長沙王乂奉帝與機戰於建春門機軍大敗宦人孟玖有寵於穎素惡機乃譖機有二心於乂穎收斬之又收雲及拯殺雲夷三族獄吏掠拯數百兩踝骨見終言機寃吏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何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

誣之平玖等令獄吏許爲拯詞亦夷三族拯門人費慈
宰意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
分卿何爲爾耶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
拯冤玖又殺之時惠帝太安二年也

王雋字　　庾珉字

懷帝永嘉五年漢人入寇陷洛陽遷帝於平陽封平阿
公以侍中庾珉王雋爲光祿大夫六年封帝爲會稽郡
公聡帝建興元年正月朔劉聡宴羣臣於光極殿使帝
著青衣行酒珉雋不勝悲憤因號哭聡惡之有告珉等
謀以平陽應劉琨等聡遂殺珉雋而弑帝於平陽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

琨少得儁朗之目與祖逖俱以雄豪著名為司隸從事懷帝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時并州饑饉數為胡寇所掠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鬬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毀邑野蕭條琨撫循勞徠流民稍集石勒之為人所掠賣也與其母相失琨得之遣使并其從子虎送於勒遺書曰將軍用兵如神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者蓋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故也成敗之數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噓之則溫今相授侍中領護匈奴中郎將將軍其受之勒遺

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六年琨移檄州郡期會平陽擊漢琨素奢豪喜聲色徐潤以音律得幸于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爲言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己禍必及我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劉聰大喜遣子粲乘虛襲晉陽琨奔常山父母皆遇害琨求救於代代公猗盧攻晉陽漢兵大敗走琨徙居陽曲招集亡散愍帝建興三年以琨爲司空進代公猗盧爵爲王猗盧請并州從事莫含於琨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才而能自

存於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貲以長子爲
質而奉之者庶幾爲朝廷雪大恥也卿欲爲忠臣奈何
惜共事之小誠而忘徇國之大節乎往事代王爲之腹
心乃一州之所賴也含遂行四年石勒寇樂平琨救之
大敗樂平遂陷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降勒琨進退失
據幽州刺史段匹磾遣信邀之琨率衆奔薊匹磾見琨
甚相親重與結婚約爲兄弟歃血同盟翼戴晉室琨檄
告華夷遣司馬溫嶠奉表詣建康勸進謂嶠曰晉祚雖
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勉之
元帝建武元年琨匹磾討石勒未行而罷冬十一月以

琨爲太尉初琨世子羣爲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爲邏騎所得時琨別屯征伐小城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以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既獎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其弟諫之乃留琨會代郡太守謀襲匹磾事泄乃收琨縊殺之朝廷以匹磾尚強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爲琨舉哀溫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䘏後數歲乃加贈太尉謚曰愍琨少與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

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我著鞭其意氣如此

陳頵字延思陳國苦人

少好學有文義仕爲郡督郵遷主簿元帝鎮江左以頵行參軍事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敝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宏雅政事者爲俗人夫欲致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時參佐多避事自逸頵言於瑯琊王曰洛中承平之時朝士以

小心恭恪爲凡俗優蹇倨肆爲優雅流風相染以至敗國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隨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不從三王之誅趙王倫也制已亥格以賞功自是循而用之頵曰昔趙王篡逆惠皇失位三王討之故厚賞以懷嚮義之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斷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隸之門非所以重名器正紀綱也請一切停之頵出於寒微數爲正論府中多惡之出爲譙郡太守後以疾去陶侃表爲梁州刺史綏懷荒敝甚有威惠以年老召還卒

祖逖字士雅范陽人

性豁達有大志不脩儀檢輕財好俠每至田舍輒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中宵起坐謂琨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矣及京師大亂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載諸同行老疾者而躬自徒步藥物衣糧盡與衆共是以少長咸悅推逖爲主行達泗口元帝用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左丞相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

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思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元帝建武元年逖取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南中郎將王含遣參軍桓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為譙國內史晉王傳檄天下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縱毒今遣瑯琊王裒等水陸四道徑造賊塲受逖節度太興三年逖將韓潛與後

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使千餘人運以饋㴭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卽棄而走豹兵久饑以爲逖士衆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使㴭邀擊獲之豹宵遁逖使㴭進屯封丘以逼之逖鎭雍丘後趙鎭戍歸逖者甚衆先是李矩郭默等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詔加逖鎭西將軍逖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交賤隸皆結以恩禮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

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逖練
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不敢窺兵河南
乃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
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
建降於後趙勒斬送其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
之惡猶吾惡也自是後趙人叛歸者逖皆不納禁諸將
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四年秋七月
以戴淵都督司豫劉隗都督青徐諸軍事逖以淵吳士
雖有才望無宏致遠識且已剪荊棘收河南地而淵一
旦雍容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隗等搆隙將

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於雍邱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爲立祠王敦久懷逆畏逖不敢發至是遂成謀矣逖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在雍邱謂曰石勒是汝種類厚資遣之安仕趙爲左衛將軍晉成帝咸和四年逖弟約謀反兵敗奔於勒勒誅約夷其族安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觀刑竊取逖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

王導字茂弘琅琊臨沂人覽之孫

少有風鑒識量淸遠惠帝永興二年琅琊王睿以平東將軍監徐州軍事請導爲司馬委以軍事及睿鎮建業

以導爲謀主推心親信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導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王乃以循爲吳國內史榮爲軍司又以紀瞻爲軍祭酒卞壺爲從事中郎周玘劉超皆爲掾屬導說王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淸靜爲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導說王收其賢俊辟掾屬以協王承諸葛恢陳頵庾亮等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周顗爲軍諮祭酒前騎都尉桓彝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見王導共論世事謂顗曰向見管夷吾

無復憂矣諸名士遊宴新亭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衆皆收淚謝之愍帝凶問至王即皇帝位是爲元帝加導驃騎大將軍永昌元年王敦舉兵反據石頭導率羣從宗族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救顗不顧及入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以爲前鋒大都督導不知顗救已甚銜之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顗戴淵南北之望當登三司導不答又曰止應令僕耶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敦遂殺

周顗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帝崩導受遺詔輔政奉明帝即位太寧元年以爲司徒二年加大都督揚州刺史督諸軍討敦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爲之發哀衆以爲敦信死咸有奮志導遺王含書致討及敦死衆潰其黨錢鳳沈充伏誅三年帝崩受遺詔輔成帝咸和三年蘇峻反入臺城導與侍中褚翜共登御牀備帝峻遷帝於石頭導以太后詔諭三吳使起義兵九月陶侃溫嶠討蘇峻斬之賊平宮闕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導曰孫仲謀劉元德俱言建康

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凋敝若農事不脩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咸康四年以導為丞相時庾亮鎮武昌欲舉兵廢導或勸導密為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即如若言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於是讒間遂息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無重帛封始興公卒謚文獻

于文定曰導以佐命大臣宗族貴盛而為刁劉所間漸見疎薄家庭間咸不平敦以誅刁劉為名圖導所

欲聞其肯止之不然何敦之初舉導不以止含者止之耶當含之再舉也敦病且死矣見其無功乃謬言折之安有為臣養姦容惡必思外濟而可以稱忠者江左夷吾其稱愧乎故曰非純臣也

朱黼曰導旣當國敦其從父兄也以王氏失職致興兵犯順導不能防之於始又不能止之於今至行胸臆報恩怨不免假手於賊自伯仁由我而死一語推之導雖有格天之烈蓋世之功終不能無罪也

吉朗字　馮翊人

麹允字　金城人

愍帝建興四年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羣臣號泣攀車

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送帝於平陽劉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側僕射麴允伏地慟哭聰怒囚之允自殺聰贈車騎將軍諡節愍侯先是建興元年劉曜寇長安允引兵擊之斬其將喬智明曜引歸平陽

辛賓字　　狄道人

元帝建武元年漢劉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故老有泣者十二月聰宴羣臣使帝行酒洗爵又使執蓋晉臣皆涕泣尚書郎辛賓起抱帝大哭聰

殺之會洛陽守將趙固等侵漢河東聰遂弒帝

譙王承

元帝太興三年王敦驕恣組望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謂曰敦姦逆已著湘州據上流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彫敝若及三年乃可即戎苟未及此雖灰身無益也詔以為湘州刺史時湘州困敝承躬自儉約傾心撫綏甚有能名永昌元年王敦舉兵反遣參軍桓羆說承請為巴軍師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

復何求檄長沙虞悝爲長史會悝遭母喪承往弔之曰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悝曰鄙州荒敝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乃囚罷以悝爲長史以悝弟望爲司馬移檄遠近列敦罪惡州皆應之惟敦姊夫鄭澹爲湘東太守不從命承使望討斬之以徇四境又說梁州刺史甘卓又遣使至廣州約陶侃敦遣魏乂攻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志欲死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虞

望戰死甘卓遣書勸承曰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矣承復書曰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魏乂等攻湘州百日拔之執譙王承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爲忠義之鬼亦復何恨乂以檻車載承送武昌主簿桓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爲僮從承不離左右乂見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階延送承喪至都葬之而去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

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清和平

簡貞正寡欲少孤與弟同居後爲東海王越參軍出爲
河東太守懷帝永嘉末沒於石勒勒過泗水攸乃以牛
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
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
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
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久之至江東元帝以爲太子中
庶子時吳郡闕守帝以與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
惟食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饑攸表振貸未報乃輒開倉
救之爲臺使者所劾詔原之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
爲中興良守詔拜侍中轉吏部尚書蔬食敝衣周急振

之性謙和善與人交賓無貴賤待之若一明帝時免官久之遷尚書右僕射成帝初卒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云是北人遭亂尚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温嶠　嶠字太眞太原人

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舉秀才補上黨潞令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從母也琨深禮之請爲參軍後爲右司馬琨遣詣建康勸進嶠至建

康王導庾亮周顗等皆愛其才爭與之友元帝太興元年遷太子中庶子永昌元年王敦反六軍敗績太子紹欲自率將士決戰嶠執鞚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斷鞅乃止敦以太子有勇畧爲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嶠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沮明帝即位轉中書令帝親任之爲王敦所忌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曰昔周公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闕拜

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盛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廷文王雖盛臣節不愆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舜禹文王服事之勤惟公旦吐握之事則天下幸甚敦不納嶠乃繆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會丹陽尹闕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推嶠嶠偽辭敦不聽遂表用之使覘視朝廷嶠恐既去而鳳於後間之因敦餞別起行酒

至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地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嶠與敦別涕泗横流出閤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與亮畫計討之敦聞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王導書曰太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太寧二年七月王含錢鳳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人情恟懼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欲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絕大

怒嶠曰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社稷且恐不保陛下何惜一橋乎嶠率衆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公進前將軍時詔綱紀除名參佐禁錮嶠上疏曰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處其朝者恒懼危亡原其私心豈遑安處必有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姦黨謂宜施之寬貸帝從之三年與王導等受遺詔輔政成帝咸和元年都督江州軍事鎮武昌蘇峻反嶠以兵赴難軍於尋陽聞建康不守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爲驃騎將軍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爲急未有功而先拜官

何以示天下固辭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敗嶠愈推奉分兵給之三年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邀陶侃同赴難推爲盟主侃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有衆七千於是列上尚書陳祖約蘇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侃復追登還嶠重遺侃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今乃反追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假令此州不守則荊楚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仁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且峻約無道人皆切齒今之進討如石投卵

若復召兵還是爲敗於幾成而或者遂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願深察之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兼道而進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貸於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奈何舍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遂不去

嶠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昂流涕被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峻等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時峻勞將士乘醉突陳馬躓爲侃將所斬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帝拜嶠驃騎將軍封始安郡公路永等皆峻黨先歸朝廷司徒王導欲賞之嶠曰永等首爲亂階晚雖改悟未足贖罪得全首領爲幸多矣乃止朝議欲留嶠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又以京邑荒殘留資畜具器用而後還藩四年夏四月卒謚忠武初嶠將命赴建康其母固止之嶠絶

裾而去既至屢求返命朝廷不許後除散騎侍郎聞母亡阻亂不得奔喪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曰今桀逆未梟諸軍奉迎梓宮猶未得進可以私難而不從王命耶嶠不得已受拜時頗有議之者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

少孤貧博覽經籍以儒雅著名不應州命趙王倫辟爲掾知倫有不臣之心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惠帝反正累官中書侍郎及京師不守寇難鋒起鑒歸鄉里元帝鎮江左承制假鑒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用李述劉琨用兄

子演並爲兗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傾闔州編戶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衆至數萬永昌初徵拜領軍將軍既至轉尚書以疾不拜明帝即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仗鑒爲外援拜安西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鎮合肥敦忌之表爲尚書令鑒還過敦敦與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耶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能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見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

太寧二年與温嶠等分督諸軍或以爲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今決勝負於一朝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何補既往哉鳳等平梟敦等首於南桁鑒曰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臣以爲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宜聽敦家收葬又奏錢鳳母年八十宜蒙全宥帝皆從之温嶠請宥敦佐吏鑒曰先王立君臣之義貴於仗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

之前訓宜加義責帝亦從嶠議詔贈譙王丞戴淵周顗及甘卓虞望郭璞等官王導議欲贈周札官鑒駁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若以往年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耶朝臣不能用其議二年帝崩與王導同輔政成帝咸和元年以爲徐州刺史蘇峻反欲率所領赴難詔以北寇不許進鑒爲司空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卽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遣將軍夏侯長閒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旣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必

自潰矣嶠深以爲然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與陶侃會於茄子浦侃令還據京口乃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拒賊賊急攻大業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一旦不守則賊方軌而前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鑒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顧荷付託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强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異端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三軍耶將斬之久乃得釋峻死蘇逸等走吳興遣參軍李閎追斬之封南昌縣公進位太尉咸康五年疾篤上疏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遷徙新附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

漸得少安闔臣疾篤衆情騷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太常臣蔡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可以都督徐兗軍事詔從之遂薨謚文成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吐與兩兒後並得存邁官護軍翼剡縣令鑒薨翼解職歸心喪三年鑒二子愔曇愔最有名

卞壼 字望之濟陰冤句人

弱冠有名譽懷帝永嘉元年元帝鎮建業召爲從事中

郎甚見親使出爲明帝中郎長史遭繼母憂起復舊職累辭不就明帝太寧三年官尚書令帝崩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政導以疾不至壼正色於朝曰王公非社稷之臣也大行在殯嗣皇未立豈人臣辭疾時耶導聞之輿疾而至尚書召樂廣子謨爲郡中正庾珉子怡爲廷尉平各稱父命不就壼曰人非無父而生職非無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若父各私其子則王者無民而君臣之道廢矣廣以平夷稱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已有況後嗣哉謨怡不得已就職成帝咸和元年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江州刺史郗鑒壼奏導虧法

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事雖寢不行舉朝憚之壼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宏裕不肯苟同時好故爲諸名士所少阮孚謂曰卿常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宏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放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導及庾亮不聽乃止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壼曰峻擁強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之亮不聽三年峻反詔以壼都督大桁東諸軍及峻戰於西陵大敗峻攻青溪柵壼又

拒擊之峻因風縱火燒臺省諸營皆盡壼背癰新愈瘡猶未合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眕盱亦赴敵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四年謚壼曰忠貞贈眕散騎侍郎盱奉車都尉同時戰死者丹陽尹羊曼黄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

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

少孤貧雖簞瓢處之晏如性通朗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起家州主簿元帝爲安東將軍以爲丞相中兵屬累遷吏部郎名顯朝廷爲王敦所忌以疾去明帝將伐王敦拜散騎常侍引參密謀及敦平封萬寧縣男丹陽尹

温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得望實居之竊謂桓彝可充其選遂補宣城內史在郡有惠政爲百姓所懐成帝咸和二年蘇峻襲姑熟彝糾合義衆欲赴朝廷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擾且案甲以待之彝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遂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攻宣城彝以郡無堅城遂退據廣德三年聞京城不守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降峻裨惠勸與峻通使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韓晃攻之將敗左

石勒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遂進軍攻桑固守經年城陷遇害贈廷尉謚曰簡後改贈太常俞縱宣城人追贈興古太守

劉超字世瑜臨沂人

鍾雅字彥冑長社人

元帝永昌元年王敦據石頭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將軍劉超按兵直衛成帝咸和三年蘇峻犯闕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超獨遷妻孥入居宮內庾亮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將行顧謂侍中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峻兵入臺城王導

等扶帝登太極前殿超雅侍立左右或謂雅曰君性亮
直必不容於寇讐盍早爲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
能濟各遁逃以求免何以爲臣峻遷帝於石頭帝哀泣
升車時天大雨泥濘超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
悲哀慷慨峻惡之峻以倉屋爲帝宮日肆醜言超雅不
離帝側時饑饉米貴峻間遺超一無所受繾綣朝夕臣
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猶啓帝授孝經論語後與峻將
謀欲奉帝而出事洩峻弟逸使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
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峻平陶侃
與讓有舊爲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

也

毛寶字碩眞滎陽陽武人

寶爲温嶠參軍蘇峻之難嶠將赴之而征西將軍陶侃懷疑不從嶠遣使請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行二日寶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宜急追信改書言必俱進若不及則更遣使可也嶠意悟從之侃果共征峻寶率千人爲嶠先鋒軍於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

之耶乃往襲取之約由是餓乏之嶠表寶爲廬江太守成
帝咸和三年約遣祖煥桓撫襲湓口寶中流矢貫髀徹
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韡還擊破走之侃嶠未能
破賊侃欲率衆南還寶說侃曰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
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
杜弢非不强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耶試與
寶兵上岸斷賊資糧出其不意使賊困蹙若不立效然
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而遣之寶燒峻句容湖孰積
聚峻軍乏食侃遂不去賊平封寶州陵縣開國侯庾亮
西鎮請爲輔國將軍以平郭默救桓宣功進征虜將軍

豫州刺史後守郝城石虎陷其城渡江溺死

顏含字宏都瑯琊莘人

少有操行以孝聞咸寧中兄畿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今當復活慎無葬也父從之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其父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然氣息甚微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

倦矣含乃棄絶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戸者十有三年纖竟不起二親既終二兄繼没次嫂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疏方須蚺蛇膽而無由得之憂歎累時忽有青鳥授以青囊得膽藥成嫂病即愈元帝鎮下邳命為參軍以篤行補太子中庶子累官大司農封西平縣侯以老遜位加光祿大夫時王導名位隆重帝之師傅論者欲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

或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含曰為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少正為甚衆咸服焉郭璞嘗欲為含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桓温求婚以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絕浮偽如此卒年九十三謚曰靖

蔡謨　字道明陳留考城人

弱冠察孝廉州辟從事舉秀才東海王越召為掾皆不就避亂渡江時明帝為東中郎將引為參軍遷吳國內

史蘇峻反成帝咸和三年與吳興太守虞潭義興太守
顧衆共起義兵峻平遷五兵尚書固讓不許頃之遷太
常彭城王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歷經寇難猶存
宜敕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
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因臨時而畫此像至於雅好
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覆敗而此堂獨存斯
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
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敕史
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有
疑焉事遂寢咸康五年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死欲移

鎮石城爲滅趙規帝下延議謨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强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爲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時之可否繫胡之强弱胡之强弱係石虎之能否自勒舉事虎常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勒死之後虎挾嗣君誅將相內難既平剪削外寇四境之內不失尺寸以是觀之虎爲能乎將不能也今征西欲自將大軍席卷河南虎必親帥其衆來決勝負欲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何如金墉欲阻沔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殆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之衆不能拔又當

是時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此二鎮反為其用方之
於前倍半之勢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
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
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沔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
雅在譙佃於城北界豫置軍屯以禦其外穀熟胡至丁
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
數年竟不獲利當是時胡惟據河北方之於今四分之
一耳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以禦其四又所疑也
然此但論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
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胡無宋襄之義

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胡水陸異勢便習不同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也乃詔亮不移鎮尋代郗鑒都督徐兗軍事左衞將軍陳光請伐趙詔遣攻壽陽謨疏曰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瑯琊城壁相望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前驅未至聲息久聞賊河北之騎足以相赴況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又光之所將皆殿中精兵以國之爪士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非長策也乃止穆帝永和

五年以爲司徒石虎死國中大亂朝野皆謂中原指期可復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爲大幸然恐更貽朝廷之憂或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材畧疏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終不受帝臨軒徵之謨陳疾篤使者十餘返不至會稽王以謨傲違上命無人臣禮請付廷尉殷浩欲加大辟詔免爲庶人數年以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以疾篤不赴卒贈

侍中司空謚文穆

庾翼字稚恭鄢陵人亮之弟

爲人慷慨喜功名少有經綸大畧不尚浮華時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辟太尉陶侃府累遷從事中郎頃之除建威將軍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心庾亮卒代鎮武昌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軍事請殷浩爲司馬詔除侍中安西軍司浩不應翼遺之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眞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不起浩父羨爲長沙相在

郡貪殘庾氷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驕豪實有中行

之益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容之自頃以來奉

公更退私累日滋大較江東之政嫗煦豪强時有行法

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

輩而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長爲官出豪强所

藏二千石而衆共驅之令不得安席雖皆前宰惛謬江

東事去實此之由兄弟不幸横陷此中不能拔足於風

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統二十餘郡惟長沙

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耶翼以帝舅年少

超居大位遐邇屬目慮其不稱翼勞謙匪懈戎政嚴明

經略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幹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康帝建元元年詔議經略中原翼欲悉衆北伐表梁州刺史桓宣督諸軍趣丹水桓溫爲前鋒小督帥衆入臨淮翼移鎮襄陽詔都督征討諸軍事二年還鎮夏口復督江州繕脩軍器大佃積穀以圖後舉穆帝永和元年卒贈車騎將軍謚曰肅

謝安字安石陽夏人

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爲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會稽王昱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

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穆帝升平四年弟萬廢黜始有仕進之志年四十餘桓温請爲司馬乃赴召温深禮重之尋遷侍中吏部尚書孝武帝寧康元年大司馬桓温來朝詔安及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時都下洶洶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坦之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温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與安笑語移日温以疾還姑孰時天子幼弱外有彊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温卒遷尚書僕射尋詔總中書嘗

與王義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義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太元二年都督楊豫等州軍事時苻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元等應機征討所在克捷拜衛將軍封建昌縣公八年堅率衆號百萬次於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元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元圍棊賭別墅安常劣於元是日元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

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郤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宜留以防西藩冬十一月謝石謝元等大破秦兵於肥水斬其大將苻融堅走還長安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功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疏求北征乃進都督揚州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安讓太保及爵不許時桓沖旣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元勳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

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在形勝之地慮其驍猛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爲豫州旣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其後出鎭廣陵之步邱築壘曰新城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鎭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疏請旋旆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十年八月至建昌卒詔加殊禮以葬謚文靖

王羲之字逸少琅琊臨沂人

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於是始知名及長以骨鯁稱尤善隸書論者稱其飄若浮雲矯若驚龍起家祕書郎庾亮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江州刺史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授護國將軍不拜殷浩遺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耶羲之報書曰吾素無廊廟之宜王丞相時欲納吾吾誓不許手跡猶存非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也若蒙驅使隴蜀所不敢辭所以然者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以宣國家威德此其所益不同居護軍多矣

王羲之

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誡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又不從果爲姚襄所敗浩復圖再舉又遺之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而加以喪敗恐闔朝羣臣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脩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將何所容也又與會稽王昱牋曰功未可期遺黎殲盡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懈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者也願殿下先爲不

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浩不從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與羲之同志穆帝永和九年暮春宴集於山陰之蘭亭自爲之序以申其志十一年稱病去郡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汙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遊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當何如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

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讌雖不能興言高咏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耶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萬後為豫州都督遺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為意然所謂通識正在隨事行藏乃為宏達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善矣食不重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羲之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元之凝之徽之

操之獻之

范甯 字武子

少篤學多所通覽時以浮虛相扇甯好儒學性質直常謂何晏王弼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爲貶之太過甯曰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與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

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魑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吾故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爲餘姚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脩禮期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出爲豫章太守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

經夷險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剪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也又言中原士民流寓江左歲久安業謂宜正其封疆戶口皆以土斷又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兼并之室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由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蒱酒永日馳騖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

廢而不綴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宜考其業尚試其能否驗其鄉黨然後升進如此非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爲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幼童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脩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納用之甯在郡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采磬石以供學用改格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又起學臺功用彌廣爲江州刺史王凝

之勤罷既免官家於丹陽猶勤講學終年不輟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

博學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道乃著論曰夫親沒而采藥不返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

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遯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嚬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為慕者非其所以為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者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為放有疾而為顰者也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眞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偽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理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偽薄二者非二本之失而為弊

者必託一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闇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辨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采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途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勢不乖也不然則流遯忘返爲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僞外眩嚣華內喪道實以矜尚掩其眞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愼與孝武時累徵不就逃於吳後復還剡太元二十年欲徵爲太子僚佐病卒

王延字延光西河人

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一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貯延衣其姑知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敕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讀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

隨劉淵遷於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倦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尚書左丞金紫光祿大夫聰死靳準將作亂謀之於延延不從準既誅劉氏自號漢天王以延爲左光祿大夫大駡不受遂遇害

宋纖字令艾敦煌效穀人

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隱居酒泉南山弟子受業者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

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士也具威儀造焉纖高樓重閣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註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涼張祚遣使者備禮徵爲太子友遣喻甚切纖喟然嘆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至姑臧祚遣太子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無所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䟽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沒不悲 死業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

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土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年八十二

陶潛 字元亮一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侃曾孫——|

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眞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旣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

志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安帝義熙二年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

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尊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

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淸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所之惟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刺史王宏造之稱疾不見旣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耶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宏每令人候之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龎通之齎酒於半道要之潛旣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

忘進宏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潛有足疾令一門生二兒舁籃輿宏要之還州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有羨於華軒也宏後欲見輒於山澤間候之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醉則大適融然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慍之色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妻翟氏亦與同志夫耕於前妻鋤於後能安勤苦初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周續之入廬山事釋

惠遠劉遺民亦遁跡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人謂之潯陽三隱淵明自以先世爲晉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文帝元嘉四年卒世號靖節先生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聖賢誰能獨免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豈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世多忤使汝輩幼而飢寒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少來好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

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懽然有喜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疾患以來漸就衰損恨汝輩稚小家貧無役念之在心若何可言汝等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云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范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

徐廣字野民東莞人

晉恭帝元熙二年宋主受禪廣流涕悲慟裕即位南郊廣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因乞歸桑梓性好讀書至老不倦

附巾幗名臣

賈渾妻宗氏
李毅女秀
陶侃母湛氏
荀崧女灌
梁緯妻辛氏
周顗母李氏
虞潭母孫氏
朱序母韓氏

賈渾妻宗氏

惠帝永興元年渾爲介休令被劉聰將喬晞攻破死之宗氏有姿色晞欲納之宗氏罵曰屠販奴豈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爾安乎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晞遂害之年二十餘

李毅女秀

惠帝光熙元年郪人李毅爲寧州刺史寧州頻歲饑疫五苓夷强盛遂圍州城李毅病卒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領州事秀獎勵戰士嬰城固守城中食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

陶侃母湛氏

湛氏豫章新淦人侃父丹聘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爲潯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我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嘆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荀崧小女灌

愍帝建興三年潁陰人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

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
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
厲將士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爲荀書求救於周訪訪
遣子撫帥兵與覽共救崧會乃退去

梁緯妻辛氏

辛氏隴西狄道人愍帝建興四年漢劉曜陷北地進至
涇陽獲將軍梁緯殺之辛氏有殊色曜欲妻之辛氏據
地大哭謂曜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
夫明公又安用之乞即就死曜曰貞女也聽自殺以禮
葬之

周顗母李氏

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顗父浚爲安東將軍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聞浚至與婢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悴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有大益父兄許之遂生顗及嵩謨既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作妾爲門戶計耳汝等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顗等從命中興時顗等並列顯位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謂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

等輩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謨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時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後果如其言

虞潭母孫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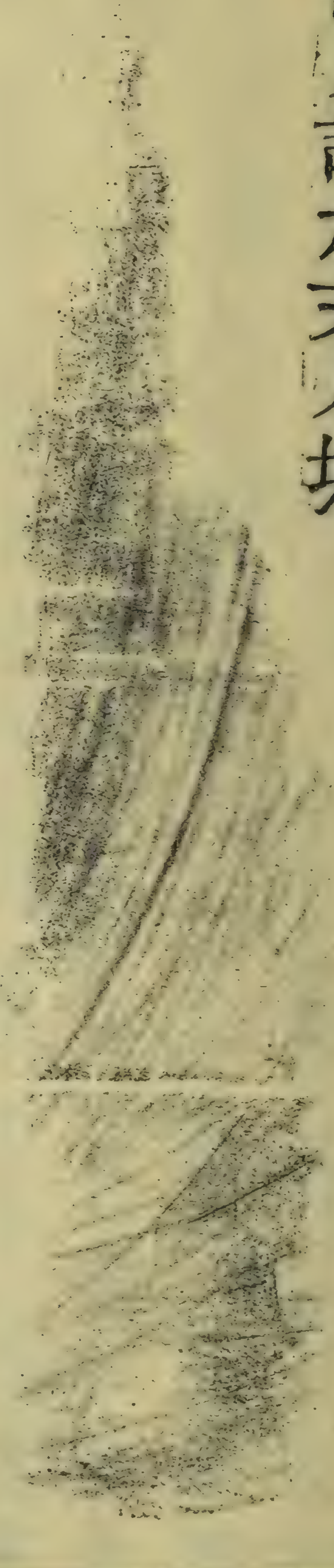
孫氏富春人權族孫女也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忠亡遺孤藐爾誓不改節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訓潭以忠義望允洽為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杜弢構逆率眾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傾其資產以饋戰士遂克捷成帝咸和中蘇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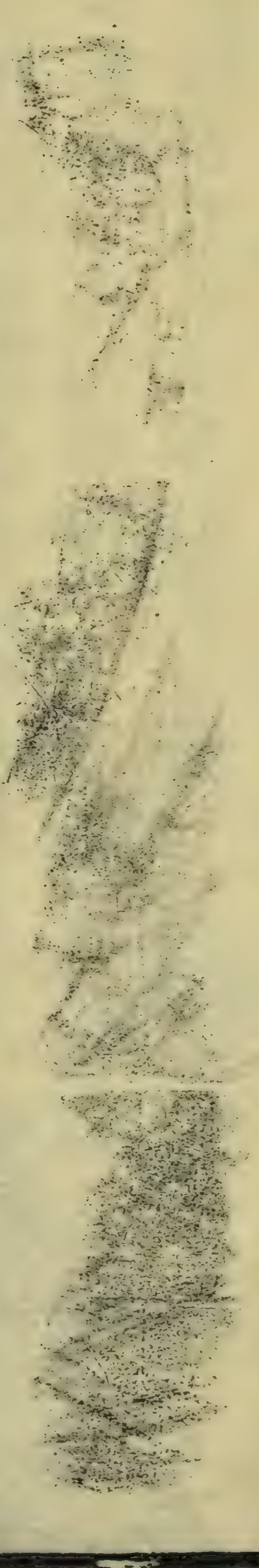
反潭時守吳興與吳國內史蔡謨義興太守顧眾等起義兵孫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盡發其家僮助戰鬻環佩以爲軍資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爲獨不潭卽以子楚爲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卒年九十五帝遣使祭弔謚曰定夫人

朱序母韓氏

晉孝武帝太元三年秦苻堅遣長樂公丕等四面會攻襄陽朱序爲梁州刺史丕督諸將攻城序母韓聞秦兵

將至自登城履行西北隅以爲不固率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斜城於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天人城





節錄奏疏書議

郭欽請徙雜胡於邊地疏 武帝太康元年

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郭欽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宏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不聽

駁省吏省官議咸寧五年

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勖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畧苛細宥小人變常以徼利者必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天下之吏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請罷中正疏太康六年

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

置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爲之使銓次等級以爲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以補授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姦弊日滋僕射劉毅疏曰中正之設損政者八高下逐彊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置州都者本取州里清議所服將以鎮同異一言議也今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論橫於州里嫌隙結於大臣二也本立格於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乃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法獨中正無賞罰之防及禁人訴訟使受

枉者不獲上聞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面猶不識不過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以治民也今當官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敘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凡官不同人事不同能今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爲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品狀相妨七也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

罷中正更立一代之制帝善其言而不能改

劉頌上時事疏 太康十年

陛下以法禁素寬未可遽革然矯時救弊亦宜以漸譬猶行舟雖不橫捷迅流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趣然後得濟也臣聞為社稷計莫如封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以維帶京邑包藏禍心者其勢不足獨以有為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共籌之周之諸侯有罪身誅而國存漢之諸侯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今宜反漢循周則下固而上安矣天下至大萬事至衆是以聖王執要於已委務於下非

彈勞而好逸誠以政體宜然也夫居事始以別能否甚難也因成敗以分功罪甚易也今陛下精於造始而略於考終此政功所以未善人主誠能居易執要考功罪於成敗之後則羣下無所逃其誅賞矣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為師秦漢以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為太重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統領大綱歲終課功校簿而行賞罰斯亦可矣今動皆受成於上故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細故謬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之以法則朝野無全人矣　近世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

而微過必舉蓋由畏避豪強而又懼執事之曠則謹密綱以羅纖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實則撓法是以聖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責凶猾之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創業之勛在於立教定制使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後世憑之雖昏猶明雖愚若智乃足尚也至夫脩飾官署凡諸作役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竊以爲過矣帝不能用

徙戎論 惠帝元康九年

太子洗馬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

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御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
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禁內
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戎狄乘
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自是四夷交侵中
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
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
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
息永初叛亂夷夏俱敝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
輒復侵叛魏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以禦蜀蠻權宜之
計今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

上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横逆此必然之勢也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與關中之人戶爲仇讐之際徙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諸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絕遠中國隔閡山河為害不廣矣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今爲五部戶至數萬驍勇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

正始中毋邱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戶部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充肥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耳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足取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士思惠此中國於計爲長也朝廷不能用

請申明律令疏元康九年

時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各立私意刑法不一獄訟繁滋尚書劉頌疏曰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

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宏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下公之爲也自非此類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可以言政矣上善其言而不能革

與范甯書 孝武帝太和十四年

甯爲豫章太守遣十五議曹下屬城采求風政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中書舍人徐邈與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矣豈須邑至里詣飾其遊聲哉非徒不足以致益乃實蠹漁之所資豈有

與范甯書

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以處之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左右與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復劉裕書 安帝義熙十一年

太尉裕自為荊州刺史帥師擊荊州都督司馬休之密

書招休之錄事韓延之延之復書曰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親帥戎馬遠履西畿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欵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勛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見劾自表遜位又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而公以此遽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欲欺誑國士自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夫劉藩死於閶闔諸葛斃於左右甘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今又伐人之君陷人以利眞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乎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

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耳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 復劉裕書
事人當如此矣

DS
734
.C8
v.11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九

南北朝

以江淮為界通鑑以南朝紀年今從之當宋初北朝猶有西秦大夏北燕北涼西涼五國至文帝時始盡滅於魏

宋紀

劉姓彭城人都建業凡八主得年六十

北魏 拓跋姓胡人

高祖武皇帝 名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在位三年號永初

營陽王 名義符武帝太子在位一年號景平徐羨之傅亮等廢為營陽王尋弑之

太祖文帝 名義隆武帝三子在位三十年號元嘉為太子劭所弑

世祖孝武帝 一名駿文帝三子在位十一年有孝建大明二號

廢帝 名子業孝武太子號景和無道被弑

太宗明帝 名彧文帝第十一子在位八年有泰始泰豫二號

廢帝名昱明帝太子在位四年號元徽蕭道成弒之

順帝名準明帝三子在位三年號昇明復爲蕭道成所弒

宋名臣目錄　　浯村朱桓拙存編輯

劉穆之

王鎮惡

檀道濟

謝方明

蔡廓 字子度濟陽考城人官豫章大守

劉敬宣 字萬壽彭城人官冀州刺史進右將軍

謝景仁 名犯高祖諱以字行陳郡陽夏人仕至左僕射

王曇首 字瑯琊臨沂人僧綽之父官侍中追封豫甯縣侯諡曰文

王僧綽

宗愨字元幹南陽人官雍州刺史加都督封洮陽侯諡曰肅

宗炳

殷景仁字陳郡長平人累官尚書令諡文成

謝瞻

謝宏微

王敬宏名犯高祖諱以字行瑯琊臨沂人官侍中

沈慶之字宏先吳興武康人官太尉年八十為子業所殺諡忠武

沈攸之字仲達武康人官荊襄都督舉兵討蕭道成敗死

何子平

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逵之子志託邱園徵散騎侍郎

周續之

雷次宗

蔡興宗

劉道產 字彭城人官雍州刺史政善民安小太豐贍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村落戶口殷盛及卒蠻遂反

江湛 字徽淵濟陽考城人官吏部尚書爲太子劭所害追贈光祿大夫謚忠簡

王元謨 字彥德太原祁人官豫州刺史加都督卒年八十一謚曰莊

柳元景 字孝仁河東解人官太尉封巴東郡公爲子業所殺明帝時追謚忠烈

袁淑 字陽源陳郡陽夏人官太子左衛率太子劭謀逆被害追贈太尉

周朗 字義利汝南安成人官廬陵內史

謝莊

顏延之

顧覬之

沈懷文字思明武康人官廣陵太守

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官中書令順帝時起兵討蕭道成與子最俱被害人稱忠臣孝子

虞愿

謝朏

臨川王道規字

歷代名臣言行錄

潛村朱桓拙存編輯

宋

劉穆之　王鎮惡　檀道濟　謝方明　王曾綽

宗炳　周續之　謝瞻　謝宏微附莊哲　朏　譓

何子平　雷次宗　蔡興宗　顏延之　顧覬之

虞愿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莒人

少好書傳博覽多通高祖克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高祖卽馳信召焉穆之見高祖卽於坐受署從平京邑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遂委以腹心之任時政令違舛科條繁密豪右盛族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立無所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祠部郎兼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晉安帝義熙四年揚州刺史王謐卒劉毅等不欲高祖入轉政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刺史或欲令高祖於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僕射孟昶遣皮

沈以二議咨高祖沈先見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密白高祖曰晉命已移公勛高位重豈得遂爲守藩之將耶劉孟與公俱起布衣立大義以取富貴一時相推非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前日以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以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何由可得今但答以此事旣大非可懸論便暫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矣高祖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征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幕中畫策決斷衆事外所聞見大小必白愛好賓遊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爲視聽故朝野同異

莫不畢知雖復親暱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曰我蒙公恩義無際諱高祖舉止施爲穆之皆下節度凡所薦達不進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也轉中軍太尉司馬高祖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事高祖疑長民難獨任留穆之以輔之長民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乃謂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伐而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耶意小安高祖還長民伏

誅進穆之前將軍久之遷左僕射穆之內總朝政外供
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咨
稟盈階滿室而穆之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
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又喜客賓言談賞笑引
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
墳籍義熙十三年卒高祖在長安聞問驚慟哀惋者數
日乃馳還彭城贈穆之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又表天子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公高祖受禪諡

王鎮惡字　北海劇人

父休爲河東太守祖猛爲苻堅相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見奇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爲鎮惡比長歸晉客居荆州意略縱橫果決能斷好論軍國大事廣固之役或薦鎮惡於高祖時鎮惡爲天門臨澧令即遣召之既至與語甚異焉因[illegible]宿明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之孫所謂將門有將也使參太尉軍事義熙八年高祖討劉毅鎮惡請以百舸爲前驅乃加振武將軍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兗州上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旗

于置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艦鎮惡竟前襲城以功封漢壽縣子十二年高祖將北伐轉龍驤將軍曰不克咸陽誓不復濟江而還也入秦境所向皆捷攻潼關破之既爲姚紹所拒軍士乏食鎮惡乃至宏農說諭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高祖至潼關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乘蒙衝小艦泝渭而上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爲神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者斬既登卽密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不見乃喻士卒曰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

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乃身先士卒衆騰踊而進遂陷長安姚泓出降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高祖笑曰卿欲學馮異也留子義眞爲安西將軍以鎮惡爲司馬十四年爲參軍沈田子所殺

檀道濟 字 高平金鄉人

少孤居喪備禮奉姊事兄以和謹致稱高祖創義從入京城參高祖建武軍事轉征西討平魯山禽桓振又討平盧循郭寄生又討桓謙荀林等率厲文武身先士卒

所向摧破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以爲前鋒出淮淝所至望風降服進克許昌獲潁川太守姚坦至成皐降兗州刺史韋華進洛陽平南將軍姚沈歸順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相率歸之者甚衆進據潼關與諸軍共破姚紹長安既平以爲征虜將軍高祖受命加散騎常侍以佐命功封永脩縣公出鎮廣陵監淮南諸軍高祖疾甚謂太子義符曰道濟雖有幹畧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魏侵宋取青兗諸郡道濟救之景平元年魏圍青州刺史竺夔於

東陽城道濟救之徐羨之等欲廢義符召道濟告之共立太祖太祖未至入守朝堂上卽位號征北將軍進封武陵郡公元嘉二年謝晦反上問討之之策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爲少敵然未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禽也三年以爲江州刺史七年加征討都督諸軍事帥衆伐魏至濟上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至歷城魏人焚燒其穀草軍乏食不得進將還士有亡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米覆其上及旦魏人見之謂資

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披甲己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乃全軍而返進位司空持節常侍都督刺史並如故還鎭尋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太祖寢疾累年屢經危殆領軍劉湛說司徒彭城王義康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可復制十二年上疾篤會索虜爲邊寇請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曰高世之勛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旣入朝上疾少間十三年春將遣還鎭已下船矣會上疾動義康稱詔

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下詔稱道濟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及其子黃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隰征北主簿承伯祕書郎遵等八人並於廷尉誅之又遣使至尋陽收道濟子夷邕演并其參軍薛彤高進之等殺之彤進之並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甚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邕子孺乃被宥世祖世爲奉朝請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謝方明字　　陳郡陽夏人

父沖中書侍郎家在會稽謝病歸爲孫恩所害伯父邈

吳興太守爲恩黨馮嗣之等所害方明結邈門生義故得百餘人掩討嗣之等悉禽而手刃於時荒亂之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凶事盡其力用數月之間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頃之孫恩購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蘗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厄屯苦備經而貞立之操在約無改晉安帝元興元年桓元克京邑丹陽尹卞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使人譬說備至方明終不回元聞而賞之除著作郎從兄景仁舉爲高祖中兵主簿方明事思忠益知無不爲性嚴恪雖處闇室

未嘗有情容無他技能自然有雅　從兄混有重名惟
歲節朝宗而已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輳方明不與
相識後爲晉陵太守嘗年終獄囚事無輕重悉散聽歸
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綱紀翠吏咸諫不聽及期竟無逃
亡者遠近嘆服永初三年出爲丹陽尹轉會稽太守方
明深達治體不拘文法淵略苛細務存綱領所至有能
名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
可尋元嘉三年卒官子惠連幼聰敏有文名
王僧綽字　瑯琊臨沂人
父曇首有識局智度喜愠不見於色閨門之內雍雍如

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不得爲飾玩自非祿賜所及一毫
不受於人元嘉七年卒謚曰文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
以國器許之官侍中任以機密僧綽沈深有局度不以
才能高人時年二十九太祖以其年少欲大相付託朝
政小大皆與參焉太子劭始興王濬巫蠱事洩及將廢
立使尋求前代舊典諸臣議久不決太祖曰諸人各爲
身計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
謂惟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
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淮南云以
石投水吳越之善沒取之事機雖密易致廣宣不可使

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慇懃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及劭弒逆即位以爲吏部尚書既料簡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啓并前代故事收殺之世祖即位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愍

宗炳 字少文南陽涅陽人

炳居喪過禮爲鄉閭所稱刺史殷仲堪桓元並辟主簿舉秀才不就高祖辟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棲邱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善琴書精於言理每遊山水

往輒忘歸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為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高祖召為太尉參軍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高祖常致餼賚其後子弟從祿乃不復受宋受禪徵為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徵通直郎東宮建徵為太子舍人中庶子並不應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覩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居豫章建昌縣

年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并緯候名冠同門號曰顏子既而入廬山事釋慧遠以爲身不可遺餘累宜絶遂終身不娶妻布衣蔬食劉毅鎮姑孰命爲撫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高祖辟爲太尉掾不就高祖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吝眞高士也尋復南還踐阼後復召之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問經義辨析精奧稱爲該通尋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卒

謝瞻 字宣遠陳郡陽夏人

宋臺始建瞻爲中書侍郎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塡咽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趨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高祖以爲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爲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陳說以爲笑戲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功任寄隆重瞻

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於不永晦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逺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訴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高祖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於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敝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厲爲國爲家遂卒年三十五

謝宏微 本名密以字行陳郡陽夏人

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從叔峻司空琰之子無後以宏微爲嗣童幼時精神裒壯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衷夙敏方成佳器

有子如此足矣年十歲出繼所繼父於宏微本緦麻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衷義熙初襲峻爵建昌縣侯宏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惟受書數千卷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豫混聞而驚嘆謂國郎中令日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措意今可依常分送宏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靈運瞻曜宏微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混詩所云昔爲烏衣遊戚戚皆親姪者也瞻等才辭辯富宏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

義豈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又云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妻晉陵公主詔與謝氏離絶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宏微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惟有二女年數歲宏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晉亡宋受禪公主降爲東鄉君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修整倉庫充盈門徒僕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者莫不歎息爲之流涕感宏

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循禮度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太祖封宜都王以爲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聞太祖即位以爲黃門侍郎遷吏部郎參預機密兄曜卒蔬食積時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客見其蔬食以無益傷生爲言答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感咽欷歔不自勝宏微少孤事兄如父友穆之情舉世莫及也宏微口不言人短長而曜好臧否人物每言論宏微常以他語亂之東宮始建領中庶子尋

加侍中宏徽志在素官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
庶子每有獻替及論時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東鄉
君薨資財鉅萬園宅十餘所又太傅司空琰時事業奴
僮猶有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
僕應屬宏徽宏徽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
叡素好樗蒱聞宏徽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
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宏徽之讓一無所爭宏
徽舅子領軍將軍劉湛謂宏徽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
此不治何以治人宏徽笑而不答或譏之曰謝氏累世
財產充殷君一朝戲債卿親而不言譬猶棄物江海以

爲廉耳宏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也東鄉君葬混墓開宏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元嘉十年卒子莊字希逸有文名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見莊文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仕至中書令加金紫光祿大夫莊子朏字敬沖蕭道成欲傾宋室夜召長史朏屏人與語久之朏無言道成慮朏難提燭小兒取燭遣出朏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及宋禪齊百僚陪位朏爲侍中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朏曰齊自

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朏稱疾朏曰我無疾何
所道遂朝服步出太子賾請殺之齊主曰殺之遂成其
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於家建武四年徵爲
侍中中書令抗表不應梁高祖徵爲侍中不屈遣官宣
旨敦譬乃輕舟詣闕自陳詔以爲司徒尚書令朏以疾
辭乃角巾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明旦輿駕出幸
朏宅燕語盡歡固陳本志不許因請東還遊母乃許之
臨發復臨幸賦詩餞別到京敕造府於舊宅詔停諸公
事及朔望朝謁元會聽乘小輿升殿母憂詔攝職如故卒
謚靖孝朏子諶仕梁爲右光祿大夫不妄交接門無雜

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子哲字穎豫美風儀舉止藴藉襟情豁朗爲士君子所重仕陳爲廣陵太守

何子平字　廬江灊人

世居會稽少有志行見稱於鄉曲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生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則不肯受年滿去職歸家竭身運力以給供養後除吳郡海虞縣令縣祿惟以養母一身而妻子不犯一毫人或疑其儉薄子平

曰希蘇本在養親不在爲已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哀踊頓絶方蘇值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絶擗踊不闋俄頃叫慕之音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清涼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鹽菜所居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治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旌賞爲營冢壙子平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闇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居喪毀甚困瘠踰久及至免喪支體殆不相屬順帝昇明元年卒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

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交世務徵辟皆不就與子姪書以言所守曰夫生之脩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遇之中順而弗率耳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爲性好閒志棲物表故雖在童穉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於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惠遠於時師友淵源務訓究道外慕等夷內懷悱發於時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亹亹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

凋索續以釁逆違天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
慮荒散情意衰損遂與汝曹歸耕壟畝山居谷飲人理
久絕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塗幾何實遠想
尚子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惛衰
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玩歲月於良辰
偷餘樂於將除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脩息衡泌吾
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事大
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為法元嘉十五年徵至京
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時國子學未立
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元學太子率更令何

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與次宗儒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二十五年詔曰雷次宗篤尚希古經明行脩自絕招命守志隱約宜加升引以旌退素可散騎侍郎又徵詣京邑築室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卒於鍾山

蔡興宗字　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之元孫

父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母喪三年不櫛沐奉兄軌如家事小大皆咨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

須悉就典者請焉興宗廓少子也十歲失父袁顗有異
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與軌廓亡而館
宇未立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補宅直興宗白
母曰吾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價不宜受也母悅而
從焉軌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
小兒少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孝武帝大明三年爲侍
中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事平宋主出宣陽門敕左右
皆呼萬歲興宗陪輦宋主曰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
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尚得稱萬歲宋主不悅奉
旨慰勞廣陵司馬范義素與興宗善在城同誅興宗收

斂其尸送歸豫章上聞之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宋主有慚色七年以爲吏部尚書宋主好狎侮羣臣憚興宗方嚴不敢侵媟議曹郎王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明帝泰始元年盡改大明以來制度興宗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興宗自以職管銓衡每至朝輒爲義恭陳登

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點之戰慄無
答時欲以興宗爲臨海王子頊長史辭不行外甥出爲
雍州刺史勸興宗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
不保夕舅何必臨不測之禍乎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
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
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
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時京城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
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太尉沈慶之懼禍杜門不接賓
客興宗往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率德改行
無可復望今所忌憚惟在於公百姓喁喁所瞻賴者亦

在公一人而已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皇皇人懷危怖指麾之口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旦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以俟天命耳如以老退私門兵力頓闕雖欲爲之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正求脫朝夕之死耳殿中將帥惟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倡首則俯仰可定況公統戎累朝舊日部曲布在宮省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殿中將軍陸攸之公之鄉人今入東討賊大有鎧仗在青溪未發公取以配衣麾下使攸

之帥以前驅僕在尚書中自當帥百僚案前世故事便
其賢明以奉社稷天下之事立定矣又朝廷諸所施爲
民間傳言公悉預之公今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
不免附從之禍處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
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頃之子業賜藥而斃及子業
被弑明帝即位子業猶橫尸太醫閤口興宗謂僕射王
彧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
此四海必將乘人乃葬之秣陵時諸方並反朝廷所保
惟丹陽淮南數郡宮省危懼上集羣臣議興宗曰今普
天同叛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

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矣願陛下勿憂豫州刺史殷琰反應尋陽上復謂興宗曰爲之柰何對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然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便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之言耳二年以爲僕射徐州刺史薛安都遣使乞降宋主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命張永將兵迎之興宗曰安都歸順不虛正須單使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安都外據大郡密邇邊陲地險兵彊尤宜馴養如其外叛招引北

寇將爲朝廷旰食之憂不從安都叛降魏宋王使中書爲詔諭殷琰興宗曰叛亂既定是琰思過之日宜賜手詔以慰引之今直中書爲詔彼必疑之非所以速清[redacted]難也不從琰果不敢降攻戰經時乃歸順人皆服其先見泰豫元年自郢州刺史爲中書監爵樂安伯卒謚宣穆興宗幼立風槩家行尤謹奉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

顏延之 字延年琅琊臨沂人含曾孫

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高祖受命補太子舍人周續之開館京師雅

伏辭辯延之每折以簡要上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元嘉三年徵爲中書侍郎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不平常云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每犯權要出爲永嘉太守世祖登阼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蔬食蕭然如故嘗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卽屏道側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孝建三年卒謚曰憲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采齊名江左稱顏謝焉

顧覬之字偉仁吳郡人

大明八年爲吏部尚書幸臣戴法興等權傾人主覬之未嘗降意或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泰始初四方同反覬之家尋陽尋陽王子房加以位號不受時普天叛逆莫或自免覬之心迹清全獨無所與明帝嘉之以爲左將軍吳郡太守卒謚曰簡家門雍睦爲州鄉所重覬之常謂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有五子其三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覬之每

禁之不能止及爲吳郡誘爲督之凡諸劵悉焚燒

虞愿 字士恭會稽餘姚人

祖賚給事中監利侯父望之早卒賚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賚及家人皆異之元嘉末爲國子生遷湘東王國常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藩國舊恩意遇甚厚泰始七年帝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還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皆失色帝大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巳復召

八帝棊品甚劣而[illegible]好之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帝怒甚以其舊臣優容之元嶽中爲晉平大守在郡不治生產立學教授郡舊出蚺蛇膽可爲藥有餉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 中一夜蛇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愿令送更遠乃不復歸論首以爲仁心所致也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太守清廉乃得見愿往觀視清徹無隱蔽以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淵常詣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帙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後除驍騎將軍遷廷尉蔣還宋神主於汝陰廟愿流涕拜辭

建元元年卒著五經論問撰會稽記文翰數十篇

節錄書議奏疏

文帝與江夏王義恭書元嘉六年

以義恭爲荆州刺史與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惟褊急去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府舍不須改作訊獄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

名器深宜愼惜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聲樂嬉游不宜令過蒱酒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

備邊議 元嘉二十三年

魏人侵宋北邊宋主咨謀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言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衞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

有羸儲野有積穀然後發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遂將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耳夫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堠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候其來整卒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首界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戰士不

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築偏車傘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備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三千隨所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弩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淸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卽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强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應詔陳言 元嘉三年

時文帝被弒孝武帝卽位詔求直言錄事參軍周朗上言曰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歷下泗間不足戍守議者必以為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輸漕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蹻足而待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

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遠而奉之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櫝帶寶笥著衣也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耶且細作始并以爲儉飾而市造華怪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厥庶民制度日侈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倘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靡之源實先宮閫又設官者宜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強仕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茂擇

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哉又俗好以毀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遭毀者宜擢譽黨悉庸則得譽者宜退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凡無世不有言事無時不有下令然升平不至昏危相繼何哉設言之本非實故也書奏忤旨自解職去

齊紀 蕭姓漢蕭何後凡七主得年二十四 附北魏改姓元氏遷都洛陽

太祖高帝 名道成字紹伯在位四年號建元 人

世祖武帝 名賾高帝長子在位十一年號永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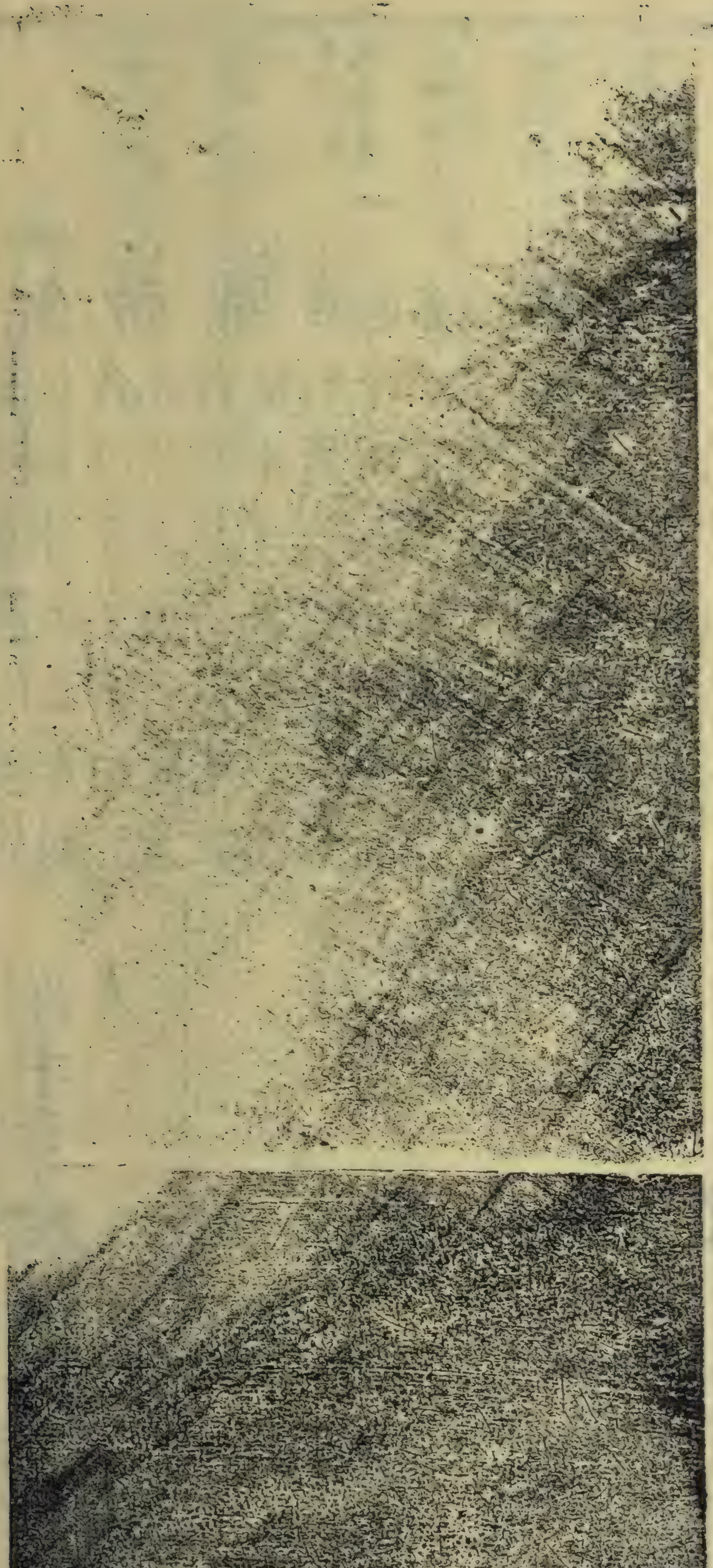
鬱林王 名昭業武帝孫文惠太子長子改元隆昌無道被弒

海陵王 名昭文鬱林弟西昌侯鸞立之改元延興廢之尋遇弒

高宗明帝 名鸞高帝兄子在位五年有建武泰始二號

東昏侯 名寶卷明帝太子在位三年號永元被弒追封東昏侯

和皇帝 名寶融明帝第八子在位二年號中興蕭衍廢為巴陵王尋被弒



南齊名臣目錄　　涪村朱桓拙存編輯

王僧虔

王儉字仲寶瑯琊臨沂人僧綽子官中書令封南昌公諡文憲

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官侍中封貞陽公諡忠武

張緒字思曼吳郡人官散騎常侍諡曰簡

蕭景先字南蘭陵人官征虜將軍丹陽令封縣侯諡曰忠

陸澄字彥遠吳郡人官散騎常侍諡曰靖

陸慧曉

謝朓

孔稚珪

褚伯玉字元璩錢塘人少有隱操寡嗜慾隱居瀑布山
不婚娶宋齊徵聘皆不就卒年八十六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炳之孫少靜退有孝行隱居廬山
不應徵辟

沈驎士

崔懷愼字　清河武城人父爲魯郡太守陷虜懷愼
聞之即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後至北父已
卒絕而復蘇載喪還
徙跣氷雪人皆哀之

華寶

顧憲之

豫章王嶷字　性仁謹廉儉不事財賄善脩容範見
者蕭然高祖嘗欲以爲太子而嶷事世祖愈
謹故友愛不衰遺令諸子曰才有優劣位有
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以相陵侮
也官太司馬
太傅謚文獻

顏見遠字琅琊人和帝時官御史中丞及梁受禪不食數日而卒

節錄名臣言行錄　　　　　　　　　　　　　　　　　　　　　　　　　浯村朱桓拙編輯

南齊

王僧虔　陸慧曉　孔稚珪　沈驎士　華寶

顧憲之

王僧虔字　瑯琊臨沂人曇首之子

弱冠宏厚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歎曰非惟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除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遷司徒屬兄僧綽爲太子劭所殺親賓勸僧虔逃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及見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塗得病虔爲廢寢食客慰諭之虔曰昔馬援處兒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宦之趣矣後爲會稽太守阮佃夫家在會稽請假東

歸咎以佃夫要倖宜加禮接虞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
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排之以白衣出監
吳興太守所在以寬惠著稱遷尚書令齊建元元年授
光祿大夫丹陽尹時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虞啓曰
湯本以救疾而實行冤暴或以肆忿若罪必入重自有
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
邑愚謂治下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診遠縣家
人省視可使死者不恨生者無怨上從之武帝永明元
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謂儉曰君子所憂無德
不憂無寵吾衣食周身榮位已過所慚庸薄無以報國

今汝行登三事我若受此是一門二台司也吾實懼焉
卒謚簡穆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

清介正立不雜交游初應州郡辟舉秀才行參軍以母
老歸養十餘年不仕太祖輔政除爲尙書殿中郎鄰族
來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尙
書郎卿輩乃復以爲慶耶太祖表禁奢侈撰答詔草爲
太祖所賞引爲太傅東閤祭酒遷太子洗馬始興王長
史歷輔五政治身清廉整肅僚佐以下造詣趣起送之
或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

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遷吏部郎吏曹都令史歷政以來咨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左右誚問慧曉曰六十之年不復能咨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遷輔國將軍兗州刺史卒贈太常子倕字佐公善屬文竟陵王子良開邸延士與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並以文學推重號曰八友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

少學涉有美譽舉秀才太祖爲驃騎以稚珪有文翰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永明七年遷黃門郎領尚書左丞九年上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馭大國者以理法爲本是以聖王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形賞以樹功陛下降恤刑之文申愼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共刪法律付外施用臣聞老子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今律文雖定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旣

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冤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矣冤毒之死上干天和又非但獄吏之咎也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勛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幷生靈昏心狠態吞剝氓庶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為用使于公哭於邊城孝婦冤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斷輕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

宏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胄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任方岳咸遷其能邑長竝擢其術則皐繇之謨指掌可得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學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報從納事竟不行建武初遷冠軍將軍南郡太守時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曰匈奴為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算略之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權而言之優劣可覩今之議者咸以請和示弱非國計也

孔稚珪

臣以爲戎狄獸性本非人倫鴟鴞狠踞不足喜怒惟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筭宏之以大度豈足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千里無益上國漢高橫威海表窘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淸事屈陵辱宣帝撫納安靜朔馬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靄是兩京四主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命也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奢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匈揭而漢之器甲十亡其九故衞霍出關千隊不返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

於前鋒李陵沒於後陣遂使國儲空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羣胡沸亂羌狄交橫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奔騰開闢未有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復挑彊敵遂乃連城覆徙虜馬飲江青徐之際草木爲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和十餘年間邊候且息陛下聲雷宇宙勢厭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劍首長蛇餘喘偷竄外甸烽亭不靜五載於斯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九　孔稚珪

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爲不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
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爲辱命夫以天下爲量者
不計細恥以四海爲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尚不足
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慚且我以權取貴得我畧行何嫌
其恥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
有可和之理猶欲戰不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
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船於浦海使自
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
魄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
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衷詔馳輕驛辨辭重弊陳列

吉凶北虜頑而愛奇貪而好貨畏我之威喜我之賂何
憂王門之下無款塞之胡哉彼之言戰既懸懃臣之言
相亦慷闊伏願察兩塗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下之朝
省使同博議帝不納稚珪風韵清踈好文詠不樂世務
居宅盛營山水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
曰欲爲陳蕃乎稚珪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
仲舉門無雜賓惟瑯邪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並款
交永元元年爲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卒贈金紫光祿
大夫

沈驎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

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宋文帝令尚書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驎士應選尚之曰山藪故有奇士也尋稱疾歸鄉吏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之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元悟所以每履吉先君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起日損乃作元散賦以絕世隱居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太守辟不應朝貴來候不答張永為吳興太守請入郡驎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驎士曰明府德履沖素留心山谷民是以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

蛾眉冠越客於文昆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耳永乃止昇明末徵爲奉朝請不就齊永明六年徵爲太學博士建武二年徵著作郎永元二年徵太子舍人並不就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篤學不倦遺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聰明以火故抄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之所致也注周易兩繫莊子內篇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畧卒年八十六

華寶字　無錫人

父豪晉義熙末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别謂曰須我還當

爲汝上頭豪沒於戍所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者
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

顧憲之 字士思　人

仕南齊爲建康令有盜牛者與失主爭甚力憲之命解
牛任所之牛還本家盜伏罪性清介得士民心都下飲
酒佳者輒呼爲顧建康永明六年吳興饑西陵戍主杜
元懿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牛埭
稅格日可增倍乞與領攝一年格外可長四百許萬憲
之議曰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蹴以取稅也乃以風濤
迅險濟急利物耳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已功或

禁遏他道或空稅江行況吳興薦饑民流衆散舊格尙
減將何以加而元懿不仁幸災㩁利若事不副言懼貽
譴詰必百方侵苦爲公賈怨書言與其有聚斂之臣甯
有盜臣此言盜公爲損巷微斂民所害乃大也懸又以
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率皆卽日不宜於
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
深察上納其言而止

梁紀 蕭姓齊之疎族凡四主得年五十四 附東西魏 東魏都鄴滅於齊西魏都長安滅於周

高祖武帝 名衍字叔達人在位四十八年有天監普通大通中大通大同中大同太清七號爲侯景所逼而殂壽八十有六

太宗簡文帝 名綱武帝第三子在位二年號大寶爲侯景所弒

世祖孝元帝 名繹武帝第七子在位三年號承聖西魏入寇帝出降尋被弒

敬帝 名方智元帝第九子在位三年有紹泰太平二號禪位於陳尋被弒

梁名臣目錄　　　涪村朱桓拙存編輯

柳慶遠字文和河東解人官安北將軍雍州刺史雲杜縣侯謚忠惠

呂僧珍字元瑜范陽人官散騎常侍領軍將軍平固縣侯謚忠敬

吉翂

滕曇恭

庾黔婁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官尚書僕射謚曰宣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官金紫光祿大夫封醴陵侯謚曰憲

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官甯朔將軍新安太守謚曰敬

謝朏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好學善屬文官中書通事舍人諡曰貞

蕭子顯字景陽蘭陵人好學工文官仁威將軍吳興太守著後漢書齊書

蕭子雲字景喬子顯弟性沈靜不樂仕進留心撰著官侍中著晉書一百十一卷

徐勉

邱遲字希範烏程人八歲能文官中書侍郎

何遜字仲言東海郯人八歲能賦詩官尚書水部郎

劉峻字孝標平原人好學家貧常燎麻炬終夜不寐聞人有異書必往祈借時人謂之書淫

何點字子晳廬江灊人父以疾害妻坐法死點感家禍欲絕婚宦不入城府齊梁累徵不就兄求弟胤並隱居

阮孝緒

陶宏景

昭明太子

韋粲附裴之高楊白華

張嵊

沈浚

始興王瞻字

韋叡字　人

羊侃字　人

王琳字　人

節錄名臣言行錄　　浯村朱桓拙存編輯

梁

吉翂　滕曇恭　庾黔婁　徐勉　阮孝緒

陶宏景　昭明太子　韋粲附裴之高楊白華　張㮚

沈浚

吉翂字彥霄馮翊人　滕曇恭字　南昌人

翂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天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翂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見者皆爲隕涕其父聽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爲人所教敕廷尉卿蔡法度訊之法度盛陳徽纆備列官司厲色問之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稚藐惟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所以上干萬乘今欲徇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耶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貳法度乃更

和顏誘之對曰凡鯢鰤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齏粉但囚父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今瞑目引領以聽大戮情殫意竭無言復對法度具以聞上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當此舉乃是因父買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年十七應辟本縣主簿攝縣期月風化大行後鄉人及丹陽尹丞薦翂孝行純至敕付太常旌舉初翂以父陷罪因成悸疾後疾發而卒

時有豫章南昌人滕曇[illegible]五歲母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illegible]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

具告以故桑門曰我有二瓜分一相遺因拜謝捧瓜還
以薦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父母卒水漿
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繭絮蔬
食終身每至忌日晝夜哀慟太守引爲功曹固辭不就
時號爲滕曾子

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

父易司徒主簿徵不至有高名黔婁少好學多講誦孝
經未嘗失色於人齊永元初除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
家遘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
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

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
稽顙北辰求以身代易亡居喪過禮廬於冢側和帝卽
位將起之手書敦譬黔婁固辭服闋除儀曹郎梁臺建
鄧元起爲益州刺史表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
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惟黔婁一
無所取元起怒其異衆乃請書數篋除蜀郡太守在職
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於蜀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殮
攜喪歸鄉里還爲金部郎遷記室參軍梁建東宮以本
官侍太子讀講五經義甚見知重遷散騎常侍卒

徐勉字脩仁東海郯人

幼孤貧早厲清節及長篤志好學起家國子生射策舉高第累官領軍長史瑯邪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勉相識每託人召之謝不往俄而元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鑒高祖踐阼拜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天監二年遷侍中時王師北伐候驛塡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宅每還羣犬驚吠勉嘆曰吾國爾忘家乃至於此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遷吏部尚書典選彝倫攸叙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塡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有客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時人服其無私尋領太子中庶子除尚書僕射盡心奉
上知無不爲禁省中事未嘗漏泄博通經史多識前世
朝儀國典婚冠吉凶皆預圖議以疾求解任詔不許勉
雖居顯位不營產業家無蓄積俸祿分贍親族之窮乏
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
之以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如其不才終爲他有
嘗爲書戒其子崧曰吾家世清廉故嘗居貧素至於產
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
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
先代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

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為宅。倘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

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汝當自勖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與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屩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自茲以後吾不復言汝亦勿復與吾言之記云夫

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大固元年卒贈特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諡簡肅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

幼至孝性沈靜雖與兒童遊戲恒以穿池築山為樂七歲出後從伯胤之胤之母卒有遺財百餘萬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瑯琊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父誡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勖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

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其必至顯覆常逃匿不與相見及晏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義師圍京城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鄰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天監初御史中丞欲造而不敢望而嘆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爲名流所欽尚如此徵辟不就或問之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況僕非往賢之類耶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行當自到果心驚而返

鄰里覺異之嘗著高隱傳上自黃炎終於天監之末斟酌分為三品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麏麚可驂何以異夫驥騄鄱陽王妃孝緒之姊王嘗命駕欲就之遊孝緒鑿垣而遁卒不肯見諸甥歲時饋遺一無所納大同二年卒

陶宏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

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遠矣及長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讀書萬餘卷善琴棋工草隸齊高祖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

陶宏景

交外物惟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取決焉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賜以束帛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遍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咏盤桓不能已已爲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宏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惟一家僮得侍其旁特愛松風每聞其響忻然爲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

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著帝代年歷又嘗造渾天象云脩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高祖早與之遊及即位後恩禮逾篤書問不絕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咨詢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善辟穀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五贈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有詩云夷甫任誕散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蓋以人士競談元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其前知如此

昭明太子 名統字德施

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能諷誦

天監元年立爲太子以年幼居於內拜東宮官屬皆入直永福省五年始出居東宮性仁孝自出宮恒思戀不樂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於國學十四年正月朔高祖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太子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遊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帝大弘佛教太子亦崇信三寶普通七年十一月太子母丁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

高祖遣使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卽彊進飲食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又敕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此更無餘病正爲汝如此胸中亦圮塞成疾故應强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雖屢奉敕勸逼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幾內外百司奏事者塡塞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每所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卽就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

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間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爲常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元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汎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侯慚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普通中大軍北討京師穀貴因命菲衣減膳改常饌爲小食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有流離道路密加振賜又出主衣綿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貧凍若死亡無可斂者爲備棺槥

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色常以戶以水實重
於勞擾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言當漕大瀆以瀉浙
江中大通二年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郡吳
興義興三郡民丁就役疏諫曰伏聞當發上東三郡民
丁開漕溝渠導泄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誠矜恤
之至仁經略之遠旨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
有愚懷聞吳興屢年失收民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
熟惟義興去秋有稔復非常役之民即日東境穀價猶
貴劫盜屢起在所有司不皆聞奏今征戍未歸彊丁疎
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為民蠹又出丁之

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爲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爲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民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工否。聖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有愚心。願得上啓。帝優詔諭焉。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坐起恒西向。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及寢疾。恐貽帝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啓。比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大通三年四月卒。年三十一。謚曰昭明。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惋愕。京師

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氓庶及疆徼之民聞喪皆慟哭

韋粲字長倩杜陵人

少好學仗氣誼爲衡州刺史太清二年徵爲散騎常侍至廬陵聞侯景之亂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渡江以問內史劉孝儀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或恐不然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敕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江州去京

最近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今宜移鎮湓城。遣偏將賜見隨足矣。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隨粲。粲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師步騎至橫江。粲即送糧仗。散私財以賞其戰士。東西道都督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渡江。粲仲禮等合軍屯新林。粲議推仲禮為大都督。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粲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年位。皆在粲下。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乃單舸至之高營

切讓之曰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楯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redacted]為大都督宣城內史楊白華遣其子將兵繼至援軍大集衆十餘萬侯景因之高弟姪子孫列於陳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即烹之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不中柳仲禮以騎夜入韋粲營部分衆軍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粲以青塘當石頭中路賊必爭頗憚之仲禮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使直閤將軍劉叔胤助之正月朔仲禮徙營大桁會大霧粲軍迷失道

比及青塘夜已過半立柵未合景亟遣銳卒攻之粲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舟師截其後叔胤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與景戰大破之稍將及景而賊自後斫之中肩景得免自是不敢復濟南岸仲禮亦氣衰不復言戰矣三月侯景陷臺城仲禮叛降景

張嵊字　人

沈浚字　人

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與吳興太守張嵊起兵討侯

景景號令所行惟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景使侯子鑒寇吳興吳興兵力寡弱嵊書生不嫻軍旅或勸嵊效袁君正迎降嵊嘆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墮之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景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為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浚

陳紀 陳姓漢陳實後凡五主得年三十二 北朝齊周 齊高姓都鄴周宇文姓都長安

高祖武帝 名霸先字興國吳興人在位三年號永定

世祖文帝 名蒨武帝兄始興王之子武帝無子迎立之在位七年有天嘉天康二號

廢帝 名伯宗文帝太子在位二年號光大為安成王頊所廢

高宗宣帝 名頊始興王第二子在位十四年號大建

後主 名叔寶宣帝子在位七年有至德禎明二號為隋所滅

陳名臣目錄

浯村朱桓拙存編輯

吳明徹 字通昭秦郡人幼孤性至孝官司空爵南平郡公伐周被執而卒追封邵陵縣侯

程靈洗 字元滌海寧人官安西將軍封重安縣公謚忠壯

魯悉達 字志通扶風郿人幼以孝聞官安南將軍吳州刺史遭母憂哀毀卒謚曰孝

蔡景歷 字茂世濟陽考城人俊爽有孝行官散騎常侍封新豐縣侯謚曰敬

沈炯 字禮明武康人官御史中丞加明威將軍謚曰恭

虞荔

虞寄

謝哲

徐陵

姚察字伯審武康人幼有至性以孝聞官祕書丞北絳郡開國公專志著書白首不倦子思廉

顧野王

傅縡 附章華

殷不害 弟不佞

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幼聰敏有至性居親喪哀毀逾禮八歲為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官招遠將軍

司馬暠字文昇河內溫人生有至性官散騎常侍子延義亦有孝行

沈洙字弘道武康人方雅好學不妄交遊積思經術官通直散騎常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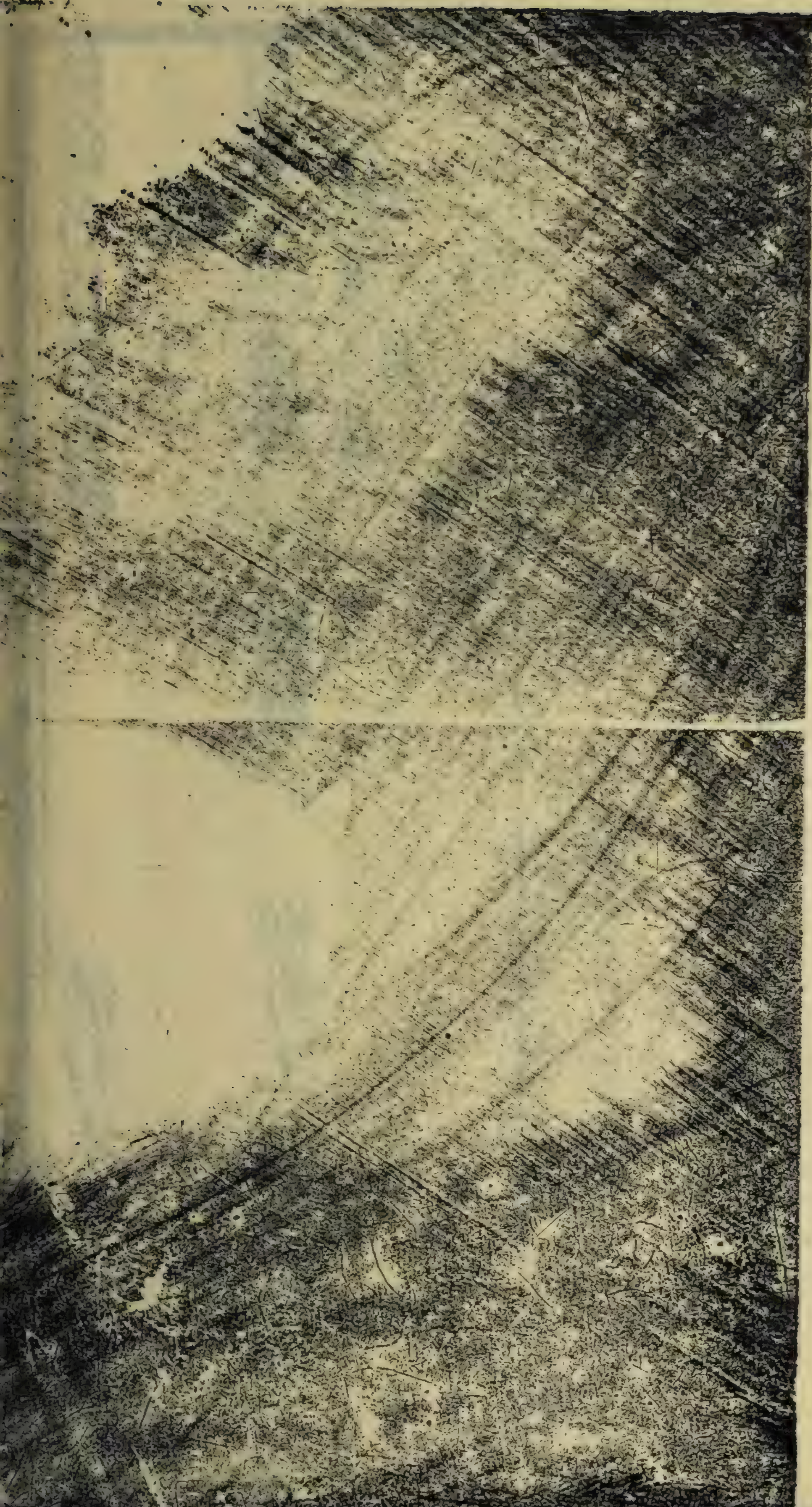
張正見字見賾清河東武城人幼好學有清才官通直散騎侍郎

節錄名臣言行錄　　　　　　　　　浯村朱桓拙存編輯

陳

虞荔　虞寄　徐陵　顧野王　傅縡附章華

殷不害弟不佞附



虞荔字山枝會稽餘姚人

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凡有十事荔隨問輒應無有遺失太守欲見之辭曰未有板刺無容拜謁辟爲主簿辭以年少不就及長博覽墳籍善屬文仕梁爲中書舍人以文史見知淡然靖退當時號爲清白高祖受禪致書迫切之不得已應命至都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領大著作初荔母隨荔入臺卒於臺內尋而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淡然無營文帝深器之引在左右朝夕顧訪性沈密少言論凡所獻替

莫有見其際者時弟寄寓於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之輒流涕文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敕寶應求寄寶應終不遣荔因以感疾帝數往臨視令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於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敕中使相望於道又以荔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敕給魚肉荔終不從及卒帝甚悼之贈侍中謚曰德子世基世南並知名

虞寄 字次安會稽餘姚人

少聰敏及長好學善屬文性沖靜有栖遁之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梁武帝時獻瑞雨頌帝欲加擢用寄聞

之嘆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惟以書籍自娛侯景之亂逍還鄉里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高祖平侯景寄勸寶應令自結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和戎將軍中書侍郎愛寄才每欲引爲僚屬固辭獲免及寶應與留異潛有逆謀累諫不聽虞禍及巳乃爲居士服居東山寺寶應遣使燒其屋至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致書極諫曰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自天厭梁德英雄互起陳氏夷凶剪亂海內樂推此乃天時非人力也且兵革以後民皆厭亂其

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尙王姬猶且棄而弗顧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扎軍萬里遠鬬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出無名未知其利寶應天怒然以寄民望優容之及寶應伏誅文帝令寄還朝以爲衡陽王掌書記曰所以屈卿遊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尋兼散騎常侍國子博士表求還鄉高宗卽位徵爲揚州治

中尚書左丞並不就太建八年加大中大夫十一年卒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於臨危執節則辭氣凜然白刃不憚也及歸或出遊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爲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感人如此

徐陵 字孝穆東海郯人

八歲能屬文十二通莊老義既長博涉史籍縱横有口辯仕梁爲散騎常侍使魏被留侯景寇京師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内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憂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不遣及後隨

蕭淵明還累官黃門侍郎高祖受禪加散騎常侍文帝天嘉六年爲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恃勢爲不法陵奏彈之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爲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安成王侍殿中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之下殿帝爲免頊侍中中官朝廷肅然天康元年以爲吏部尚書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濫乃爲書示衆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黃札易營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咨議參軍市中無數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望諸賢深明鄙意衆咸服焉太建二年遷尚書

僕射高宗議北伐令舉元帥朝論不能決陵乃舉鎮前
將軍吳明徹都督征討曰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
畧人才當今亦無過者又舉都官尚書裴忌爲副遂克
淮南數十州之地高宗因舉酒屬陵曰賞卿知人陵避
席對曰定策出自聖衷非臣之力也以年老累表乞致
仕優詔不許後主卽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至德
元年卒諡曰章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清簡無所營
樹祿俸與親族共之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詔册皆陵
所製爲一代文宗年數歲家人攜以候寶誌上人寶誌
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

幼好學七歲讀五經畧知大旨九歲能屬文嘗著日賦年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而遍觀經史精記博識天文地理蓍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梁大同四年除太學博士遷中領軍臨賀王府記室參軍侯景之亂野王以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數百人隨義軍援京邑野王體素清羸又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京城陷復往東陽與劉歸義合軍據城拒賊侯景既平使監海鹽縣高祖作宰為王府記室參軍天嘉元

年敕補撰史學士後主時遷黃門侍郎光祿卿卒贈右衛將軍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弟卒撫養幼孤恩誼甚厚在朝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及其厲精力行人皆莫及其所著玉篇與地志符瑞圖分野樞要續洞冥記元象表並行於世

傅縡字宜事北地靈州人

幼聰敏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梁太清末攜母避難南奔俄丁母憂在兵亂之中居喪盡禮哀毀骨立士友以此稱之陳後主時官中書通事舍人性本彊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等譖其受高麗

使金收下獄乃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
愛下民省嗜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
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
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
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尸蔽
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
王氣自斯而盡矣帝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曰我欲
赦卿卿能改過否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矣
上益怒遂賜死同時有大市令吳興章華字仲宗家世
農夫華獨好學能文至是上書極諫曰昔高祖南平百

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勤矣陛下即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書奏後主大怒即日斬之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

性至孝居父憂過禮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不至士大夫以篤行

稱之年十七仕梁爲廷尉平長於政事飾以儒術名法有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梁元帝立以爲中書郎兼廷尉卿因將家屬西上江陵之陷也不害先於別所督戰失母所在於時甚寒氷雪交下老弱凍死者塡滿溝塹不害行哭道路遠近尋求遇見死人溝水中卽投身而下扶捧閱視舉體凍濕水漿不入口號泣不輟聲七日始得母尸不害憑尸而哭每舉音輒氣絶行道爲之流涕卽於江陵權殯遂入長安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大建七年自周還朝除司農卿遷光祿大夫禎明三年卒年八十五弟不佞字季卿少立名

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吏術曾江陵留而毋
卒道路隔絕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
食常爲居喪之禮後迎毋喪歸葬居處之節如始聞問
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
日不食

隋 楊姓宏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都長安凡四主得年三十有八自東晉分裂後至此混一

高祖文帝 名堅小字那羅延在位二十四年有開皇仁壽二號

煬帝 名廣文帝第二子在位十三年號大業巡狩揚州爲宇文化及所弑

恭帝 名侑煬帝孫元德太子之子鎮京師義兵入長安奉帝纂業尊煬帝爲太上皇在位二年號義寧禪於唐

恭帝 名侗元德太子之子煬帝凶問至東都留守段達等立之在位二年號皇泰爲王世充所弑

節錄名臣言行錄

　　　　　　　　　　　　　　浯村朱桓拙存漏輯

隋

牛宏　柳彧　蘇威　辛公義　長孫平

韋世康　王通　王凝　堯君素

牛宏字里仁安定鶉觚人

性寛裕好學博聞仕周歷位内史下大夫開皇初授祕書監宏以典籍遺逸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脩春秋闡十翼而宏易道及秦皇馭宇呑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校讐篇籍漢之典[redacted]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竝從焚燼此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

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畫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馮陵從而失墜此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畧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

七錄總其書數七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荆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還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采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闕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

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朝屬膺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公拜吏部尚書奉勑脩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代又請依古制脩立明堂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除太常卿詔定雅樂遂議樂事上善其議宏在吏部先德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有緩滯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宏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

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惟宏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嘗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宏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大業六年從幸江都卒謚曰憲

柳彧 字幼文河東解人

少好學頗涉經史仕周爲寧州總管文帝受禪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爲百僚敬憚上嘉之曰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

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荊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前在趙州闇於職務賄賂公行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長也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民從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若令刺舉所損殊多上善之干子竟免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妹彧劾之曰君明忽劬勞之痛感燕爾之親冒此苴衰命彼褕翟不義不暱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錮終身以

懲風俗二家竟坐罪時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
碎疏諫曰自古聖帝莫過唐虞然堯咨四岳舜任五臣
皆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乃
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
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願察臣言少
減煩務惟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自
餘細務責成所司上嘉納之又疏曰竊見京邑爰及外
州每以正月望夜燃燈游戲竭貲破產競此日時盡室
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
賊由斯而起無益有損請行禁斷詔從之持節巡河北

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汙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拜儀同三司

蘇威 字無畏武功人綽之子

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若成人周文帝時襲爵美陽縣公冢宰宇文護欲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巳逃入山爲所逼卒不獲免然每居山寺以諷誦爲娛文帝受禪以爲納言帝嘗舉觴謂羣臣曰太史言朕祚運盡於三年今欲營南山險處與公等固之以觀時變如何威進曰周文脩德旋地動之災宋景一言退彗星三舍願陛下恢崇德度享天之休若棄德恃險同舟之人

誰非敵國縱南山之岨安足固哉帝善其言屬之以酒初威父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稱為重旣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弩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從之帝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不納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拂衣而入良久召威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謂朝臣曰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匹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拜尚書右僕射威嘗言於帝曰臣先人

每戒臣云惟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帝深然之威行已清儉以廉慎見稱然每至公議惡人異已雖小事必固爭之人以爲無大臣體年八十二終於家

辛公義 字 隴西狄道人

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學生召入露門學令授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上數嗟異時輩慕之授宣納中士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卽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絶病者多死公義欲變其俗分遣官人巡檢部內

凡有疾病皆令輦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一榻獨坐其間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自省問病者悉瘥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皆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境內呼爲慈母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即宿廳事終不還閤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欵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

遠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爾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於滄海皆苦水災[redacted]人牙獨無所損煬帝時除內史侍郎

長孫平字[redacted]洛陽人

開皇五年爲度支尚書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上從之

韋世康字[redacted]杜陵人

世康和靜謙恕爲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

便辭因乞骸骨不許開皇十五年以爲荊州總管

王通字仲淹龍門人

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忝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問息謗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

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弟凝字叔恬爲隋著作郎常居慄如也子孫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樸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

堯君素字[illegible]魏郡湯陰人

君素爲鷹揚郎將大業末從大將屈突通拒義師於河東通引兵南遁署君素守河東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

素見通歔欷流涕悲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襟因說君素早降以取富貴君素以名義責之通曰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既絕乃爲木鵞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泝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乃承制拜金紫光祿大夫遣行人勞之時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爲陳利害朝廷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乃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謂將士曰吾大義不得不死

君隋祚未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持取富貴今號池甚固倉儲豊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久之食盡又聞江都傾覆左右殺之以降貞觀十二年詔曰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

附巾幗名臣

譙國夫人洗氏　　孝友王舜

鄭善果母崔氏

譙國夫人冼氏

初燕昭成帝奔高麗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會自業至孫融世世爲羅州刺史融子寶爲高涼太守高涼冼氏世爲蠻酋首領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幼賢明多籌略善用兵諸蠻皆服其信義融聘以爲寶婦融雖世爲方伯非其土人號令不行冼氏約束本宗使從民禮參決辭訟雖親戚無所縱舍由是馮氏始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寶欲往冼止之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願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

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冼謂寶曰平虜今與官軍相拒勢不得還遷仕[illegible]州不能為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鬭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倡言輸賧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走保寧都冼氏與霸先會於灨石歸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能平賊宜厚資之陳高祖永定二年馮寶卒時海隅擾亂冼氏懷集部落數州晏然其子僕生九年遣帥諸酋長入朝詔以為陽春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召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冼夫人夫

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紇徒潰散陳將禽斬之僕以夫人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命冼氏爲石龍太夫人賜以繡幰安車鼓吹麾節鹵簿如刺史之儀陳至德中僕卒後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爲聖母隋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璒以南康拒守洸不敢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遺夫人書諭以國亡命其歸化夫人集首領數十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魂帥衆迎洸洸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魂爲儀同三司冊冼爲宋康郡夫人開皇十年番禺夷王仲宣反嶺南首領多應之帥師圍韋洸夫人

遣其孫暄帥衆援洗逗遛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繫獄更遣孫盎進兵南海會裴矩擊斬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引彀騎衛詔使裴矩巡撫二十餘州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矩承制使還統其部落嶺南悉定帝拜盎爲高州刺史贈馮寶譙國公冊洗爲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聽便宜行事赦暄逗遛之罪賜物五千段皇后以首飾及讌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於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於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惟用一好心今賜物俱存此忠孝之報時番州總管趙

訥貪虐諸俚獠多有叛亡夫人上封事論之上遣推訥竟致於法敕夫人招慰叛亡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所至皆降上嘉之賜臨振縣爲湯沐邑贈僕爲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洗卒謚曰誠敬夫人

孝女王舜

王舜趙郡人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亡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妹粲五歲璠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讐之心長忻不爲備姊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

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至使父讐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意何如皆垂泣曰惟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墻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辠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特原其辠

鄭善果母崔氏

崔氏淸河人適滎陽鄭誠生善果周末誠討尉遲逈力戰死於陳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睦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再嫁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死夫爲無禮寧當割耳剪髮以明素心違禮

滅慈非敢開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爲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障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床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獲奉灑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旣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

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襲茅土今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耶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失亡官爵外則虧天子法以取罪戾吾死日何面自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每至夜分而寢善果曰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答曰吁汝年巳長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乎今秩俸乃天子報汝先人殉命也當散贍六親爲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爲貴乎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及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

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賔客之事酒
肉不妄陳其前靜室端居未甞輙出門閤內外姻戚有
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門非自手作及莊園祿
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內自
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脩理公宇
及分僚佐善果亦由此克已號爲清吏煬帝遣御史大
夫張衡勞之考爲天下最徵授光祿卿其母卒後善果
爲大理鄉漸驕恣公清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1九

DS
734
.C8
v.10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八

晉魏間僭國

漢劉淵稱漢 曜改號趙
後趙石勒 附魏再閔
前燕慕容廆
前秦蒲洪
後燕慕容垂 附西燕慕容泓
後秦姚弋仲
夏赫連勃勃
南燕慕容德

前涼張軌

成李雄稱成　壽改號漢

西秦乞伏國仁

後涼呂光

南涼禿髮烏孤

北涼沮渠蒙遜

西涼李暠

北燕馮跋

北魏崔鴻字彥鸞著十六國春秋其所列如此自漢

至南燕八國迭據中原前涼以下八國並在邊地而

以魏附於後趙西燕附於後燕故十六國也唐太宗
時成晉書張軌李暠皆入列傳而劉淵以下十四國
則別載記云今所編次並據崔氏爲本

漢

劉淵 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妻冒頓其子孫冒姓劉氏晉武帝命淵爲匈奴五部帥惠帝永興元年晉亂淵請歸五部起兵助晉自爲大單于國號漢建元元熙懷帝永嘉二年攻拔晉平陽稱帝遂都平陽改元永鳳又改河瑞在位六年卒子和立

和 淵之子爲弟聰所弒

聰 淵第四子弒和自立改元光興又改嘉平攻晉執懷帝改元建元又改麟嘉執晉愍帝在位八年卒子粲立

粲 聰之子改元漢昌靳準弒而篡之曜殺準而自立

曜 聰族子改國號趙都長安改元光初在位十年爲石勒所滅自淵至曜凡五主共二十七年

名臣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

少有志操不與人交通劉淵爲左賢王聞而招之不答淵爲漢王或謂元達曰君其懼乎元達笑曰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之以爲黃門侍郎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劉聰嘉平三年爲劉后起鷬儀殿元達切諫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之命窮一人之欲也是以先帝身衣大布居無重茵后妃不衣錦綺乘輿馬不食粟陛下踐阼以來已作殿觀四十餘所加之軍旅數興饋運不息饑饉疾疫死亡相繼而益思營繕豈爲民父母之意乎聰大怒命左

右曳出斬之時聰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即以鎖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逄比干遊足矣左右曳之不能動大司徒任顗等叩頭出血聰默然劉后聞之密勅左右停刑手疏切諫聰覽之變色命顗等冠履就坐引元達上以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命園曰納賢園堂曰愧賢堂謂元達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耶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臣識愚闇無可采也幸邀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忠昔世宗遙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

桀紂誅諫幽厲弭謗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捐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歷官御史大夫儀同三司後自殺

安昌王盛字

盛少時不好讀書惟誦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李熹見之嘆曰望之如可易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臨終委以要任分典禁兵與諸王輔太子和卽位和性猜忌無恩納左右之譖將害諸王夜召盛告之盛曰陛下勿信讒以疑兄弟

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兄弟尚不可信他人何足信哉不聽遂為聽所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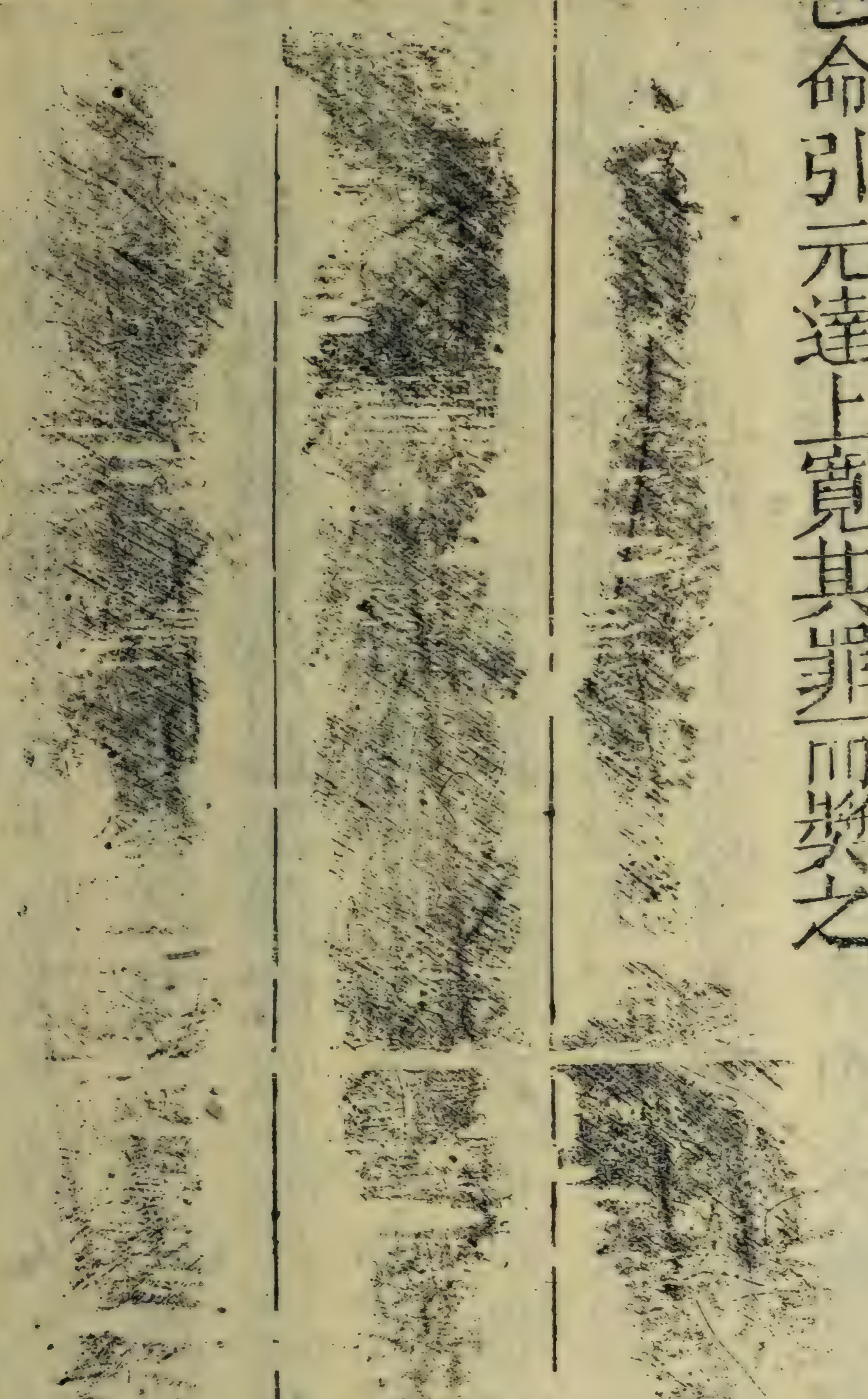
劉殷字　　人

殷不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殷無所是非羣臣出殷獨留敷暢條理商榷事宜聰未嘗不從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殷在公卿間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不失令名以壽考終

巾幗名臣劉氏

名娥字麗華太保殷之女性聰慧晝營女工夜誦書籍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性孝友善風儀進止漢主聰召爲貴嬪俄拜爲后將起鷄儀殿以居之廷尉陳元達切諫聰怒將斬之后密勅停刑手疏曰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一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爲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阽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何以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

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爲之使後世視妾猶妾之視昔人也妾誠無面目復奉巾櫛願賜死此堂聰覽之變色命引元達上寬其罪而奬之



後趙 附魏

石勒 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初爲盜劉淵以爲將軍劉曜封爲趙公尋自稱趙王稱元年與曜有隙曜攻勒爲勒所殺盡有秦隴之地改元太和稱趙天王都襄國改元建平在位六年卒子弘嗣

弘 勒之子改元延熙石虎弑之自立

虎 勒從子弑弘改元建武又改太寧稱皇帝都鄴凡十四年卒子世立

世 虎之子爲兄遵所弑

遵 虎之子弑世自立爲石閔所弑

鑒 石閔弑遵而立之尋又弑之而自立

祇 封新興王鎮襄國閔弑鑒自立公侯卿牧從之者萬餘人乃稱帝於襄國改元永寧凡二年爲其將劉顯所弑趙亡凡七主共二十二年

冉閔石虎子之故姓石氏復姓冉國號大魏
改元永興在位三年爲慕容儁所殺

附 後趙主石勒 字世龍

建平三年勒大饗羣臣謂徐光曰朕可方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於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先是永嘉中敗晉兵執太尉王衍問以晉故

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夜使人排墻殺之

後趙主石虎字季龍

建武四年趙冀州八郡蝗司隸請坐守宰虎曰此朕失政所致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己之意耶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欲妄陷無辜可自衣領職後大旱白虹經天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

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問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奪百姓之利又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其日澍雨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虎患之擢殿中御史李巨爲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僚震懾州郡肅然趙主曰朕聞良臣如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

名臣張賓字孟孫趙郡中邱人

賓好讀書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晉永嘉之亂石勒爲劉淵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

言由是奇之乃引爲謀主漢嘉平二年勒引兵據襄國以爲冀州牧賓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基業皆賓之勛也勒卽趙王位稱太和元年是爲後趙加賓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羣臣莫及而謙虛敬慎開懷下士屏絕阿私以身帥物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四年卒勒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耶何奪吾右侯之早也贈散騎常侍儀同三司謚曰景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不合輒嘆曰右侯舍我去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前燕

慕容廆 字奕落瓌昌黎棘城鮮卑人晉武帝太康十年稱大單于居大棘城元帝太興四年命廆爲平州牧遼東公在位四十九年卒子皝嗣

皝 廆之子成帝咸康三年稱燕王治龍城在位十五年卒子儁立

儁 皝之子穆帝永和八年稱帝建元元璽遷都鄴改元光壽在位十一年卒子暐立

暐 儁之子改元建熙帝奕太和五年秦王苻堅伐燕取之燕亡自廆至暐凡四主共八十五年

名臣裴嶷字文冀河東聞喜人

嶷清方有幹畧慕容廆以為謀主初嶷兄武為元菟太守卒嶷與武子開以其喪歸過廆廆敬禮之行及遼西道不通嶷欲還開曰等為流寓段氏彊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嶷曰欲求託足之地豈可不慎擇其人汝觀諸段豈有遠畧且能待國士乎慕容公脩仁行義有霸王之志加以國豐民安今往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既至廆大喜晉元帝太興元年以廆為龍驤將軍大單于廆命長史游邃創朝議嶷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

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漸并取爲西討之
資廆以爲長史委以君國之謀二年廆取遼東遣嶷獻
捷嶷至建康盛稱廆威德賢雋皆爲之用朝廷始重之
帝欲留嶷嶷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闥若得復奉輦轂
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名臣宿將莫能雪
恥獨龍驤竭忠王室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不返必謂
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於討賊此
臣之所甚惜也帝然之遣使隨嶷拜廆安北將軍平州
刺史廆謂羣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於此豈非
天以授孤也出爲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慕容恪字元恭皝第四子

幼而謹厚沈深有大度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所言悉經綸世務燕王皝以爲度遼將軍鎮平郭恪撫舊懷新屢破高麗兵高麗畏之不敢入境累立戰功軍令嚴明秋毫不犯皝將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戰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儁嗣位以爲大司馬錄尚書事封太原王元璽五年破段龕兵圍廣固諸將請急攻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若彼我勢敵外有彊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彊彼弱無援於外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龕兵尚

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盡銳攻之計數
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
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
功之速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高墻深塹以守之
龕面縛出降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儁卒與司空陽騖
等受遺輔政暐既嗣位以爲太宰專錄朝政太師慕輿
根自恃舊勳欲爲亂吳王垂請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
二鄰觀釁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
根不悛乃奏誅之內外恟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每
出入一人步從或說以宜自嚴備恪曰人情方懼當安

重以鎮之奈何復自驚擾恪雖綜大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重虛心待士咨諏善道量才授任人不踰位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昧隨宜施敎時人以爲大愧莫敢犯者初朝廷聞儁卒皆以爲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建熙六年攻陷洛陽恪爲將不事威嚴專用恩信撫士卒務綜大要不爲苛令使人人得便安平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故未嘗敗在朝謹肅進止有常度罷朝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八年二月疾病燕主暐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報恩莫大薦士版築猶可而况國之懿藩吳王垂文武兼資

管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

陽騖字士秋北平無終人

少清素好學器識沈遠起家平州別駕屢獻安時彊國之計廆納用之皝即位參謀幃幄遷左長史皝臨終謂儁曰陽士秋忠幹貞固可託付大事汝善待之儁之圖中原也制勝之功亞於慕容恪暐嗣位親遇日隆以為太尉慨然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辭不許歷事四朝年耆望重自太宰慕容恪以下皆拜之而騖謙恭謹厚

過於少時戒束子孫雖朱紫羅列無敢違犯其法度者性儉約常乘敝車瘠馬及卒無餘財

劉翔字

皝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翔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討平中原成帝咸康七年至建康帝問慕容鎮軍平安對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翔爲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爲異姓不封王翔曰自劉石搆亂長江以北剪爲戎藪未聞中華公卿之胄有能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鎮軍心存本朝屢殄強敵使石虎畏懼蹙國千里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爲封

邑何哉吾非敢傳所事竊惜聖朝疏忠義之國使四海
無所勸慕耳尚書諸葛恢獨主異議翔曰疲婦猶知恤
宗周之隕今晉室阽危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慕
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倡邪惑之言四海
所以不一良由君輩耳歲餘議乃決以皝爲大將軍幽
州牧大單于燕王以翔爲代郡太守固辭不受翔疾江
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宴集謂何充等曰四
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爲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
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以
奢靡爲榮以傲誕爲賢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

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乃遣使持節冊命與翔
偕北公卿餞之翔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
會稽以報強吳蔓草猶宜蚤除況寇讐乎今石虎李壽
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
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
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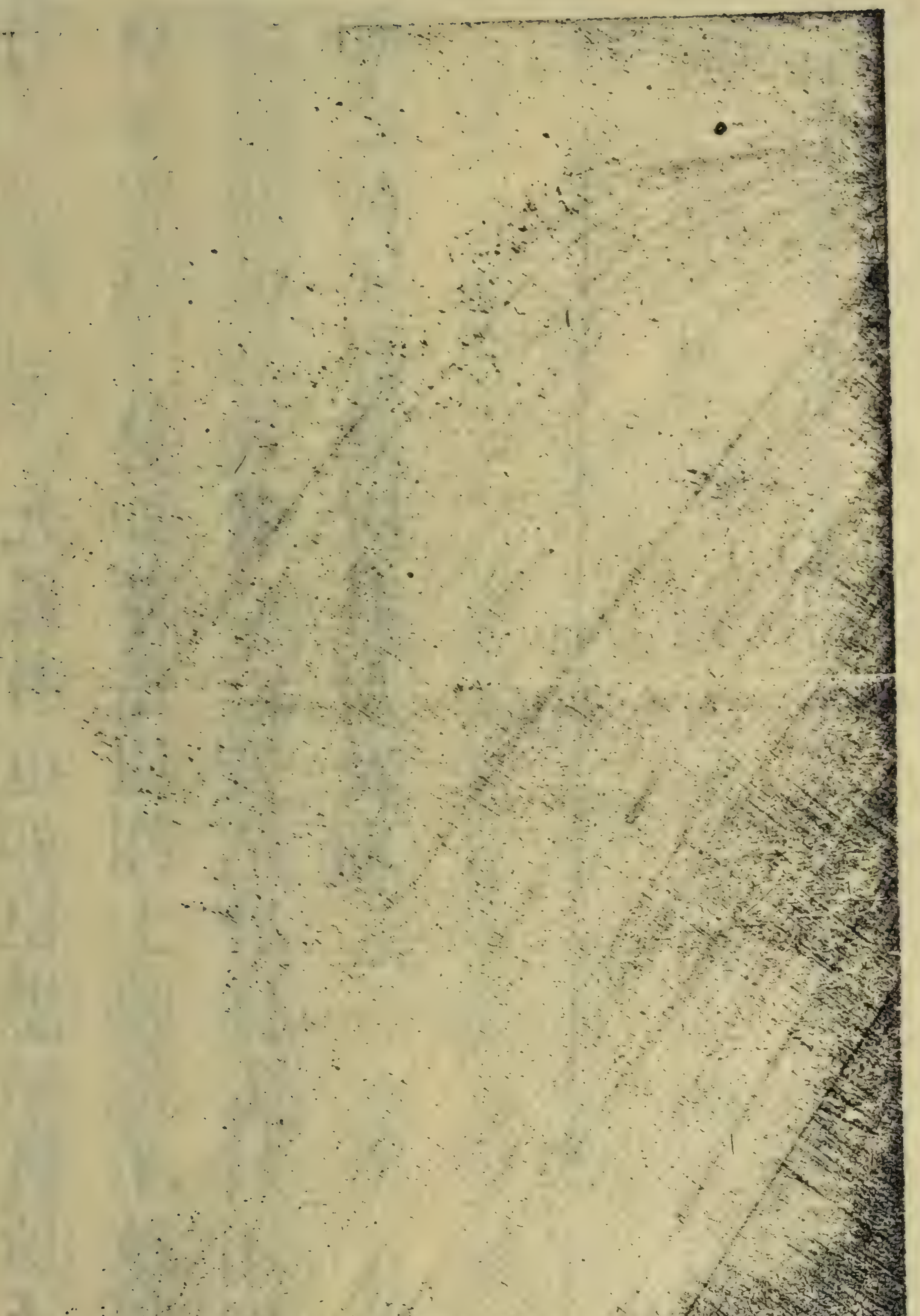
梁琛字

燕主暐建熙十年燕秦結好使梁琛如秦至長安秦王
方畋於萬年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
具禮灑埽宮庭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之使臣不敢

聞秦尚書郎辛勁謂曰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何為不可乎琛曰桓溫窺我王畧燕危秦孤是以秦主恤患結好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慢使臣是卑燕也豈修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瓜裂天光分曜安得以是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畧豈平居容與之所為哉客使單行誠勢屈於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乃為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之琛從兄奕為秦尚書郎、堅使館琛於奕舍琛曰昔諸葛瑾為吳聘蜀與諸葛亮

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今使之即安私室所不敢也奕數問東和琛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國美恐非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先諷之曰鄰國之君猶其君也鄰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尚不敢臣其父之臣況他國之臣乎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爲煩耳乃不果拜及歸告慕容評曰秦人日閱軍旅聚糧陝東和必不久評與燕主暐皆不然之十一年秦伐燕評大敗暐疑琛知秦謀收繫獄及堅入鄴召琛釋之曰卿不能見幾而作反爲身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

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爲臣
莫如忠爲子莫如孝是以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
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國家豈雖
知之尚不忍爲況非所及耶



前秦

蒲洪 字廣世畧陽臨渭氐人也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因以爲氏隴右大雨不止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因名洪晉穆帝永和六年以洪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洪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皆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爲故趙將麻秋所殺子健嗣

苻健 洪之子永和七年稱天王國號大秦都長安建元皇始在位五年卒子生立

生 健之子改元壽光在位二年無道苻堅弑之而自立

堅 洪之孫雄之子弑生改元永興甘露又改建元在位二十七年姚萇弑之子丕立

丕 堅之子改元太安在位　年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奔東垣西燕將馮該殺之

登 堅族孫治南安改元太初在位九年太元十九年爲姚興所殺子崇立

崇登之子改元延初太元二十年爲乞伏乾歸所殺自建至崇凡六主共四十五年

附

前秦主苻健 字建業

健既嗣位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儁異寬重斂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勤於政事數延公卿咨講治道承趙人苛虐奢侈之後易以寬簡節儉崇儒禮士秦人大悅弟東海王雄卒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耶何奪吾元才之速也雄以佐命元勛位兼將相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

前秦主苻堅 字永固

堅性善孝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英豪一時名士皆

與之善既即位命牧伯守宰各舉孝弟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士皆自厲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當是時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親臨太學考第諸生經義與博士講論每月一至焉祀先師孔子於辟雍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所在郡縣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又詔非命士不得乘馬工商皁隸不得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丞相王猛寢疾親爲祈郊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疾少瘳爲之赦

殊死以下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及卒哭之慟比斂三臨哭下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稱武侯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羣臣之子皆就學受業尚書郎王佩讀讖詔殺之讖學由是遂絶

名臣王猛 字景略北海劇人

少好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命將銳兵十萬爲百

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兵不利欲與俱還猛辭不就秦王堅永興元年尚書呂婆樓薦於堅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乃以爲中書侍郎轉尚書左丞猛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甘露三年以爲京兆尹強太后弟德酗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疾惡糾案無所顧

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
栗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
也遂以兼司隸校尉猛時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
外人有毀之者堅輒罪之於是羣臣不敢復言建元六
年以爲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
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
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蹔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
美遂寢其命六月督諸軍伐燕八月克壺關所過郡縣
望風降附燕人大震九月入晉陽十月遂圍鄴號令嚴
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十一月秦王入

鄴執燕主暐以猛爲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八年以猛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辭章四上不許曰朕方混一四海非卿誰可委者卿之不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子也猛爲相堅端拱於上百官總己於下軍國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強戰無不克秦國大治堅勅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猛寢疾秦王親爲祈郊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疾少瘳爲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

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畧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謚曰武

趙整字　　人　　前秦

秦王堅與羣臣飲酒以極醉爲限建元十四年整作酒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悅命整書之自是宴羣臣禮飲而已

巾幗名臣張氏

晉太元七年秦主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所幸張夫人明辯有才識諫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御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成無敗

今朝臣上下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安不知陛下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如此況於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以來每夜羣犬大嗥衆雞夜鳴伏聞廐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豫遂興兵果大敗於壽春張乃自殺

後燕

慕容垂 字明道皝第五子封吳王有才太傅慕容評忌之出奔苻堅爲秦將帝奕太和元年叛秦稱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稱帝都中山建元建興在位十一年卒子寶立

寶 垂之子改元永康在位二年爲魏主珪所敗奔龍城其臣蘭汗弒之汗自稱昌黎王寶子盛殺之而自立

盛 寶之子改元建平又改長樂在位三年驕暴威嚴其臣殺殘弒之

熙 盛叔父改元光始在位九年安帝義熙三年高雲弒之自立改元正始馮跋弒而有之自垂至熙凡四世共二十四年

附西燕

慕容泓 儁之子秦滅燕泓往秦晉孝武太元九年叛秦改元燕興其下弒之弟沖立據阿房城稱帝改元更始遇弒立段隨改元昌平遇弒立慕容顗改元建明遇弒立慕容瑤改元建平慕容永殺

之立泓子忠改元建武遇弒永稱帝於長子改
元中興太元十九年慕容垂殺之凡七主共十
年

後燕主慕容盛 字道運

盛沈敏多謀畧苻堅誅慕容氏盛潛奔於沖及沖稱帝改元頗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成而驕已甚殆難濟乎及討蘭汗斬之內外帖然士女相慶告於太廟下令曰賴五祖之休文武之力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以渺渺之身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遂大赦改元十日一決獄不加拷掠多得其情下詔曰法例律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贖此不足以懲惡而利於王府甚無謂也自後皆令立功

以自贖

後秦

姚弋仲 南安赤亭羌人晉懷帝永嘉之亂自稱護羌校尉扶風公穆帝永和七年降晉詔以爲車騎大將軍六夷大都督子襄爲平北將軍督并州封弋仲高陵郡公尋卒子襄嗣

襄 弋仲子穆帝升平元年進圖關中爲秦兵所殺弟萇嗣

萇 襄之弟以衆降秦孝武帝太元九年稱秦王建元白雀太元十一年取長安稱帝改元建初在位八年卒子興

興 萇之子改元皇初又改弘始在位二十二年卒子泓立

泓 興之子改元永和安帝義熙十三年爲晉將王鎭惡所敗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死泓降送建康斬之自萇至泓凡三世共三十二年

附後秦主姚萇字景茂

萇寢疾謂太子興曰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

後秦主姚興字子畧

萇卒興祕不發喪自稱大將軍帥衆伐秦大破之興謙恭孝友勤於政事延納善言太后卒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上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素服臨朝羣臣奏嵩矯常越禮請付有司論罪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罪乎其如嵩議興以災異屢見降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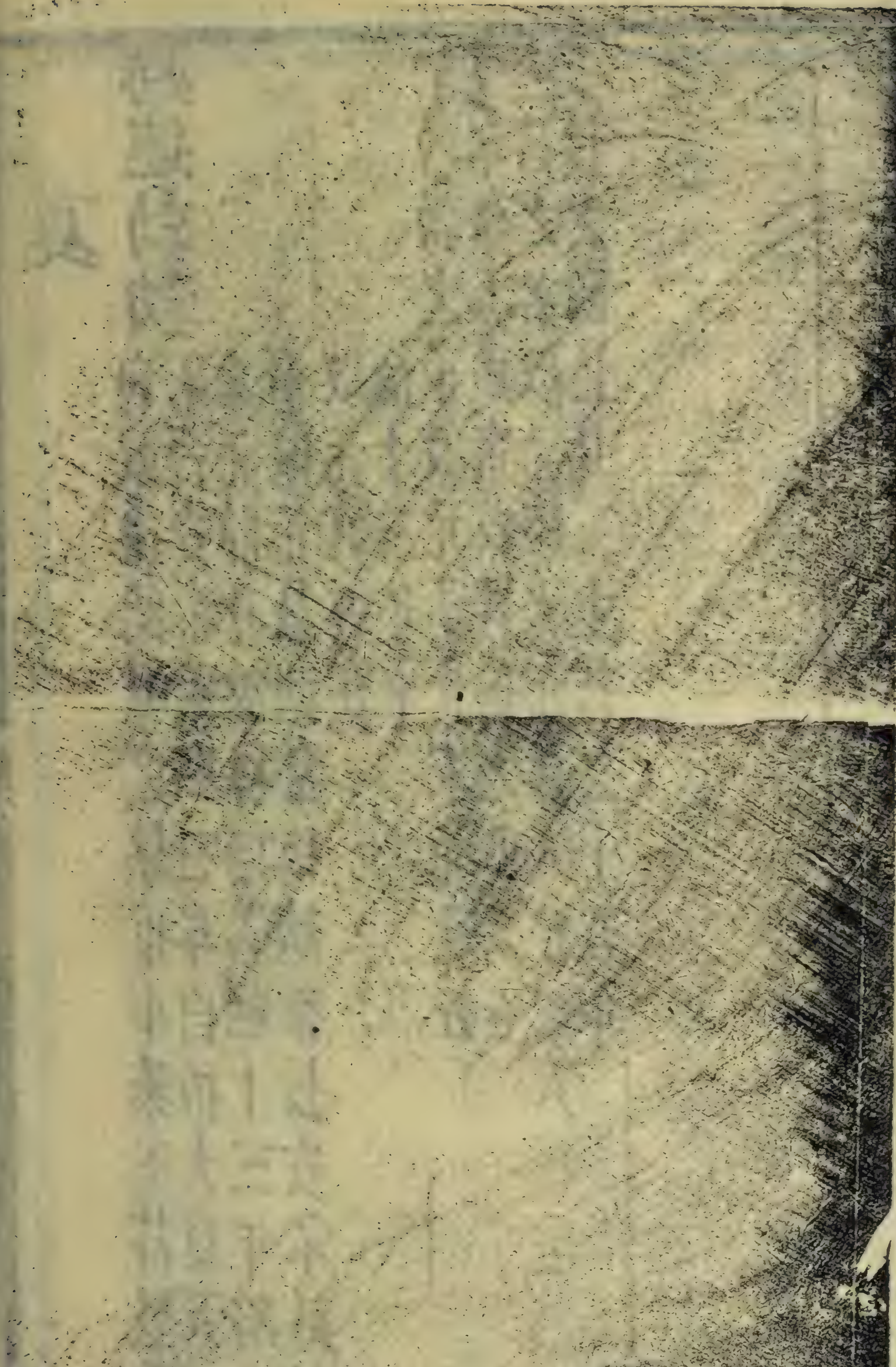
稱王詔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簡省法令清察獄訟守令有政迹者賞之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事叔父隴西公碩德晉公緒皆如家人禮車馬服玩先奉二叔而自服其次國家大計皆咨而後行興命羣臣搜舉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世可謂乏才矣秦王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於昔人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識拔不明安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悅

夏

赫連勃勃 匈奴後劉淵之族也事秦王苻堅為安北將軍晉安帝義熙三年自稱大夏天王治統萬建元龍升改鳳翔義熙十三年陷長安稱皇帝改元昌武羣臣請都長安不許仍還統萬改元真興在位十三年卒

昌 勃勃之子改元承光宋元嘉五年魏太武帝攻昌擒之弟定立

定 昌之弟改元勝光元嘉八年魏人殺之國亡凡三主共二十五年



南燕

慕容德 字玄明號少子燕亡歸秦秦亡後燕以爲冀州牧封梁公鎮鄴晉安帝隆安二年徙滑臺稱燕王稱元年定都廣固隆安四年稱帝改元建平在位五年卒無子立兄子超

超 德兄納之子改元太上在位六年晉兵伐燕斬之凡二主共十一年

附　南燕主慕容超字祖明

超母妻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大樂諸伎超與羣臣議之僕射段暉欲勿許尚書張華曰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已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爲之屈乎乃使韓範聘於秦稱藩奉表秦使韋宗報聘張華請北面受詔封逵曰大燕七聖重光奈何一旦爲豎子所屈超曰吾爲太后屈願諸君勿復言遂北面受詔使華獻太樂伎於秦秦王興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

前涼

張軌 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晉惠帝永寧元年爲涼州刺史治姑臧封西平公在州十三年卒子寔嗣

寔 軌之子爲妖人劉弘所殺子駿嗣駿幼寔弟茂代攝事

茂 寔之弟代駿攝事明帝太寧元年降趙趙封爲涼王三年卒無子駿嗣

駿 寔之子在位二十二年卒子重華嗣

重華 駿之子在位十年卒子曜靈嗣

曜靈 重華子年十歲張祚廢之而自立

祚 重華庶兄淫暴無道穆帝永和十年稱王建元和平弑其故主曜靈衆殺之立曜靈弟玄靚

玄靚 曜靈弟既立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穆帝升平五年奉升平號詔復爲西平公在位九年天錫弑之而自立

天錫玄靚叔父孝武帝太元元年苻堅伐涼天錫降秦自軌至天錫凡九世共七十六年

附

西平公張軌

晉懷帝永嘉二年漢王彌寇洛陽軌遣督護北宮純入衛擊彌破走之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貢獻不絕京師饑匱又獻馬五百匹毦布三萬匹六年馳檄關中共輔帝室遣先鋒宋配帥步騎二萬趨長安諸軍絡繹繼發及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及卒諡武穆

西平公張寔字安遜

愍帝建興四年涼州軍士得璽獻之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歸之長安又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

入援且送諸郡貢計元帝時遣司馬韓璞將兵伐漢陳安叛遣兵二萬討之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寔竟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

西平公張茂

茂伐駿攝政降於趙趙封爲涼王及卒執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恭順著稱晉室雖微汝奉事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死之日當以白帢入棺勿以朝服斂

名臣張淳字

成帝咸和八年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不

許乃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僞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淳知之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當斬之都市宣言衆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瑯邪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刑威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耶司隸景騫請留之乃謂淳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先往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

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士險兵強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讐耻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慙厚爲禮而遣之淳卒致命於建康

索振字　　人

張重華自稱涼王慶以錢帛賜左右又喜博奕廢政事索振諫曰先王勤儉以實府庫正以讐耻未復志平海內故也今蓄積已虛而寇讐尚在豈可輕有耗散以與無功之人乎漢光武躬親萬機章奏詣闕超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今章奏停滯下情不得上通沈冤困於

罔周殆非明王之事也重華謝之

成

李特 字元休巴西宕渠人晉惠帝永寧元年以流民拔成都衆推特為將軍自稱益州牧建元建初刺史羅尚殺之

雄 特之子惠帝永興元年稱成都王改元建興惠帝光熙元年稱帝國號大成改元晏平又改玉衡在位三十年卒子班立

班 雄第三子其弟越弒之而自立

期 班之弟改元玉恒在位三年驕虐日甚李壽廢之而自立

壽 初封漢王既立改國號漢改元漢興在位五年卒子勢立

勢 壽之子改元太和又改嘉寧穆帝永和三年桓溫伐蜀勢出降李氏據蜀凡六主共四十七年

附成主李雄字仲儁

成主雄虛己好賢隨才授任命太傅驤養民於內李鳳等招懷於外刑政寬簡獄無滯囚興學校置史官其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又戶調絹不過數丈緜數兩事少役希民多富實新附者給復除是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先是雄初得蜀用度不足諸將有以獻金銀得官者尚書令楊褒諫曰陛下設官爵當網羅天下英豪何有以官買金耶雄謝之

成王李班字世文

班有孝行雄生瘍於頭身素多金瘡及病舊痕皆膿潰諸子惡而遠之班獨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爲吮膿雄病亟詔建寧王壽等受遺輔政班居中行喪禮政事一無所預其弟越弑之

名臣龔壯字　巴西人

成主期忌壽威名壽懼不免巴西處士龔壯叔父皆爲李特所殺壯欲報仇積年不除喪期素以禮辟之壯不應而往見壽壽問自安之策壯曰蜀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則福流子孫名垂不朽豈徒脫今日之禍而已壽然之遂襲成都克之稱帝改

國號漢以安車束帛徵壯爲太師壯誓不仕贈遺一無所受蜀中久雨百姓饑疫命羣臣極言得失壯上封事曰陛下起兵之初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大功克集而論者未諭權宜稱制今淫雨百日饑疫並臻天其或者將以監示陛下故也愚謂宜遵前盟推奉建康彼必不愛高爵重位以報大功雖降階一等而子孫無窮永保福祚不亦休哉壽省書內慚祕而不宣晉成帝咸康六年石虎遺壽書欲連兵入寇中分江南壽大喜集士卒爲舟師大閱於成都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若與晉通胡豺狼也既滅晉不得不

北面事之若與爭天下則強弱不敵危亡之勢也羣臣亦皆叩頭泣諫乃止壯以爲人之行莫大於忠孝旣報父叔之仇又欲使壽事晉壽不從乃詐稱耳聾辭歸以文籍自娛終身不復至成都

西秦

乞伏國仁 隴西鮮卑人世爲隴西君長晉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單于築勇士城而都之秦封爲苑川王建元建義在位四年卒弟乾歸立

乾歸 國仁之弟號河南王遷都金城秦封爲金城王改元太初又改更始在位二十四年爲乞伏公府所弒子熾磐立

熾磐 乾歸之子遷都枹罕改元永康又改建弘在位七年卒子慕末立

慕末 熾磐之子改元永弘在位三年爲赫連定所殺自國仁至慕末凡四主共四十七年

附　西秦主乞伏乾歸

乾歸雄武英毅沈雅有度量更始元年以焦遺爲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謂熾盤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才也汝事之當如事吾熾磐拜遺於牀下遺子華至孝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下嫁蓬茅之士臣懼其闕於中饋也乾歸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彊卿乃以爲尚書郎

後涼

呂光 字世明畧陽氐人世爲酋豪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生於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爲名晉孝武太元十年自稱涼州牧治姑臧十一年建元大安十四年稱三河王改元麟嘉二十一年稱天王改元龍在位十年卒

紹 光之子既嗣位庶兄纂弒而代之

纂 光之子改元咸寧在位三年呂超弒之立其兄隆

隆 光弟寶之子改元神鼎降於後秦國除自光至隆凡四主共十八年

南涼

禿髮烏孤 河西鮮卑人其先與後魏同出在母孕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氏焉烏孤爲後涼河西都統安帝隆安元年稱西平王治樂都建元太初二年稱武威王在位三年卒弟利鹿孤立

利鹿孤 烏孤之弟改元建和徙治西平在位三年卒弟傉檀立

傉檀 利鹿孤之弟入姑臧稱涼王改元弘昌又改嘉平在位十三年安帝義熙十年西秦滅之凡三主共十九年

附　南涼主秃髮傉檀

傉檀少機警有才畧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傉檀明識幹藝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傉檀利鹿孤即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嘉平元年秦王姚興以傉檀內外多難遣其尚書郎韋宗往覘之傉檀與宗論當世大畧縱横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興曰涼州雖敝傉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

名臣陰利鹿

西秦王熾磐襲樂都將士皆逃散西秦以傉檀歸惟陰利鹿隨之傉檀謂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對曰臣老母在家非不思歸然委質爲臣忠孝之道難以兩全臣不才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敢離左右乎

尉賢政

樂都之潰也諸城皆降於熾磐獨尉賢政固守浩亹不下熾磐使人謂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獨守一城將何爲也對曰受涼王厚恩爲國屏藩雖知樂都已潰妻子爲禽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何

足動心若貪一時之利忘委任之重者大王亦安用之熾磐乃遣涼太子虎臺以手書喻之賢政曰汝爲儲嗣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忘君墮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效汝乎既而聞傉檀至左南乃降

北涼

段業 京兆人呂光以爲建康太守晉安帝隆安元年沮渠蒙遜推業爲涼州牧建康公建元神璽稱涼王改元天璽隆安五年蒙遜弒之而自立

沮渠蒙遜 臨松盧水胡人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既篡位改元永安治姑臧改元玄始又改義和在位三十三年卒子牧犍立

牧犍 蒙遜之子改元永和在位十年爲魏所禽凡三主共四十三年

西涼

李暠 字玄盛隴西人晉安帝隆安四年衆推爲敦煌太守自稱西涼公年號庚子徙酒泉安帝義熙元年改元建初十三年卒子歆立

歆 暠之子改元嘉興宋武帝永初元年與北涼戰敗死弟恂立

恂 歆之弟初爲敦煌太守至是稱刺史改元永建宋武帝永初二年衆降北涼涼殺恂凡三主共二十三年

附　西涼公李暠

少而好學通涉經史善文義性沈敏寬和美器度建初元年誅徙都酒泉手令戒諸子曰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克己纂脩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與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眞僞遠佞必近忠正蠲刑獄忍煩撓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按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愼勿輕加聲色賞勿漏疏罰勿容親禁禦左右無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示己明廣加咨詢無自專用從善

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僚佐邑宿盡禮承敬燕饗餼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墻而立不成人也吾臨涖五年雖未能休衆息民至於匿瑕含垢朝爲寇讐夕委心膂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爲有餘庶亦無愧於前人也

北燕

馮跋 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其先畢萬之後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爲氏仕後燕弒其主慕容自立熙寶子高雲晉安帝義熙五年雲遇弒跋自立爲天王都龍城建元太平在位二十三年卒其弟宏殺其

太子翼

而自立

宏 跋之弟跋元太興宋文帝元嘉十三年魏太武帝伐宏之宏奔高麗三年爲高麗所殺凡二世共二十有九年

DS
734
.C6
v.12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

北魏紀

其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曰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號其後世爲君長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拓后爲跋故以爲氏道武帝即代王位建元登國國號魏都雲中盛樂孝文帝遷洛陽至孝武西奔都長安爲西魏孝靖都鄴爲東魏共十六主得年一百九十五

太祖道武帝

名珪昭成帝什翼犍之孫獻明帝之子在位二十四年有登國皇始天興天賜四號清河王紹弒之

太宗明元帝

名嗣太祖子在位十五年有永興神瑞泰常三號

世祖太武帝

名燾太宗子在位二十八年有始光神䴥延和太延太平真君五號爲中常侍宗愛所弒

高宗文成帝 名濬世祖孫景穆太子晃之子在位十四年有興安興光太安和平四號

顯祖獻文帝 名弘高宗子在位六年有天安皇興二號傳位太子爲太上皇爲太后馮氏所弒

高祖孝文帝 名宏顯祖子在位二十九年有延興承明太和三號改姓元氏都洛陽

世宗宣武帝 名恪高祖子在位十六年有景明正始永平延昌四號

肅宗孝明帝 名羽世宗子在位十二年有熙平神龜正光孝昌武泰五號爲胡太后所弒

敬宗孝莊帝 名子攸彭城王勰之子肅宗無子迎立之在位三年號永安尒朱兆還帝於晉陽尋弒之而立長廣王曄號建明尋廢之而立節閔後爲魏主脩所弒

節閔帝 名恭廣陵惠王羽之子在位二年號普泰高歡廢之尋爲魏主脩所弒

後廢帝 名朗章武王融之子普泰元年高歡奉之以王號令即位於信都號中興凡二年遜位於孝武孝武復弒之

孝武帝 名脩廣平王懷之子高歡立之在位三年有[illegible]昌永熙二號出奔長安是爲西魏宇文泰進毒弑之

文皇帝 名寶炬孝文孫京兆王愉之子宇文泰等立之在位十七年號大統

廢帝 名欽文帝長子在位三年未建號爲宇文泰所廢尋弑之

恭皇帝 名廓文帝第四子在位三年仍姓拓跋遜位於周

東魏孝靜帝 名善見淸河王亶之子孝武奔長安高歡等議推帝以奉明帝之後即位於洛陽遷於鄴在位十七年有天平元象興和武定四號遜位於齊高洋封爲中山王尋弑之

北魏名臣目錄

浯村朱桓拙存編輯

羅結

崔宏 字元伯清河東武城人官吏部尚書進爵爲公謚文貞

長孫嵩 字 代人官太尉柱國大將軍謚曰宣

古弼

李光 字容仁中山盧奴人仕至安東將軍壽春侯謚曰文

于什門 字 代人爲謁者使燕不屈被留二十四年送歸太武下詔褒美比之蘇武進爵上大夫

酈範 字世則范陽涿鹿人官尚書右丞青州刺史謚曰穆子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

陸俟

源賀

高允

崔孝芬

高閭字閻士漁陽雍奴人少好學傅綜經史下筆成章官金紫光祿大夫謚文貞與允稱二高

王慧龍

薛聰字延智汾陰人官御史中 閣將軍齊州刺史謚簡懿

李崇

韓麒麟子顯宗

李彪

甄琛字思伯中山無極人官司徒謚孝穆

楊播

楊椿

楊津

王肅字恭懿瑯邪臨沂人官殿騎常侍揚州刺史諡宣簡

邢巒字洪賓河間鄚人官殿中尚書撫軍將軍諡文定

彭城王勰

崔光字長仁本名孝文賜今名官至太保諡文宣

高祐

附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

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卽代王位設宮分職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世祖太武帝燾

帝壯健鷙勇臨城對陳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性儉率服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峻京城脩宮室曰此易所謂設險守國蕭何所

謂天子以四海爲家不壯麗無以重威者也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工之事朕所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爲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賞賜皆死事勛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命將出師指授節度違者多致負敗明於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惟其才用所長不論本末聽察精敏下無遁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雖所甚愛之人終無寬假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

高宗文成帝濬

性聰達過人有告冀州刺史源賀謀反者帝曰賀竭誠事國朕爲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謂左右曰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愼哉定州刺史許宗之求取不節以州民馬超謗巳毆殺之恐其家人告狀上超誣訕朝政帝曰此必妄也朕爲天下主何惡於超而有此言必宗之懼罪誣超案驗果然遂斬之

顯祖獻文帝宏

帝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常有遺世之心皇興四年傳位太子改元延興稱太上皇徙居北苑崇光宮采椽土階國大事乃以聞詔曰下民兇戾不

頗親戚一人爲惡殃及闔門朕爲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於是始罷門房之誅太上勤於爲治賞罰嚴明愼擇牧守進廉退貪諸曹疑事舊多奏決又口傳詔勅或致矯擅至是命事無大小皆據律正名不得爲疑奏合則制可違則彈詰盡用墨詔由是事皆精審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鞫或囚繫積年群臣頗以爲言太上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幽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爲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矜恕爾由是囚繫雖滯而所刑多得其宜又以赦令長姦故自延興以後不復有赦

高祖孝文帝宏

幼有至性年四歲獻文患癰帝親吮之五歲受禪悲泣不自勝獻文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太和九年詔曰圖讖之興出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今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嚴禁諸巫覡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十一年詔罷諸部無益之作出宮人不執機杼者又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民欲造者任之是時國久無事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鈴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纊非供國用者以其大半班賚有司下至工商

高祖孝文帝宏

皁隸逮於六鎮邊戍畿內鰥寡貧癃有差又出宮人以賜北鎮人貧無妻者十二年詔犯死刑而親老無他子旁親者以聞十四年九月太后馮氏殂帝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中部曹楊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爲之進一粥於是王公表請時定兆域既葬公除詔曰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王公固請乃葬永固陵太尉丕等進曰臣等老朽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願抑至情奉行舊典帝曰祖宗精專武略未脩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

世不同乃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受服之變皆奪情以漸今旬日之間言及卽吉得無傷於禮乎對曰踰月而葬葬而卽吉此金冊遺旨也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義不洽故身襲衮冕行卽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理俱失豈不深可恨耶閭曰杜預論古天子無行三年之喪者以爲漢文之制闇與古合是以臣等敢有請耳帝曰金冊之旨羣公之請所以然者慮廢政事故耳朕今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惟欲衰麻

高祖孝文帝宏

廢吉禮朔望盡哀誠如預之論葢亦誣矣秘書丞李彪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及后之喪葬不淹旬尋已從吉然漢章帝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願陛下察之帝曰朕所以眷戀衰絰不從所議者豈徒苟免嗤嫌而已哉實情不能忍耳羣臣又言春秋烝嘗事難廢闕帝曰先朝恒以有司行事朕蒙慈訓始親致祭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薦饗恐乖冥旨且平時公卿每稱四海晏安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今乃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何耶彪曰今雖治安然江南未賓朔北不臣臣等猶尚不虞之累耳帝曰魯公帶

絰從戎晉侯墨衰敗敵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
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以晏安之辰預念軍旅之事以
廢喪紀哉古人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
許朕衰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
所擇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
服太尉丕曰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禳
惡於北具行吉禮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
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況居喪乎朕在不
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
胸悲絕遂乃號慟而入羣臣亦哭而出初太后忌帝英

敏恐不利於已盛寒閉之絕食三日欲廢之而立咸陽王禧東陽王丕僕射穆泰尚書李沖固諫乃止帝初無憾意惟深德丕等又有宦者譖帝於太后太后杖之數十帝默然受之及太后殂亦不復追問十五年三月謁永固陵踰月設薦於太和廟始進蔬食追感哀哭終日不飯十六年九月以太后再期哭於永固陵左終日不輟聲凡二日不食十七年帝親錄囚徒謂司空穆亮曰自今朝廷政事日中以前卿等自先論議日中以後朕與卿等共決之十九年遊華林園觀故景陽山有請復脩之者帝曰魏明帝巳失之於前朕豈可襲之於後乎

帝好讀書手不釋卷又善屬文詔策皆自爲之好賢樂善情如飢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制禮作樂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治書侍御史薛聰彈劾不避彊禦帝或欲寬貸聰輒爭之帝曰朕見聰不能不憚況諸人乎自是貴戚斂手遷直閤將軍帝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爲寄每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又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歎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進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得人有賞

不言有罪二十年改姓元氏詔羣臣聽終三年喪秋七月帝以久旱三日不食羣臣曰今四郊雨已霑足惟京城微少庶民未乏一餐而陛下撤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帝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寬勉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爲當以身爲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二十二年省宮掖費用以給軍賞帝友愛諸弟始終無間嘗從容謂咸陽王禧等曰我後子孫邂逅不肖汝等觀望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之勿爲他人有也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夕不

脩常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於物能是二者則
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用法嚴於大臣無所容貸
然人有小過常多闊畧郊廟之祭未嘗不親其禮每出
巡遊有司奏脩道路輒曰粗脩橋梁通車馬而已勿去
草剗令平也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士卒無得踐傷
粟稻或伐民樹皆留絹償之宮室非不得已不脩衣冠
浣濯而服之鞍勒鐵木而已幼多力善射及年十五遂
不復畋獵常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福
在己無能制之者若史册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耶

在已無能剸文者告安世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耶
不復毀滅常謂史官曰此事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福
宗擢而服之議勒鐵木而已勢多力善射及年十五遂
粟稍或依民樹皆留維價之宮室非不得已不修太冠
草剗令平也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士卒無得踐傷
巡遊有司奏脩道路輒曰相脩橋梁通車馬而已勿去
祭人有小過常多闊略祈廟之祭未嘗不親其禮亦出
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宗用法嚴於大臣無所容貸
嘗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於物能是二者則

節錄名臣言行錄　　浯村朱桓拙存編輯

北魏君德附

羅結　古弼　陸俟　源賀　高允

崔孝芬　王慧龍　李崇　韓麒麟子顯宗

李彪　楊播　楊椿　楊津　彭城王

高祐

羅結字　代人

其先世領部落爲魏附臣劉顯之逆結從道武幸賀蘭部賜爵屈蛇侯大武初累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慤甚信待之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因除長秋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甯東川爲私第別業並爲築城郎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馳驛詢問焉年一百二十卒謚曰貞

古弼字　代人

少忠謹善騎射太武時爲侍中賜爵建興公鎮長安甚有威名宋將裴方明尅仇池立楊元庶子保熾於是假

弼節督隴右諸軍討仇池平之未幾諸氏復推楊文德爲主圍仇池弼攻解其圍文德退走時東道將皮豹子聞仇池圍解議欲還軍弼使謂曰宋人恥敗必將復來軍還之後再舉爲難不若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百勝之策也豹子乃止太武聞之曰弼言長策也制有南秦弼謀多矣太子晃總攝百揆徵爲東宮四輔遷尚書令參政事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事上谷人上書言苑囿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大半以賜貧民弼欲陳奏遇帝與給事中劉樹碁志不聽事待坐良久不獲申聞起捽樹頭毆

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帝失容曰朕之過也弼具以狀聞帝皆可其奏弼曰爲臣逞志於君前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帝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蹙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爲之勿顧慮也帝校獵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弼悉以弱馬給之上大怒欲還臺斬之官屬惶怖恐幷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於遊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北狄孔熾南虜方强狡焉窺伺是吾憂也吾爲國遠慮雖死何傷明主可以理干吾自爲之非諸

君之憂也帝聞而嘆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他日上田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既而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表曰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雁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謂左右曰果如朕卜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弼頭鋭故帝以筆目之太武崩文成即位坐議事不合旨免官其後家人告巫蠱伏法人皆冤之

陸俟字　代人

少聰慧位給事中典選部蘭臺事當官無所撓拜冀州

刺史治爲天下第一遷懷荒鎭大將未期歲高車諸莫弗訟侯嚴急無恩復請前鎭將郎孤帝徵侯還以孤代之侯既至言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上怒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上大驚立召侯問之對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爲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鎭悅其稱譽益收名聲專用寛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期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上曰卿身雖短思慮何長也卽日以爲散騎常侍仍

遷長安鎮大將太平眞君七年與高涼王那擊蓋吳於杏城獲其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侯獨不許曰長安險固風俗豪忮今不斬吳變未已也吳一身藏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然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禽之必矣諸將不可侯曰此罪我爲諸君任之遂與刻期而遣之及期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彼伺之未得其便爾必不負也後數日果以吳首來餘黨悉平以爲內都大官安定盧水胡劉超復反上以侯威恩著於關中復遣鎮長安侯單馬之鎮申以威信示以成敗超無降意侯乃亂帳下往見之超

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俟機當以醉爲限既飲侯佯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徵爲外都大官文成踐阼以子麗有定策勳進爵東平王卒謚曰成

源賀字　　西平樂都人

賀偉容貌善風儀南涼河西王禿髮傉檀之子也傉檀爲乞伏熾磐所滅賀奔魏太武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謂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爲源氏賜名賀從擊叛胡白龍又討吐京胡皆先登陷陣又從平涼州又從

征蠕蠕討蓋吴諸賊從駕臨江爲前鋒大將爲人雄果每遇强寇輙自奮擊善撫士卒有料敵制勝之謀以功拜西平公殺中尚書宗愛弑君賀部勒禁兵静遏外内與尚書陸麗決議定策翼戴文成以功進爵西平王及班賜百僚勅賀任意取之辭曰江南未賓漠北不款府庫不宜致匱固與之惟取戎馬一匹時斷獄多濫賀上書曰案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絶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爲劫賊立誅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隔關津皆不坐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絶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十三以下家人首

惡計所不及臣愚以爲可原其命沒入官帝納之出爲冀州刺史畋封隴西王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命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勍寇遊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埸猶須防戍臣愚以爲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悞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生成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帝嘉納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徙邊久之帝謂羣臣曰昔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徙充北藩諸戍自爾至今一歲所活殊爲不少濟命之理既

夆邊戍之兵有益荷人人如賀朕復何憂哉賀臨州鞫獄以情徭役簡省清約寬裕甚得人心時武邑郡姦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文成曰賀保無此乃精加訊檢華果引誣乃遣使慰勞之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慎哉後徵拜太尉從駕討蠕蠕破之及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賀正色固執不可即詔持節奉璽綬以授孝文及疾篤遺令諸子曰吾頃以老患辭事天慈降恩爵逮於汝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妒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遏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觀必真耳屬必正忠勤以事君清約

以臨已及薨贈侍中謚曰宣

高允字伯恭渤海蓨人

少孤夙成有局度清河崔玄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器年十餘歲推財與二弟而為沙門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公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居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神䴥四年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太延五年魏主命崔浩監秘書事綜理史職以允參典著作浩集諸歷家考較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示

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昬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也三星何得背日而行此乃歷術之淺事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天文欲爲變者何所不可耶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歷初不推步論說惟東宫少傅游雅知之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懼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

魏主問允萬幾何者爲先允曰臣少賤惟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時魏多禁封良田故允及之魏主乃命悉除其禁以賦百姓魏主使崔浩高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浩嘗注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頒浩所注令天下習業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所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

路乞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爲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初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謀於允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崔鑑謂曰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謂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遂不以實對魏主殺之魏主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愼密且微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爲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

述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曏問皆云浩所爲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匄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召浩臨詰浩惶惑不能對允卽事申明皆有條理魏主命允爲詔誅浩及僚屬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帝頻使催切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魏主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爲之拜請魏主意解

乃曰無斯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六月詔誅浩夷其族餘皆誅其身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爲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愼其舉措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不爲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此太平真君十二年也太子

晃監國頗信任左右營園田收其利諫曰日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酤販市鄽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遏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虢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漢靈帝私立府藏皆有顛覆之禍前監若此甚可畏也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東宮儁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邪佞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如此休聲日至謗議

可除矣不聽太子卒皇孫濬即位允預其謀司徒陸麗等皆受賞而不及允允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如此太安四年魏起太華殿允諫曰太祖始起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朝會晏息臨望之所皆已悉備縱有脩廣亦宜馴致不可倉卒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饑況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魏主納之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人極論或自朝至莫或連日不出語或痛切魏主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爲激訐者魏主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

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耶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高允者乃眞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魏主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惟伺朕喜悅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國家數十年爲益不少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時魏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自給司徒陸麗

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魏主即日至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魏主嘆息賜以帛粟拜其子悅爲郡守允固辭不許帝重允常呼爲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爲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乃知古人爲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吶吶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不以爲然及司徒得罪詔指臨責聲嘶股栗殆不能言高允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爲之動容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用事威振四

海王公以下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天安元年議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博士取博聞經典履行忠清堪為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與博士同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脩謹堪束脩名教者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允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帝不豫定議傳位孝文進爵咸陽公授懷州刺史問民疾苦勸人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游不以斷決為事太和二年以老乞還鄉不許遂以疾告歸其

年復以安車徵至平城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固辭不許詔乘車入殿朝賀不拜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帝覽而悅之常置左右三年詔議定律令允據律評刑內外稱平以爲獄者人命所係常嘆曰皐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允雖篤老志識不衰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備几杖問以政治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遇太后魏主甚重之允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

覽書晝夜不去手誨人以善恂恂不倦篤念親故無所遺棄獻文帝平青齊徙其望族於代其人多允婚媾流離饑寒允傾家賑施咸得其所又隨其才行薦之於朝議者多以初附間之允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至是卒年九十八贈司空謚曰文所制詩賦誄頌箴論表讚誅左氏釋公羊釋毛詩拾遺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有集行於世

崔孝芬 字恭梓博陵安平人

父挺字雙根幼孤居喪盡禮少敦學五代同居後頻年饑家始分析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

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歷官三十餘年家貧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欲諸子恭敬廉讓因以孝爲字及卒親故多有贈賵諸子推挺素志一無所受有子六人長孝芬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累官殿中尚書加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善談論愛好後進終日忻然商確古今聽者忘倦兄弟孝弟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絕肉蔬食容貌毀瘠見者傷之孝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

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咨覩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以上皆入李氏之庫四時分賚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孝芬有子八人猷仕周拜御史中正大夫猷子仲方仕周爲司正大夫

王慧龍字　太原晉陽人

祖愉晉尚書僕射慧龍幼聰慧愉以爲諸存各龍故名焉宋武微時愉不爲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誰之龍年十四逃匿奔姚泓泓滅歸魏太武時宋將王元謨寇滑臺設奇兵大破之授龍驤將軍長社侯拜榮陽太守在郡

十年農戰并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縱反間於魏云將引宋入寇太武聞之賜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不足介懷宋復遣刺客呂元伯刺之元伯詐爲降人求屏人語慧龍疑之使探其懷得尺刀元伯叩頭請死公曰各爲其主耳左右諫曰不殺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爲扞蔽又何憂乎及卒謚曰穆元伯守其墓終身不去

李崇字繼長 頓邱力

孝文初爲荆州刺史鎮二各敕發素陝二州兵送之崇

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徙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刦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由是盜無不獲其後諸州皆效之延昌初都督江西諸軍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

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乃以兒還泰奉伯款引詐狀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為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有女巫以鬼說證之慶賓又誣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

詰問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
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城內君脫矜愍爲往告報見申
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
晚故相造申此意君欲見雇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
可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報崇攝
慶賓問之伏辜乃釋蓋等之誣數日思安亦爲人縛送
崇召女巫鞭笞一百其斷獄精審皆此類也壽陽久雨
大水入城廬舍皆沒崇爲揚州刺史勒兵泊於城上城
不沒者二板將士勸崇棄城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係
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吾豈以愛身而取愧於王

尊哉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淹治中裴絢叛降於梁崇遣從弟神等討之絢敗走執之曰吾何面見李公乃投水死崇表以水災求解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畧得士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臥虎梁主屢設反間以疑之而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胡太后作永寧寺於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崇表諫曰高祖遷都垂三十年明堂未修太學荒廢城闕府寺頗亦頹壞非所以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宜罷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分石窟

鐫琢之勞因農之隙脩此數條使國容嚴顯禮化與待不亦休哉太后不能用明帝孝昌元年薨贈侍中司徒謚曰武康

韓顯宗 字茂親昌黎棘城人父麒麟

孝文太和十一年春夏大旱代地尤甚牛疫民死齊州刺史韓麒麟表陳時務曰京師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日三分居二豐稔積年矜夸成俗富貴之家童妾袨服工商之族僕隸玉食而農夫闕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後奬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勸課農桑嚴加當

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畧無入倉雖於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帛增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上納其言十八年顯宗為中書侍郎上書曰竊聞輿駕今歲不巡三齊當幸中山蠶麥方急何以堪命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宜加裁損北都富室競以第舍相尚宜加遷徙為之制度端廣衢路通利溝渠陛下還洛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闈闥

之內猶施警蹕況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至於日昃
而食夜分而寢又非所以嗇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此
願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上納之又言州郡貢察
徒有秀孝之名而無其實朝廷但簡其門望不復彈坐
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何假冒秀孝之名哉夫門望者
乃其父祖之遺烈何益於時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
其才雖屠釣奴虜聖主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
之胄墜於皁隷矣議者或云世無奇才不若取以門望
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召遂廢宰相乎但當較其寸
長銖重者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

當不在於重輕內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酷爲無私遂相敎屬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又昔周居洛邑猶存宗周漢遷東都京兆置尹春秋之義邑有宗廟曰都況代京陵廟所託王業所基而可同之郡國乎謂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也太祖創基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工伎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淆今聞洛邑居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則是衣

冠皁隷不曰同處矣借使一里之内或習歌舞或讀詩書縱羣兒隨其所之則必不棄歌舞而從詩書矣故使工伎之家習士人儀禮百年難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況今遷徙之初皆是公地分別工伎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美又南人昔有淮北僑置郡縣仍而不改名實難辨宜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可有所私比來頒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魏主善之太和二十一年車駕南征以爲右軍府長史統軍次

赭陽齊胡松高法援來擊軍營顯宗拒戰斬法援首至新野帝曰何不作露布也對曰臣頃見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禽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帝曰加卿此勳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二十三年卒景明初追赭陽勳賜爵章武男

李彪 字道固頓丘衛國人

少孤貧有大志好學不倦舉秀才爲中書教學博士遷秘書丞太和十二年上訪羣臣以安民之術彪上封事

曰豪貴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爲等制又國之興亡在冢嗣之善惡冢嗣善惡在教諭之得失高宗嘗謂羣臣曰朕始學幼沖情未能專既臨萬幾不遑温習今日思之豈惟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謝此近事之可鑒者也謂宜準古立師傅之官以訓導太子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又損國體曷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爲害矣又宜於江表七州人中擢其

門才引令赴闕隨能序之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又父子兄弟異體同氣罪不相及乃君上厚恩至於憂懼相連固自然之恒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色宴安自若衣冠不變骨肉之恩豈當然也臣以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不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澆薄使人知恥又朝臣遭喪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祀陪燕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凡遭父母大父母喪若非有軍旅之警皆宜聽其終服若無其人職業有曠

則優詔慰諭起令視事國之吉慶無所預焉上皆從之由是公私豐贍雖有水旱而民不困太和十五年遣彪聘於齊齊爲置燕設樂彪辭曰主上孝思罔極興墜正失朝臣雖除衰經猶以素服從事是以使臣不敢承奏樂之賜從之彪凡六奉使齊主甚重之將還親送至瑯琊城命羣臣賦詩以寵之及爲御史中尉號爲嚴酷帝恕之除名而已後命在祕書省以白衣脩史在祕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尋詔兼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固請不行卒於洛陽贈汾州刺史謚曰剛憲

楊播字元休孝文賜改延慶弘農華陰人

曾祖珍位上谷太守祖眞河內淸河二郡太守父懿安南將軍洛州刺史封宏農公謚曰簡播少脩飭奉母盡禮擢爲中散遷衛尉少卿擊蠕蠕大致克獲遷武衛將軍及車駕南討屢破賊後從駕破崔慧景蕭衍於彭城累官太府卿華州刺史謚曰壯

楊椿字仲考改延壽播之弟

性寬謹爲內給事與兄播並侍禁闈後爲中部法曹折訟公正累官司徒進位太保加侍中莊帝時頻請歸老辭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手流涕椿欲拜帝親執不聽

百僚餞於城西觀者莫不稱嘆誡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卽爲上客自爾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絕祿賜旣多於姻親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賓僚必以酒肉飲食故六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布衣韋帶常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者愼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以上用爲富也不聽與人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漸華好是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也吾兄弟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饑相待

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為虛假聞汝等兄弟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為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將為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於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誡曰今忝二聖近臣居母子間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嗔責勿輕言十

餘年中未嘗言一人罪過時大被嗔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語正恐不審仰誤聖聽以是終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間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在淸徽堂豫宴高祖謂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和朕母子者惟楊播兄弟遂舉爵賜兄及我酒汝等萬一蒙明主知遇宜深愼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爲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爲司空者正由忠謹愼口不嘗論人之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故至此耳

楊椿　楊津

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吾家仕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守三十二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吾今年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為一門法耳非是求名汝等能記吾言吾百年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為尒朱世隆所害時人莫不痛之

楊津字延祚賜攺羅漢

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遷符璽郎中
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至宗族姻表罕相參候司徒
馮誕與津少結交津見其貴寵每恒退避及相招命多
辭疾不往誕以爲恨人問之津曰爲勢家所厚復何容
易但全吾今日亦足矣遷驍騎將軍出爲岐州刺史津
巨細躬親孜孜不倦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僚佐有濁貨
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
有犯法者丏憂去職起華州刺史先是受調絹度尺特
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
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其所輸少劣者爲受之但

無酒以示其恥於是競相勸厲官調更勝孝昌中北鎮擾亂侵逼舊京乃加安北將軍北道大都督始受命據靈邱而賊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乘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禦敵移軍入城賊至開門出戰賊退人心少安詔除定州刺史津與賊帥元洪業等書諭之洪業感悟復書云賊欲圍城正爲取北人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未忍便殺但收內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自受攻圍經歷三稔朝廷不

能拯津長史李裔引賊入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脫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與裔相見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裔甚慚典守者以告洛周弗之責及葛榮併洛周復爲榮所拘榮破始得還洛永安二年兼吏部尚書元顥內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爲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宿殿中掃灑宮掖遣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也津迎於北芒流涕謝罪帝深嘉慰之以爲司空加侍中又以本官兼尚書令北道都督并州刺史委以討胡經略馳至鄴遇尒朱兆等已克洛欲東

轉更爲方畧而尒朱仲遠已陷東郡所圖不果遂還京師普泰元年遇害於洛太昌初贈大將軍太傅謚曰孝穆播家世純孝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寢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肆州椿在京

宅每有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涕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惟有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尒朱世隆等將害椿家誣其爲逆奏請收之節閔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乃下詔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東西兩處無少長皆遇禍籍没其家節閔惋悵久之論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内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爲世師範漢之晤紀門法所不過焉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門積善之

慶蓋有憑也及逆胡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何報之反哉

彭城王勰　字彥和孝文之弟

少岐嶷敏而耽學姿性不羣太和中封王加侍中生而母潘氏卒其年獻文崩及有所知啓求追服太后不許乃毀容憔悴心喪三年不參吉慶孝文大奇之長直禁內參決軍國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太和二十二年從帝北伐高車會帝得疾甚篤勰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遠近肅然及密為壇於汝水之濱告天地及顯祖乞以身代帝疾有間幸鄴以勰為司徒二十三年齊師入寇

帝復親討之時帝久疾勰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側飲食必先嘗而後進蓬首垢面衣不解帶帝以勰都督中外諸軍事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願更請一王使總軍要臣得專心醫藥帝曰吾疾如此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非汝而誰帝疾甚謂勰曰吾病必不起霍子孟諸葛孔明以異姓猶受顧託況汝親賢可不勉之勰泣曰臣以至親久參機要寵靈輝赫海內莫及今復任以元宰總握機政震主之聲取罪必矣陛下愛臣更爲未盡始終之美帝思久之詔太子 曰汝叔父勰清規懋德松竹爲心吾百年後其聽勰辭蟬 冕遂其沖挹之性

帝崩祕不發喪從御臥輿勰出入神色無異遣使奉詔徵太子太子至魯陽乃發哀成服宣武即位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密防之勰推誠盡禮卒無間隙咸陽王禧至謂勰曰汝此行不惟勤勞亦實危險勰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帝欲以勰為相勰屢陳遺旨請遂素懷帝對之悲慟勰懇請不已乃以為定州刺史猶固辭不許乃之官景明元年以勰為司徒錄尚書事勰雅好恬素不樂勢利固辭不免常悽然歎息好文史小心謹慎未嘗有過閒居獨處亦無惰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門無私謁北海王詳譖之乃

聽歸第四年以勰為太師勰固辭帝賜詔敦諭又為家人書祈請懇至勰不得已受命正始元年高肇說帝使羽林虎賁守諸王第殆同幽禁勰切諫不聽勰志尚高邁避事家居出無山水之適處無知己之遊獨對妻子常鬱鬱不樂高后之立勰固諫不聽高肇怨之數譖勰於帝京兆王愉反遂誣勰與通帝信之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入宴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寢息使武士齎毒酒飲之勰大言曰寃哉皇天忠而見殺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尸歸第云王因醉而薨諡曰武宣朝士喪氣行道皆流涕

高祐字

太和十一年祐爲祕書令帝問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又言今之選舉不采政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才也若停薄藝棄年勞惟才是舉則官方穆矣又勳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上善之祐出鎭滑臺命縣立講學黨立小學

附巾幗名臣

房愛親妻崔氏　姚氏婦楊氏

任城國大妃孟氏　苟金龍妻劉氏

房愛親妻崔氏

崔氏清河人崔元孫女也性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子景伯景光九經義學行脩明並當世名士景伯爲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邱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爲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爲之溫凊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慚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

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勵物如此竟以壽終

姚氏婦楊氏

楊氏者閹人符承祖姨也家貧承祖爲文明太后所寵貴姻親皆求利潤惟楊獨否常謂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强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承祖每見其寒悴遣人乘車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强舉於車上乃大哭言爾欲殺

我也由是苻家內外皆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其一姨伏法姚氏婦以衣裳敝陋特免其罪

任城國太妃孟氏

太妃鉅鹿人尚書任城王澄之母澄爲揚州刺史日率衆出討梁將軍姜慶真乘王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太妃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不避矢石城賴以全

苟金龍妻劉氏

劉氏平原人廷尉少卿劉叔宗之姊也熙平元年金龍

爲梓潼太守領關城戍主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劉氏帥厲城民乘城拒戰百有餘日戍副高景謀叛劉斬之與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城外爲梁兵所據城中絕水會天大雨劉命出公私布絹衣服懸之絞取水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梁兵退魏封其子爲平昌縣子

節錄奏議書疏

邢巒請崇儉禁無益疏 正始元年

魏大旱巒奏曰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爲帳扆銅鐵爲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逮景明初貢篚相繼商估交入金玉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苟非爲之分限但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帝納其言

甄琛請罷鹽池之禁疏 正始三年

疏曰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蓋取之以

時不使戕賊而已雖置有司實爲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人父母而吝其醯醢富有羣生而榷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朝臣皆以爲宜如舊式帝卒從琛議

北齊紀

姓高氏勃海蓨人世居北邊遂同鮮卑之俗高歡於魏永熙時創霸天保中追贈太祖神武皇帝高洋登極之贈世宗文襄皇帝

東魏武定八年齊主洋受禪共六主得年三十滅於周

顯祖文宣帝 名洋字子進神武第二子在位十年年號天保

廢帝殷 文宣子在位八月號乾明太后廢為濟南王

肅宗孝昭帝 名演神武第六子在位二年號皇建

世祖武成帝 名湛神武第九子在位五年有太寧河清二號

後主 名緯世祖子在位十三年有天統武平隆化三號

幼主 名恒後主子在位一年號承光滅於周

北齊名臣目錄

浯村朱桓拙存編輯

蘇瓊
楊愔
王晞
任城王湝字
斛律光字

節錄名臣言行錄

潛村朱桓拙存編輯

北齊

蘇瓊　楊愔　王晞

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

性清慎文襄引為刑獄參軍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瓊至姦盜止息或外境姦匪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境內畜牧不收云但存府君處鄰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平原郡有妖賊構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鄰郡於此伏其德績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郡中致仕太守獻新瓜一隻留置廳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瓜欲貢新果至門間知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

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何如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中禮繼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吏長恒無十杖稽失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起爲廷尉正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曰若欲立

功名當更思餘理仍　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
雪者寃枉不放反逆昻大慙京師爲之語曰斷決無疑
蘇珍之皂建中賜爵安定縣男

楊愔字遵彥弘農華陰人播之子

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
及長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以家禍
潛竄累載神武至信都投刺引見贊揚興運陳訴家禍
言詞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爲之改容卽署行臺郎中轉
行臺右丞於時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愔
出遭羅家難當以喪禮自居所食惟鹽米而已哀毀骨

立神武闕之常相開尉韓陵之戰愔每陣先登朋僚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追榮之盛古今未有是日隆冬甚寒風雪嚴厚愔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久之拜驃騎大將軍封開封王文宣之崩悲不自勝太子殷立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乾明元年二月爲孝昭帝所誅天統末追贈司空愔丞著聲譽風表鑒裁爲朝野所稱家門遇禍惟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溫顏咸出仁厚重公義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並待舉火頻遭迍厄冒履艱危一飧之

惠酬答必重性命之讐捨而不問

王晞字　　人

晞常山王演之友也演素為帝所憚嘗密撰事條將諫
晞以為不可演不從因間極諫帝大怒疑假辭於晞欲
殺之演於衆中杖晞二十帝聞之得不死髡鞭配甲坊
居三年演又因諫爭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日夜涕
泣帝數往問演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
晞晞流涕曰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獨
不念太后乎演強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及演纂尚書事
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辭晞諫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

自古以為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久之演使撰諫草睎條十餘事以呈曰今朝廷所恃惟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輕一朝之命一旦禍至奈家業何演欷歔不自勝郎焚之帝崩太子殷立睎謂演曰先帝時東宮委一胡人傅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幾殿下宜朝夕先後親承意旨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耶借令得遂沖退家祚亦何得長演默然久之曰何以處我睎曰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辟惟殿下慮之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耶楊愔等以演地位親逼忌之欲勸帝審除演遂殺愔自為大丞相如晉陽謂

晞曰何以處我對曰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関天時非復人理所及太后廢帝爲濟南王演即位於晉陽是爲孝昭帝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應死否對曰應死但恨不得其地耳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行戮之所也上改容謝之欲以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勸之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思之爛熟耳

周紀

姓宇文代郡武川人其先得皇帝璽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並以爲氏魏大統元年宇文泰創霸世子覺封周公受魏禪尊泰爲太祖文皇帝共五主得年二十六大象三年禪於隋

孝閔帝 名覺字陀羅尼文帝第三子在位一年號 爲宇文護所弑

世宗明皇帝 名毓文帝長子在位四年前二年政總於護後二年號武成

高祖武帝 名邕文帝第四子在位十七年有保定天和建德三號

宣帝 名贇武帝長子在位一年號宣政又號大成傳位於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所居曰天臺

靜帝 名闡宣帝長子改元大象在位三年遜於隋

[illegible]

附周高祖武帝宇文邕

帝沈毅有智謀初以晉公護專權常自晦跡人莫測其深淺及誅護之後始親萬幾克已厲精聽覽不怠太后叱奴氏殂帝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衛王直譖齊王憲言其飲酒食肉帝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祖括髮汝當愧之汝親爲太后子特承慈愛但當自勉無論他人及葬帝跣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權制帝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帝性

節儉常服布袍寢布被後宮不過十餘人至是詔惟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滅之每行兵親在行陣步涉山谷人所不堪撫將士有恩而明察果斷用法嚴峻由是將士畏威而樂爲之死

周名臣目錄

浯村朱桓拙存編輯

韋孝寬
蘇綽
杜杲
樂運
宇文孝伯
韋瓊
寇儁
齊王憲字
于謹字　人

賀拔勝字　人

節錄名臣言行錄　　涪村朱桓拙存編輯

周

韋孝寬　蘇綽　杜杲　樂運　宇文孝伯

韋瓊　寇儁

宜速於華谷長秋築城以杜其意脫其先我圖之實難乃畫地形陳其狀於宇文護不聽齊斛律光果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孝寬爲謠言使齊人殺光建德之後帝志在平齊孝寬疏陳三策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爲陳氏所取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與陳氏共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積貯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

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淫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忌害忠直闔境嗷然覆亡可待乘間電掃事等摧枯三曰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則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帝遣使聘齊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封鄖公爲相州總管孝寬久在邊境屢抗强敵所經畧布置人初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篤意

韋孝寬 本名叔裕以字行京兆杜陵人

沉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寅作亂關右乃詣闕請為軍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魏大統十二年以為并州刺史守玉壁高歡悉山東之衆伐魏圍攻玉壁晝夜不息孝寬隨機拒之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歡無如之何乃使祖珽說之使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歡苦攻五十日士卒死者七萬人智力皆困乃解圍去以功授驃騎大將軍爵建忠郡公周高祖武帝邕保定元年置勳州於玉壁以孝寬為刺史孝

寬有恩信善用間諜齊之動靜皆先知之有主帥以城降齊遣諜斬之齊境生胡數爲抄掠不可誅討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遣開府姚岳監之岳以兵少不敢前孝寬曰此城距晉州四百餘里築之十日可畢吾一日創手三日敵境始知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辦矣乃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諸村縱火齊人以爲兵至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天和四年周齊爭宜陽久不決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失地

文史敦睦宗族所得俸祿不及私室親族有孤遺者必加振贍朝野稱焉大象二年卒謚曰襄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

少好學博覽羣書以從兄讓薦召爲行臺郎中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爲能有疑事皆就決之僕射周惠達稱其有王佐之才太祖問以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跡應對如流遂留至夜問以政事卧而聽之綽陳爲治之要太祖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詰朝拜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太祖方欲

革易時政務宏強國富人之道乃爲詔書六條奏施行之其一先脩心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理天下者惟良守宰耳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人之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己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見理不明是非謬亂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是以理人之要在於清心而已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redacted]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人

則下人孰不從化其矣又在理身人君之身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理而望理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脩而欲百姓脩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孝悌忠信禮讓廉平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天地之性惟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質直化於澆僞者浮薄浮薄者衰弊之

風質直者敦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今人不見德惟兵革是聞上無教化惟刑罰是用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返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宜能浸之以太和扇之以淳風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日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弟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

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至太平者莫不由此其三盡地利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不可得也古之聖主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工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

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人廢農是絕人之命驅以就死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其蔬菜脩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此之謂也其四擢賢良天生烝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

不能獨理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得賢則安失賢則亂自然之理也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惟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飾畫朽木悅目一

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惟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養而爲卿相則伊尹傅說是也况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况公卿之胄乎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材爲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因其官而亂也故必擇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則去之而今之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儁

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儁之士也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覇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瑋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况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

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天下之理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率此以求庶無愆悔矣其五恤獄訟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而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覈情狀窮鑿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

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舍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情而達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則善之上者也若夫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雖無罪而被罰如此者斯則下矣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先王之教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之從政者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

免有罪於刑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是以自古已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愼庶獄之典皆愛人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愼乎若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殺一儆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聖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追減損以恤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平均者不舍豪彊而徵貪弱不縱奸巧而困愚拙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均不易紡紝織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早脩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為已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

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
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
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若
檢理無方則吏姦而人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
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彊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
懷如此不存恤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太祖甚重之
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
及計帳者不得居官晉氏以來文章競為浮華太祖欲
革其弊命綽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
章皆依此體綽性忠儉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

平常以天下爲已任博求賢俊共宏政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上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或出游常須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嘗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皆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疾卒太祖痛惜之哀動左右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則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乃步行送葬酹酒言曰爾知吾心吾知爾志方欲共定天下遽舍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巵落於手

杜杲

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學涉經史有當世幹畧閑於占對仕周爲都督陳安成王頊爲質於周陳以魯山郡賂周周遣杲送頊歸陳主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土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陳主甚慚曰前言戲之耳接遇有加常禮及還授大都督建德元年復至陳陳主謂之曰若合縱圖齊宜以樊鄧見與對曰合

縱圖齊豈惟敝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於齊先遣漢南使臣不敢聞命歸進大將軍爵爲侯

樂運字承業 南陽淯陽人晉尚書廣之後

少好學涉獵經史十五歲江陵滅隨例遷長安親屬多被籍沒運積年爲人傭保皆贖免之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聞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建德二年以薦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強直武帝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之常幸同州召赴行在所旣至謂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也時羣臣並在側帝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知惟運云中人方驗

運之忠直耳因問中人之狀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爲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也帝遂妙選宮僚以匡弼之超拜運京兆丞武帝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便議即吉運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便除同軌之內奔赴未盡鄰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既吉更凶如以元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臣竊未安帝不納自是德政不脩數行赦宥運諫曰虞書所稱眚災肆赦謂過誤爲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

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上不納而昏暴滋甚運乃輿櫬陳帝八失其一事多獨斷不參宰輔其二采女實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其三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寬刑未幾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斲雕爲朴今乃遽窮奢靡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其八元象垂誡不能脩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上大怒將戮之以內史元巖救得免

宇文孝伯字胡王周之宗室

爲人沈正忠諒好直言與武帝同日生長與同學武帝卽位欲引置左右託言欲與講習故護弗之疑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以聞護誅預有謀焉授左宮正言於帝曰太子德聲未聞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所及帝曰正人豈復過君乃以爲宗師大夫帝後問我兒比來何如對曰太子比懼天威更無過失及聞王軌言太子不善帝召孝伯讓之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上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帝崩以後事付孝伯宣帝卽位常忌齊王憲欲除之謂孝伯曰公

能圖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矣帝不懌由是疎之初尉遲運爲宮正數進諫不用至是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爲之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是運求出爲秦州總管他日帝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

微臣惟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是爲罪是所甘心帝大慚不語命賜死於家隋文帝謂高熲曰宇文孝伯實有周良臣若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

韋夐字敬遠京兆杜陵人

志尚夷簡澹於榮利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祖甚重之不奪其志明帝即位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時晉公護執政延之至第訪以政事夐仰視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護不悅兄孝寬爲延州總管夐至與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之夐以華弗欲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

吾之操行雖不逮前烈然舍舊錄新非吾志也乘舊馬以歸宣帝在東宮問以立身之道對曰儉爲德之基傲爲惡之大欲不可縱志不可滿並聖人之訓也願殿下察之所居宅枕帶林泉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有慕其閑素者載酒從之亦爲之盡歡接對忘倦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

寇儁字祖儁上谷人

性寬雅幼有識量好學彊記性廉恕不以財利爲心家人嘗賣物多得絹一匹儁知之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以功累官散騎侍郎出爲梁州刺史人俗荒

獷多爲盜賊儁今郡縣爲立庠序勸其耕桑敦以禮讓數年之中風俗頓革在州清苦不事產業其子等並徒步而還吏人送儁留連於道久之乃得出界進驃騎大將軍以老疾不朝詔敎睦宗族與同豐約敎訓子孫必先禮義明帝尚儒重德引與相見問以舊事以御輿送出謂左右曰如此事惟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時人咸以爲榮年八十二卒謚曰元

DS 734 .C8 v.13

懿宗皇帝 名璀宣宗太子在位十四年號咸通

僖宗皇帝 名儇懿宗子在位十五年有乾符廣明中和光啓文德五號

昭宗皇帝 名傑僖宗十八子在位十六年有龍紀大順景福乾寧光化天復天祐七號

昭宣皇帝 名祝昭宗第九子朱全忠弑昭宗矯詔立之仍用天祐年號在位四年禪於梁

唐紀 李姓成紀人都長安凡二十一君得年二百八十有九

高祖神堯皇帝 名淵字叔德在位九年號武德

太宗皇帝 名世民高祖次子在位二十三年號貞觀

高宗皇帝 名治太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四年有永徽顯慶龍朔麟德乾封總章咸亨上元儀鳳調露永隆開耀永淳宏道十四號

中宗皇帝 名顯更名哲高宗太子即位後武后廢為廬陵王居房州十四年張柬之等迎還復位五年有嗣聖神龍景龍三號

附則天順聖皇后 武曌高宗后改國號周僭位二十二年號勿錄

睿宗皇帝 名旦中宗弟武后廢中宗立為帝及后改忠為周立為皇嗣在位二年有景雲太極二號

元宗明皇帝 名隆基睿宗第三子在位四十有四年有開元天寶二號壽七十八

肅宗皇帝　名亨元宗太子因祿山之亂即位於靈武在位七年有至德乾元上元寶應四號

代宗皇帝　名豫初名俶肅宗次子在位十七年有廣德永泰大歷三號

德宗皇帝　名适代宗長子在位二十六年有建中興元貞元三號

順宗皇帝　名誦德宗子在位一年號永貞

憲宗皇帝　名純順宗子在位十五年號元和爲宦者陳志宏等所弒詩言藥發暴崩

穆宗皇帝　名恒憲宗太子在位四年號長慶因服金丹而崩

敬宗皇帝　名湛穆宗子在位二年號寶曆爲宦者劉克明等所弒

文宗皇帝　名涵穆宗次子在位十三年有太和開成二號

武宗皇帝　名炎穆宗第五子在位五年號會昌

宣宗皇帝　名忱憲宗十三子武宗子幼以是太叔嗣位在位十三年號大中

唐名臣目錄

涪村朱桓拙存編輯

房元齡

杜如晦

魏徵

李綱 字文紀觀州蓨人唐初官禮部尚書太子詹事能直諫太子不聽乞歸太宗時爲太子太師諡曰貞

夏侯端

柴紹 字嗣昌臨汾人以功封霍國公諡曰襄

李靖 字藥師京兆三原人

孫伏伽

王珪 字叔玠太原人與魏徵同爲諫官入相諡曰懿

李大亮

褚遂良

于志寧

張蘊古　人

姚思廉名簡以字行京兆萬年人官散騎常侍撰梁陳書謚曰康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博學官祭酒侍講東宮謚曰憲

長孫無忌字輔機洛陽人以功封齊國公

戴胄字元胄安陽人官吏部尚書追封道國公謚曰忠

韋仁壽字　京兆萬年人官寧州都督

虞世南

傅弈

呂才字博州清平人官太常丞

崔仁師

張鎮周

岑文本

劉子翼字晉陵人隋祕書監太宗徵之不至

張元素

溫彥博字大臨并州祁人官中書令謚曰恭

馬周

劉洎字思道江陵人官侍中

劉仁軌字正則尉氏人官至右相開元中追謚文獻

韓瑗

來濟

裴行儉

王義方

張文瓘字稚圭武城人高宗時作相謚曰懿

郝處俊字　安陸人第進士爲中書令

戴至德字　安陽人胄之子官僕射謚曰恭

魏元同字和初定州人擢進士官平章事

狄仁傑

姚崇

宋璟

婁師德

徐有功

杜景儉

李日知

李昭德字　雍州長安人擢明經累官同平章事

武攸緒附武平一

張彖

安金藏

韋嗣立 字延構陽武人官黃門侍郎承慶異母弟母遇承慶甚酷每杖承慶必解衣請代母不許輒私自杖母為稍寬

陸元方 子象先合

韋安石 字 杜陵人武后時作相數折辱二張陸象先薦為眞宰相諡文貞

郭元振

崔元暐

張仁愿

杜暹

朱敬則 兄仁軌合

蘇頲 字廷碩武功人瓌之子舉進士官許國公 憲

張嘉貞字嘉貞蒲州虞鄉人元宗時作相謚成肅

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舉進士第一官同平章事以反正功封漢陽王追謚文貞

敬暉字仲曄平陽人舉明經官納言以反正功封平陽王追謚肅愍

桓彥範

袁恕己字東光人官中書以反正功封南陽王追謚貞烈

劉幽求字武強人舉進士官尚書僕射謚文獻

張說字道鄰洛陽人舉賢良方正第一官中書令謚文貞封燕国公

盧懷慎

盧鴻字顥然幽州人徙洛陽高隱不仕

劉知幾字子元彭城人第進士官散騎常侍領國史三十年成史通謚曰文

韓休 子滉合

張九齡

蘇安恒

辛替否

元德秀

王忠嗣 字 華州鄭人官金吾衛將軍

韋見素 字會微杜陵人舉進士官尚書僕射謚忠貞

韋陟 字殷卿杜陵人安石子以廕補官仕至吏部尚書

張介然 字 謚毅勇 猗氏人官河南節度採訪使死祿山之

李憕

盧弈
郭子儀
李光弼
顏杲卿
顏眞卿
張巡　雷萬春　南霽雲附
許遠
張興
裴冕字章甫河東人以廕補官仕至左僕射
甄濟

蘇源明字弱夫武功人第進士官国子司業不受祿山僞職肅宗時官祕書少監

李泌

李勉字元卿 人官同平章事謚貞簡

李揆字端卿隴西人舉進士官尚書僕射謚恭

楊綰

劉晏

崔祐甫

裴諝

李晟子愬合

李栖筠字貞一趙人登進士官御史大夫謚文獻

段秀實

馬燧

石演芬

李瓘

渾瑊字世爲皐蘭都督年十一從軍以功累官副元帥兼中書令諡忠武

馬璘字武扶風人武幹絶倫以功封扶風郡王諡曰武

陸贄字敬輿

陽城 張萬福附

柳渾字夷曠襄陽宜城人官同平章事諡曰貞

李藩字叔翰趙川人官同平章事諡曰貞

武元衡忠愍字伯蒼河南人舉進士元和中作相盜殺之謚

韓愈
杜黃裳
李渤
高崇文
劉栖楚
裴度
李光顔兄光進附
白居易
李絳

許孟容

崔羣

柳公綽

柳公權

柳玭

李德裕

錢徽

韋處厚

崔鄲

劉蕡字去華昌平人文宗時應賢良方正對策極言宦寺禍國考官嘆服而不敢收昭宗時贈諫議大夫

李石

許元賞

魏謩

石雄字　徐州人果毅善戰臨財廉每朝廷賜予
輒置軍門自取一縑餘悉分士伍累官節度使

李景讓字後已并州人憕之孫官御史大夫謚曰孝

周墀字德升汝南人官右僕射

裴休字公美孟州人能文章善書法宣宗時作相謚曰
貞儒者

柳仲郢字諭蒙公綽子官諫議大夫

韋澳

王式字　揚州人擢賢良方正科官工部尚書金吾
大將軍

鄭畋字台文滎陽人官同平章事謚文昭

孫揆

孟昭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人咸通末進士昭宗拜諫議大夫不赴隱居中條山王官谷聞哀帝被弒不食卒

烏重胤字保君張掖人憲宗時爲河陽節度使封張掖郡公辟溫造石洪於幕人多稱之

高仁厚

藩鎮名臣

薛平

令狐彰

李抱眞

王武俊
張茂昭
田興
王承元
張璠
王紹懿
張允伸
黃師範

節錄名臣言行錄　　涪村朱桓拙存編輯

唐上

房元齡　杜如晦　魏徵　夏侯端　孫伏伽
李大亮　褚遂良　于志寧　虞世南　傅奕
崔仁師　張鎮周　岑文本　張元素　馬周
韓瑗　來濟　裴行儉　王義方　狄仁傑
姚崇　宋璟　婁師德　徐有功　杜景儉
李日知　武攸緒平一附　安金藏　郭元振
陸元方子象先附　崔元暐　張仁愿　杜暹
桓彥範　朱敬則兄仁軌附　盧懷慎　蘇安恒

辛替否 韓休子滉 張九齡 張彖 元德秀
李憕 盧奕 郭子儀 李光弼 顏杲卿
顏眞卿 張巡 許遠 張興 甄濟

房元齡字喬孫臨淄人

父彥謙仕隋爲監察御史直道守常介然孤立元齡幼警敏貫綜墳典善屬文書兼草隸太宗徇渭北仗策上謁一見如舊爲府記室居十八學士之一太宗每克城諸將爭取寶貨元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每令入奏事高祖曰元齡爲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武德九年建成元吉謀害太宗元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國家存亡之機正在今日府僚多以爲言計乃決貞觀二年爲僕射元齡明達吏事

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
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與如晦引
拔士類常如不及上每與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
如晦至卒用其策蓋元齡善謀如晦能斷二人同心徇
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十三年春加太子少師太
子欲拜之元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十八年
冬帝如洛陽命留守二十年以微譴歸第上納褚遂良
諫乃幸其第因載還宮二十二年疾篤上徵赴玉華宮
肩輿入殿相對流涕因留宮下候問不絕元齡謂諸子
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

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長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素膳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倘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謚曰文

昭

杜如晦字克明杜陵人

武德四年秦王爲天策上將海内浸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選十八學士如晦居首時府僚多補外官如晦亦出爲陝州長史房元齡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秦王驚曰微公言幾失之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剖决如流大宗貞觀三年與元齡並命爲僕射上謂曰公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比聞所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當奏者乃關僕射世稱

元齡善謀如晦能斷唐世稱賢相焉四年三月疾篤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及卒上語及必流涕謂元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不見如晦矣謚曰襄

魏徵 字元成曲陽人

初爲太子洗馬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王召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王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即位拜諫議大夫上謂侍臣曰朕觀煬帝文詞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相反也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

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爲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貞觀元年冬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初諸州皆奏盎反、帝欲發兵討之、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使者示以至誠、可不須兵而服、上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賜絹五百匹、三年二月、守祕書監參預朝政、或告徵私其親戚、上使按之無狀、以不避嫌疑讓之、曰、自今宜存形迹、對曰、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

未可知也臣不敢奉詔上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願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上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皐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逄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上問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徵容貌不及中人而有膽畧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

或上怒甚亦爲之霽威帝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嘗謁告上冢還言於帝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帝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四年冬十一月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爲不以蠻夷勞中國前者文泰之來緣道供億甚苦若諸國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上遽止之

上嘗與羣臣語及教化徵曰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

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猶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帝從徵言侍御史權萬紀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大臣數被譴怒徵諫曰此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爲直以讒爲忠陛下非不知其難任但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羣臣耳而彼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姦以自損乎上默然六年春羣

臣請封禪帝欲從之徵獨以為不可曰今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車駕東巡供頓勞費又伊洛以東灌莽極目而遠夷君長皆當扈從此乃引戎狄入腹中而示之以虛弱也況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日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帝曰珪徵盡心所事我故用之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

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耶上大笑七年春以徵爲侍中上與侍臣論安危之本溫彥博曰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爲政乎徵對曰貞觀之初陛下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欣然納之帝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百官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佛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侍

臣曰德彝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中人皆無髮乃可其意耶欲罪之徵對曰言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陛下擇焉可也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曰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强含容非曩時之豁如帝乃拜監察御史十年冬帝念長孫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視之對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爲毀觀上作飛山宮疏諫曰煬帝恃其富强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致身死人手社稷爲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

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上幸洛陽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偫被譴徵諫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十一年秋七月穀洛溢詔百官極言過失徵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下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面從而心不服也誠能見可欲

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爲而治矣又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在昔隋室自謂必無亂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致禍將及身而尚未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崇約親忠遠佞以今之無事行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又曰今立政

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
敬而疏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
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未
免有敗況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
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陛下誠選君子以禮信
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帝手詔褒美
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韋弦帝嘗問
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羣雄並起
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
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共取天

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恐驕逸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創業之難既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愼之元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十三年夏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徵疏言陛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十條初清淨寡欲今訪求珍怪一漸也初不輕營爲今肆用人力二漸也初役已以利物今縱欲以勞人三漸也初親君子斥小人今褻小人遠君子四漸也初不貴異物今玩好雜進五漸也初求士如渴今由心好惡六漸也初無田獵之好今馳騁爲樂七漸也初遇下有禮今諸

責細過八漸也初孜孜求治今長傲黷武九漸也初撫寧戶口今傜役勞弊十漸也帝深獎歎以疏列為屏障兼錄付史官十七年春正月徵寢疾上與太子至其第指衡山公主以妻其子叔玉及薨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自製碑文并為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諡文貞秋七月踣魏徵碑初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才至是正倫以罪黜君集

以反誅上疑其阿黨又有言其自錄前後諫詞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十九年冬十月上以征高麗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初巢剌王妃楊氏有寵於帝生皇子明文德皇后之崩也帝欲立爲后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

夏侯端字　壽州壽春人

高祖微時與相友義師興端在河東吏捕送長安帝入京師釋囚引入臥內擢祕書監武德元年李密既降關

東地未有所屬端請假節招諭乃拜大將軍爲河南道招慰使仰傳檄州縣東薄海南距淮二十餘州皆降次譙州會亳二州已降王世充道塞無所歸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糧盡不忍去端謂曰我奉王命義無屈公等有妻子徒死無益吾丐若首持與賊以取富貴衆泣曰公於唐室非有親屬直以忠義志不圖存某等雖賤心亦人也寧有害公以求利乎乃復同進行五日餓死及遇賊奔潰惟存五十二人端持節臥起歎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縱其下令去毋俱沒會李公逸守杞州勒兵迎端時河南地悉入世充公逸感端之節亦固

守王世充遣人遺端衣以淮南郡召端對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天子大使寧汚賊官耶因解節懷之間道走宜陽歷崖峭榛莽比至其下僅有存者皆體髮癯焦人不堪覩端入謁自謂無功不及危困狀帝憫之復拜祕書監出爲梓州刺史散祿廩周孤窮不爲子孫計貞觀元年卒

孫伏伽字　　貝州武城人

仕隋以小史累勞補萬年縣法曹高祖武德初上言三事其一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

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彈耗盜賊日滋當時非無
直言之臣卒不開悟者君不受諫而臣不敢告也向使
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時當人人樂業誰能搖亂
者乎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業以成勿以
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天子動則左史書之
言則右史書之凡蒐狩當順四時不可妄動且陛下卽
位之明日有獻鷂者不却而受此前世弊事奈何行之
參軍盧牟子獻琵琶長安丞獻弓矢並被賚賞以率土
之富何索不致豈少此物哉其二百戲散樂本非正聲
隋末始見崇用此謂淫風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

衣伎工侍元武門遊戲臣以爲非詒子孫之謀傳曰放鄭聲遠佞人今散伎匪韶匪夏請並禁之以復雅正其三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色慢遊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決不能也汎觀前世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澄僚友之選帝大悅以爲治書侍御史是時賦斂重伏伽數請蠲損東都平大赦天下又欲責賊支黨悉流徙惡地伏伽諫曰臣聞王者無戲言書稱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言之不可不慎也陛下詔曰常赦不免皆原之此非

直赦有罪亦與天下更新也世充建德所部赦後乃欲流徙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蹠狗吠堯吠非其主今與陛下結髮雅故往爲賊臣彼豈忘陛下哉蓋隔故也至疏者安得而罪之古來何始無君然止稱堯舜者直由善名難得也法者陛下自作須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也自爲無信欲人之信何可得哉賞罰之行惟義所在愚以爲賊黨於赦當免者宜一切加原帝皆納之太宗即位遷大理卿帝數出馳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入也蹕非直尊其居處爲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

帖。娛悅羣臣殆非所以導養聖躬垂憲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安得旣爲天子尙爲之乎竊爲陛下不取帝悅從之司農市木檣倍直與民右丞韋悰劾吏隱沒事下大理訊鞫伏伽曰緣官市貴故民直賤臣見司農識大體不見其罪帝悟顧悰曰卿不遠伏伽遠矣顯慶三年卒始伏伽拜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臥於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白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以比顧雍云

李大亮字　涇陽人

大亮有文武才畧高祖入關　大亮自歸擢金州司馬貞

觀三年爲涼州都督上遣使至涼州聞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游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上覽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大亮爲安撫大使貯糧磧口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況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十八年十二月卒大亮養

李大亮

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房元齡每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初為李密所獲。其帥張弼見而釋之。及貴求弼。弼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泣。以家貲遺弼。弼不受。言於上。乞悉以其官爵授之。上為之擢弼為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矜也。至是副元齡守京師。卒。遺表請罷高麗之師。家餘米五斛。布三十匹。親戚早孤為大亮所養。喪之如父者十有五人。謚曰懿。

褚遂良字登善。亮之子。杭人

貞觀十一年。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畋獵。損居人。御史

柳範彈奏王坐免官遂良奏曰諸王子典州者多幼稚未知從政不若留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爲然左庶子張元素嘗爲刑部令史上對朝臣問之元素深以爲恥遂良時爲諫議大夫疏曰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元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翌贊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戸乎魏王泰月給踰於太子諫曰聖人制禮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矣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之以禮上從之十六年上問侍臣以國家急務對曰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此

為最急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故遂良及之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諫曰陛下取高昌調人屯戍破產辦裝死亡者衆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願擇高昌子弟使君其國永為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上弗聽十七年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婚諫曰往者夷夏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莫不懷德今一朝忽有改悔之心臣得少失多竊為陛下惜之嫌隙既生必構邊患彼國蓄

見欺之怨此民懷負約之衅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
也夫龍沙以北部落無算中國誅之終不能盡當懷之
以德使爲惡者在夷不在華失信者在彼不在此耳上
不聽上謂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
人君言動備紀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
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
不敢不記太子承乾謀反廢爲庶人羣臣請立晉王治
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泰小字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爲陛
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朕
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此國家大事存亡所繫願熟

思之且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之重肯殺其愛子以授晉王哉陛下前日以嫡庶之分不明致此紛紜今必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吾不能也乃立晉王為太子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上欲討之諫曰今中原清晏四夷讋服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也上不聽欲親征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眾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穉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

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臣所甚憂也十八年九月以爲黃門侍郎參預朝政上問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高麗遣使貢白金諫曰此郜鼎之類也不可受上從之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諫曰玄齡翌贊聖躬冒死決策選賢立政勤力爲多自非罪在不赦不可遐棄若以其衰老亦當退之以禮上然之二十二年以爲中書令二十三年夏五月受遺詔輔太子高宗永徽五年爲右僕射六年五月上召長孫無忌李勣

于志寧及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
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
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
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無忌等
入上曰武昭儀有子欲立爲后何如遂良曰皇后名家
子先帝爲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
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上不悅而罷明日又
言之對曰陛下必欲易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
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爲何如臣今忤陛
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

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乃貶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三月以爲桂州都督秋八月許敬宗李義府誣奏韓瑗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欲爲外援昔貶遠州刺史遂良得愛州三年冬卒帝之初即位也遂良與長孫無忌同心輔政帝亦尊禮二人恭已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之

于志寧字仲謐高陵人

志寧受知秦王與十八學士之選後爲太子庶子上謂

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僞無不知之及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帛貞觀十三年上詔宗室功臣襲刺史志寧以爲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十五年以詹事遭母喪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好鄭衛之樂寵暱宦官役使司馭不許分番私引突厥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苫塊竟不忍殺二十三年以爲侍中高宗永徽元

年大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爲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婚志寧言漢文立制本爲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婚上從之二年以爲僕射同三品四年許敬宗奏長孫無忌謀逆志寧爲其黨乃免官五年以爲榮州刺史

虞世南字伯施會稽人

受知秦王爲十八學士之一後建宏文館於殿側仍以爲學士貞觀九年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世南爲祕書監疏以爲聖人薄葬其親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爲厚葬適足爲親之累故不爲耳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而厚

葬其親乃以秦漢爲法臣竊爲陛下不取願依白虎通爲三仞之墳節損制度刻石陵旁藏書宗廟用爲子孫之法疏入不報又言漢天子即位即營山陵遠者五十餘年今以數月之間爲數十年之功於人力有所不逮乃詔有司議之十二年夏五月卒謚曰文懿世南外和柔而内忠直上嘗美其五絶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稱爲行秘書

傅奕字　相州人

奕爲太史令高祖武德九年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

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賦僞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矣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爲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戸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詔百官議之唯太僕卿張道源是其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

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上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大寺觀庸猥麤穢者勒還鄉里京師留三寺二觀諸州各留一所性謹密以職在占候杜絕交遊所奏災異悉焚其藁太宗嘗謂曰佛教元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元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于民有害于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藥有僧自西域

來能咒人使立死復咒卽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卽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貞觀十三年十二月年八十五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崔仁師 字 定州安喜人

初擢制舉調管州錄事參軍或薦其才任史官遷右武

衛錄事參軍與脩梁魏史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青州有謀逆者有司逮捕支黨累係滿獄詔仁師覆按之始至悉去杻械與飲食湯沐止坐其魁首十餘人他悉原縱孫伏伽謂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爲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爲伸耶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先是武德初章仁壽爲蜀郡司法書佐所論囚至市西向爲仁壽禮佛然後死

張鎮周字　舒州人

武德八年爲舒州都督到州就故宅召親故酣宴十日贍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由是犯法者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後家江陵

父之象仕隋爲邯鄲令坐爲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寃辨對哀暢無所屈衆屬目命作蓮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沈敏善文辭多所貫綜郡舉秀才不應河間王孝恭平荆州其下欲掠寇文本說孝恭

曰自隋無道四海救死於頸以望眞主蕭氏君臣決策歸命者意欲去危就安大王誠縱兵剽係恐江嶺以南向化心沮猥顧屬驚不如厚撫荆州勸未附陳天子厚惠誰非王人孝恭善之下令止侵掠署文本別駕貞觀元年除祕書郎太宗既耤田又元日朝羣臣文本奏頌二篇文致華贍擢中書舍人才思敏速或策令叢遽勅吏六七人泚筆待口占授成無遺意乃授侍郎專典機要時魏王泰有寵而後文本請崇節儉陳嫡庶分宜有抑損帝善之踰年進中書令從伐遼東事一委倚由是神用頓耗容止不常至幽州暴病卒謚曰憲始文本貴

常自以與孤生居處卑陋室無茵褥幃幙事毋以孝須撫弟姪篤恩義生平故人雖羈賤必鈞禮晉王為太子常欲文本兼宮宮辭曰臣守一職猶懼其盈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乃止始為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勛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或勸營產業答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耶故口未嘗言家事弟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對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

毋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讓勅卒無過

張元素字　蒲州虞鄉人

初仕隋爲景城縣戸曹竇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建德命釋縛署治書侍御史不拜賊平授景州錄事參軍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萬乘之尊身斷庶務日斷十事五不中一日萬機積其失不亡何待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疇敢犯之隋末盜起爭天下者不十數餘皆保城邑以須有命欲背上怙亂者果鮮特人君不能安之而擾之

亂也以陛下聖神跡所以危鑒所以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悅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元素上書曰臣聞秦始皇之爲周之餘夷六國統一尊將貽之萬世及子而亡者殫嗜奔慾以逆天害人也天下不可以力勝惟當務儉約以身先之乃能大安今東都未有幸期先事土木咸王出藩又當營構科調繁仍失疲人望一不可也陛下向平東都層觀廣殿皆撤毀之天下翕然頌歌豈有初惡侈靡而後好雕麗哉二不可也陛下每言巡幸者不急之務徒焉虛費今國儲無兼年又與別都之役以聚怨讟

三不可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賦殫竭。雖蒙更生。意未完。定奈何營未幸之都。重耗其力。四不可也。漢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非不知地中土道里所均。但形勝不及關中。弗敢康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俗。爲日尚淺。詎可東巡以擾人心。五不可也。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一材之費。數十萬工。其餘可知已。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襲亡國弊。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帝曰。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同歸於亂。臣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宮室過侈者悉焚之。

陛下謂尨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爲盛德今復廢而營之是隋役又與不五六年間一舍一取天下謂何帝卽詔罷役魏徵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歷太子少詹事遷右庶子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悅學元素上書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棄之古者田三驅非以教殺除害民也今反以獵爲娛行之無常不損盛德哉傳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然則探道在學古學古在師訓孔穎達秦詔勸講宜數逮問裨益萬分博選賢傑朝夕侍左右與相規摩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則善美矣夫在人上者當

求爲善也。然性不勝清耽惑成亂。下有諫言。君道乃虧。古人云勿以惡小不去。善小不爲。禍福之來。皆根於初。譲終若始猶懼其替。始不護焉。終將安歸。不聽。又曰周公聖人。而握沐吐飱。下白屋。況下周公之人哉。殿下資質天就。尚須學以表飾之。孔穎達趙宏智皆宿德鉅髦。兼識政機。望數召見。述古今。增懿明德。雕蟲小技。止可間召。代博奕。不宜屢也。騎射畋游。酣歌藝戲。悅耳目。移性靈。不可以御。夫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帝知數裁正太子。擢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久不見賓友。元素曰。宮中所見止婦人。不知

如樊姬等可與益聖德者幾何若無之卽便詖豔嬖何
足近哉上惟東宮之重高署賢才爲寮佐今乃不得進
見將何以朝納誨夕補遺哉太子忌其切直夜遣戶奴
以騎檛狙擊幸脫死太子醜德日聞元素上書曰孔子
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書傳所載或遠臣請以近
事喻之周武帝平山東卑宮陋食以安海內而太子贇
有穢德烏丸軌以聞帝不忍廢及踐祚狂暴日熾宗祀
以亡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雖無大功於人然布德行
惠上下安賴勇爲太子驕肆敗度今宮中山池殿下所
親見也當其時自謂有太山之安詎知王臣敢進其說

哉向使動靜有常進止有度親君子疏小人絀浮華守恭儉雖有離間烏能致慈父之隙哉蓋積德弗純令聞不著一遭讒毀遂成其禍今上以殿下父子親故所資用不爲限節然詔未六旬而用踰七萬驕奢亡蘗孰有過此龍樓望苑爲工匠之肆既闕視膳問安之宜又無悅學好道之實上違君父慈訓之方下有因緣戮辱之罪所施予者不游手襍色則圖畫雕鏤之人外所瞻仰此失已暴内隱密者尚可勝計哉右庶子趙宏智經明行脩不數進召今反猜嫌失從善若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禍可既乎太子怒遣刺客伺之太子廢元忠坐除

名爲民頌之召授潮州刺史徙鄧州高宗時以老致仕麟德初卒

馬周 字賓王茌平人

少孤家貧嗜學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貞觀三年六月以旱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問之對曰臣家客馬周爲臣具草上即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六年三月上幸九成宮避暑居上疏曰大安宮在城西制度卑小而車駕獨爲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溫凊之禮臣竊有所未安焉且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

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仍亟增脩大安以稱中外之望又言比來樂工国人超授官爵鳴玉曳履與士君子比肩臣竊恥之十一年秋七月穀洛溢詔百官極言過失周疏曰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營繕不休器服華侈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

外事萬歲之後國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百姓愁怨
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脩之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乎
既失之後貞觀之初天下飢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
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
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
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
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
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
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
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所親行也豈今

日而難之乎欲爲長久之計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又陛下寵遇諸王過厚亦不可不深思也。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卽位遂遭囚禁。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縣令。今重內官而輕州縣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十二年以爲中書舍人。周有機辨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删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上詔宗室功臣襲刺史周疏言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職萬一

驕愚兆庶被殃國家受敗則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寧使剖恩於已亡之一臣矣是則向所謂愛之者乃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入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乃詔停之十八年秋七月以周爲中書令上謂侍臣曰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對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上納其言二十二年疾篤上親爲調藥使太子臨問二月卒上嘗面論羣臣得失曰馬周見事敏速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嘗以飛白書賜之曰鸞鳳沖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

要在忠良

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

父仲良武德中爲刑部尚書潁川縣公瑗少負節行博學曉吏事貞觀中以兵部侍郎襲爵永徽三年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侍中王后之廢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況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臣讀至此常掩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帝大怒詔引出褚遂良貶潭州都督明年瑗上言遂良

受先帝顧託一德無二向日論事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後堯舜而塵史冊哉遭厚謗醜言損陛下之明折忠士之銳況被遷以來再離寒暑若其責塞矣願寬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忤戾好犯上責之詎有過耶瑗曰遂良社稷臣蒼蠅點白傳致有罪昔微子既去殷國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淸泰忽驅逐舊臣遂不省察乎帝愈不聽瑗自表歸田里不報顯慶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奏瑗以桂州授遂良桂州用武地倚之謀不軌貶振州刺史踰年卒

來濟字　揚州江都人

父護兒隋左翊衛大將軍宇文化及之難闔門死之濟
幼得免轉側流離而篤志爲文章善議論曉暢時務擢
進士貞觀中累遷通事舍人太子承乾敗太宗問侍臣
何以處之莫敢對濟曰陛下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
年則善帝納之永徽二年同中書門下三品檢校吏部
尚書帝將以武氏爲后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
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
之意故文王興姒關雎之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
縱欲以婢爲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惟陛下詳察不聽
顯慶初進爵爲侯帝嘗從容問馭下所宜對曰昔齊桓

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遣天下食遣之衣曰請遣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驟下之宜也於時山東役丁歲別數萬人及議取庸以償雇紛然煩擾故對及之二年坐補遂良事貶合州刺史人之徙庭州龍朔二年突厥入寇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絓刑罔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胄而馳賊沒焉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

高宗永徽六年行儉爲長安令聞將立武昭儀以國家

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遂左遷西州長史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匐與吐番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調露元年行儉為吏部侍郎上言曰今波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命行儉冊立波斯王過西州揚言須稍涼西上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召四鎮酋長謂曰昔在此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為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

召與相見都支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簡其精騎進掩遮匐遮匐亦降於是囚都支遮匐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永隆元年上謂曰卿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右衛大將軍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三十餘萬大破突厥於黑山擒奉職泥熟匐爲其下所殺以首來降初行儉至朔州謂其下曰撫士貴誠制敵尚詐乃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爲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邀殺獲殆盡

自是運糧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不可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還軍突厥阿史那伏念自立爲可汗與阿史德溫傅連兵爲寇開耀元年詔復以爲定襄道大總管討之行儉多縱反間由是伏念溫傅浸相猜貳行儉遣裨將程務挺擊之伏念不設備軍到狼狽遂執溫傅以降盡平突厥餘黨以伏念溫傅歸京師斬於都市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儉之功奏言伏念上

回紇所逼窮窘而降耳遂誅之行儉歎曰渾濬爭功古今所恥但恐殺降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夏四月卒謚曰憲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王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元尤重之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墮水炯終盈川令照鄰惡疾赴水死賓王反誅行儉爲將帥所引偏裨多爲名將破阿史那都支得馬腦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吏捧以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爲何至於是不

復有追惜之色詔賜都支等貲產金器三千並分給親
故偏裨數日而盡

王義方字　　泗州漣水人

孤且窶事母謹甚淹究經術性謇特高自標樹舉明經
詣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
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
由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請貴勢太宗使宰相聽其論時
尚書外郎獨孤悊以儒顯義方引逮百家異同連拄悊
詞出其上左右為不平輒罷會補晉王府參軍直弘文
館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娶

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也素善張亮亮抵罪故貶吉安丞吉安介蠻夷梗悍不馴義方召首領稍選生徒爲開陳經書行釋奠禮清歌吹籥登降跽立人人悅順久之徙洹水丞而亮兄子皎自朱崖還依義方將死委妻子願以尸歸葬義方許之以皎妻少故與之誓於神使奴負柩輟馬載皎妻身步從之既葬皎原武歸妻其家告亮墓乃去顯慶元年擢侍御史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淳于氏迫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姦義方自以與縣屬不三時拜御史且疾當世附離匪人以欺朝廷欲劾奏意必得罪即問計於母母曰昔王母

伏劍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之死不恨義方即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昔堯失之四凶漢高祖失之陳豨光武失之逢萌魏武失之張邈彼聖傑之主皆失於前而得於後今陛下撫萬邦而有之蠻區夷落罪無逃罰況輦轂下姦臣肆虐乎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佞臣履霜堅水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帝以義方毀辱大臣貶萊州司戶參軍歲終不復調聚徒教授母喪隱居不出

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

舉明經。嘗赴并州法曹。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在其下。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之。仁基義之。曰南斗一人而已。仁基素與司馬李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高宗儀鳳元年。爲大理丞。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當除名。上特命殺之。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爲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對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爲難。臣以爲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

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爲何如主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爲侍御史中宗嗣聖三年爲寧州刺史御史郭翰巡察隴右入寧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表薦之太后徵爲冬官侍郎五年爲江南巡撫使奏焚淫祠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太后大殺唐宗室越王貞舉兵豫州其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仁傑時爲豫州刺史密奏彼皆詿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不言又恐乖陛

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携哭於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張光輔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爲己功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復州刺史八年周以爲同平章事太后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太后深歎美之來俊臣羅告仁傑及魏元忠等七人謀反先是俊臣請降款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仁傑等

下獄後臣以此誘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教之引平章事楊執柔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爲如此事以頭觸柱流血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仁傑裂衾帛書寃狀置綿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稱變以聞太后以問俊臣俊臣少許爲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初平章事樂思誨亦爲俊臣等所殺男未十歲至是上變太后召見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

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皆貶縣令仁傑得彭澤十三年冬十月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制起爲魏州刺史前刺史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繕守備仁傑至悉遣爲農百姓大悅十四年冬閏十月入同平章事上疏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今三代聲教之所不及者國家盡兼之矣若復邀功絕域不務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

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近者頻歲出師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人不復業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昨貞觀中尅平九姓復立思摩使統諸部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立斛瑟羅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使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校長短哉但當敕邊兵謹守備遠斥堠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御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如此數年可使三

虜不擊而服矣疏奏不納時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天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對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爲陛下家事況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

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意十五年兼納言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通事舍人元行沖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數規諫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且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九月周武氏以帝爲皇太子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副之以討默啜冬十月以爲河北道安撫大使時河北人爲突厥所驅迫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疏曰邊塵暫起不足爲憂中土不安此

爲大事諸爲突厥契丹脅從之人皆是計迫情危且圖賒死今且潛竄山澤露宿草行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於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自食疏糲禁其下不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十六年十二月周以仁傑爲内史太后幸三陽宮有胡僧邀車駕親葬舍利太后許之仁傑諫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胡僧詭譎直欲招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太后中道而還日以成吾直臣之氣勢丹將李楷固駱務整屢敗唐兵

及孫萬榮死二人來降有司請族之仁傑曰二人驍勇絶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爲我用矣奏請赦之皆以爲將軍使擊契丹餘黨悉平之獻俘含樞殿太后召公卿合宴舉觴屬仁傑曰公之功也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疏諫曰今之伽藍制過宮闕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且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來水旱不節邊境未

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哉太后曰公教朕爲善何得相違遂罷其役十七年夏六月卒謚曰文惠太后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遊幸遇風巾墜馬驚不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鞚而繫之屢以老疾乞骸骨不許每入見太后常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及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耶太后嘗問曰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對曰有張柬之者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

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爲相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之監察御史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對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中宗復位贈司空睿宗時追封梁國公調露元年仁傑爲侍御史上幸東都司農卿韋宏機作上陽等宮制度壯麗仁傑奏宏機導上爲奢泰免其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姦上特原之復奏曰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爲忠貞之誡

本立竟得罪出是朝廷肅然

姚崇字元之陝州陝石人武后時突厥叱列姚崇反命以字行元宗時避開元尊號仍名崇

崇嘗爲揚州長史政條簡肅人爲紀德於碑中宗嗣聖十三年爲夏官郎中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太后奇之擢爲夏官侍郎二十一年以爲春官尚書九月以爲靈武道安撫大使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太后遂以柬之同平章事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崇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流涕時耶對曰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

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遂出爲亳州刺史景龍四年以崇同三品與宋璟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紀綱修舉復有貞觀永徽之風景雲二年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搆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豳王皆爲刺史太平公主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張說亦請太子監國帝意遂決太平公主聞其謀以讓太子太子懼奏崇離間姑兄乃貶爲申州刺史開元元年以崇同三品帝欲任爲相張說疾之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

爲誰咳曰元之文武全才眞其人也帝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郎召以爲相崇知帝大度銳於爲事乃先設十事要說以堅帝意一願政先仁恕二願不幸邊功三願法行自近四願宦豎不與政事五願絶租賦外貢獻六願戚屬不任臺省七願接臣下以禮八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九願絶佛道營造十願鑑祿莽閻梁之亂爲萬代法帝皆納之崇吏事明敏三爲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勵精爲治每事訪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嘗奏請序進郎吏帝仰視殿屋不應崇懼趨出龍朝高力士諫曰陛

下新總萬幾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以煩朕耶崇聞之乃喜人皆服帝識人君之大體新興王晉坐太平公主逆黨伏誅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撝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崇曰欒布之儔也擢為尚書郎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彊丁削髮避役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上從之崇為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崇對於便殿行微蹇帝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

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爲輔臣密乘車入王室恐爲所誤故憂之遂左遷爲相州刺史魏知古本起小吏崇薦之以至爲相意輕之請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知古銜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有所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上問崇卿子何官才性何如崇揣知帝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爲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知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當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爲知古容其爲非故敢干之耳上以崇爲無欺而薄知古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陛下赦之已幸苟逐知古累聖政矣上久乃許之

上謂黃門監盧懷愼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鎭雅俗耳崇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愼不能決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薇舍人齊澣曰余爲相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猶能沒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殆不及也崇曰然竟何如澣曰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三年山東蝗民不敢殺拜祭之崇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爲蝗多除不可盡崇曰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盧懷愼以爲殺蝗大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奈何

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臣請當之四年山東復大蝗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脩德以禳之劉聰時嘗捕埋之爲害益甚拒不從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脩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因敕使者察捕蝗者勤惰以聞由是不至大饑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謁告上遣使問之日數十輩源乾曜奏事稱旨上曰此必姚崇之謀或不稱旨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仍聽家人入侍疾崇固辭上曰設四方館爲官吏也使卿居之爲社

僂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崇子彝异頗受賂遺爲時所譏所親信主書趙誨受賂事覺當死崇復營救上不悅會曲赦京城特敕杖誨流嶺南崇由是請避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九年冬十月卒謚曰文獻遺令曰佛以清靜慈悲爲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悟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爲尤不可延之於家永爲後法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一下

唐卷上

宋璟字　　邢州南和人

中宗嗣聖二十年魏元忠爲諸張所譖下之獄賂張說使證之璟時爲鳳閣舍人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苟免非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

太后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對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曰中丞

柰何卿五郎對曰以官言之正當謂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怒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時有告易之兄弟謀反者太后命璟等鞫之璟奏昌宗包藏禍心法當處斬太后不許尋敕璟安撫隴蜀奏曰故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今隴蜀無變臣不敢奉制復奏昌宗爲飛書所逼不得已而自首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太后温言解之璟聲色逾厲曰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楊再思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

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特赦
敕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使昌宗
詣謝拒不見神龍元年上嘉其忠直遷黃門侍郎武三
思嘗以事屬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
侯就第何得尚預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處士韋月
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
璟奏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
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
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乃命杖而流之嶺
南三思出璟檢校貝州刺史睿宗景雲二年太平公主

欲危太子嘗聚韡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眞宗廟社稷之主奈何忽有此議乃與姚元之密言於上請出宋王豳王爲刺史安置公主於東都公主知之以讓太子奏貶璟爲楚州刺史開元四年以爲黃門監爲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諫上甚敬憚突厥默啜自武后世爲中國患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上嘗令璟等制皇子名及國邑之號又令別

制　徒名號進璟奏曰七子之均養著於國風今制名
號谷三十餘混同以進以彰陛下覆燾無偏之德上甚
善之廣州請為璟立遺愛碑璟請禁之以革諂諛之風
於是他州皆不敢立山人范知璿獻所為文判之曰觀
其良宰論頗涉諂諛文章若高宜從舉選不可別奏姚
崇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
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
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每進見上
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
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上幸東都過崤谷道隘不治欲

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璟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而以臣言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上從之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密奏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互相彈奏於是多以險詖相傾璟為相欲復貞

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祕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六年春正月禁惡錢敕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璟請出太府錢二萬緡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其後敕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糶之以斂人間惡錢送少府銷毀五月朔日食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饑乏勸農功璟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恥言浮於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八年春正月宋璟罷上以王仁琰藩邸舊吏墨敕與

五品官璟曰仁琛向緣舊恩已獲優改又是后族須杜輿言乞下吏部簡勘苟無負犯請依資稍優注擬從之寧王奏選人薛嗣先請授微官璟奏嗣先以懿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然自大明臨御斜封墨敕一皆杜絕望付吏部知不出正敕從之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類還多遷官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又疾負罪妄訴者悉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戲於帝前問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耳帝以爲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使御史蕭隱之括之

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於是貶隱之官罷璟弛錢禁
而惡錢復行矣二十一年以左丞相致仕歸東都二十
五年冬十月卒謚曰文貞初爲廣州都督姚崇辭相舉
以自代上將幸東都以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
楊思勗迎之璟在途不與思勗交言思勗歸訴於上上
嗟歎良久益重之王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輻湊毛
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
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必宋璟也朕爲汝召客
明日詔宰相與達官詣之日中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
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

然愛民邮物人稱有脚陽春云

婁師德字宗臣鄭州原武人

高宗儀鳳三年李敬元西征吐蕃師德以監察御史應猛士詔從軍敬元敗赦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於吐蕃師德宣導上意諭以禍福吐蕃喜為之數年不犯邊永淳元年吐蕃寇河源將兵擊之於白水澗八戰八捷上以為比部員外郎左驍騎郎將充河源軍經畧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中宗嗣聖十年以師德同平章事性寬厚清慎犯而不校與李昭德俱入朝體肥行緩昭德罵曰田舍夫徐笑曰師德不為田舍夫誰當為

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十六年卒謚曰貞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

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爲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徐有功字宏敏以字行東海人

初補蒲州司法參軍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來俊臣邱神勣王宏義等揣識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轉相鉤逮又汗引天下豪傑馳使者即按一切以反論吏爭以周內窮詆相高后輒勸以官賞於是以急變相告者無虛

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時博州刺史瑯琊王沖責息錢於貴鄉遣家奴督斂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還會沖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預沖謀后令俊臣鞫治以反狀聞有司議餘慶更承昌赦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爲沖督償通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殊死籍其家詔可有功曰承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殲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首尋赦已伏語則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

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魁者大帥首者元謀后曰餘慶安得不爲魁首答曰若魁首者越貞是已旣已伏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遂免死當此時左右及衞仗在廷陛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毅然不撓如此獲宥者數十百姓轉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欲丐其生俊臣張知默固請如法后不許俊臣獨引行本更騐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爲人誣搆有功爭不能得周與劾之曰漢法附下罔

上者斬在古析言破律者殺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后
不許猶坐免官俄起爲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
命繫庖廚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
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閒者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
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下寬
殊死罪已發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
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
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即
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爲陛下不取后從之
又疏曰天下員有定此選者日多選曹諉囑公行囂謗

滿路唐季人多逆節鞫訊結斷刑慘獄嚴革命歲久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薄吏驅扇成姦雖朝堂進表列匭內牒叫閽弗聽叩鼓弗聞使申其寃正增其枉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斷舞法深詆三司理匭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許臣按驗劾發奪祿貶勞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德妃竇氏為后所殺有誣告妃母龐氏厭詛者給事中薛季昶鞫之龐當死子希瑊訟寃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獨吾死而諸人長不死耶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

日失出入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后默然麗得減死有功免爲民起拜右司郎中轉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入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爲獄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寬罔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衆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讐矣改司僕少卿卒贈司刑卿會昌中追諡忠正初與城主簿潘好禮慕有功爲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爲廷

尉天下無冤人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當
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興
來俊臣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
身瀕殆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
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
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五世孫商第進士咸通四年進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子彥若昭宗時以戶部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　贊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惟一
於法身蹈死以救人之死故能處猜后酷吏之間以恕
自將內掊虐焰不使天下殘於燎可謂仁人也哉議者

謂過漢于張詎不信夫

杜景儉字　冀州武邑人

性嚴正舉明經中第累遷殿中侍御史出爲益州錄事參軍有名稱入爲司刑丞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治詔獄時稱遇徐杜必生遇來侯必死改秋官員外郎與侍郎陸元方授員外郎侯味虛罪巳推輒釋之后怒其不待報元方大懼景儉獨曰陛下明詔六品七品官支辨已定待命於外今雖欲罪臣奈明詔何宰相曰詔爲司刑說何預秋官則景儉曰詔令一布無臺寺之異后以爲守法擢鳳閣舍人延載元年檢校鳳閣侍郎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季秋出梨花示宰相以為祥衆
皆賀景儉獨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即為灾故曰冬無愆
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草木黃落而木復
華瀆陰陽也竊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紊臣位宰相
助天治物治而不和臣之咎也頓首請罪后曰眞宰相
會李昭德下獄景儉苦申救后以為面欺左遷溱州刺
史入拜司刑卿聖歷元年復以同平章事契丹入寇陷
河北數州虜已去武懿宗欲盡論其罪景儉以為脅從
可原后如其議罷為秋官尚書出為并州長史道病卒

李日知字　鄭州滎陽人

第進士天授中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為酷日知獨
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
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
后用日知議神龍初為給事中母老病取急調侍數日
鬚髮輒白母未及封而卒方葬吏乃齎贈制日知頓絕
於道左右為泣莫能視巡察使路敬潛欲表其孝使求
狀辭不報服除累遷黃門侍郎景龍初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燕從官日知詩曰
所願暫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睿宗他日謂曰嚮
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俄拜侍中先天元

年屢乞骸骨詔以刑部尚書致仕日知將有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若厭於心何日而足也既罷不治田園惟飾臺池引賓客與娛樂開元三年卒

武攸緒字　太原人

少有志行恬澹寡慾中宗嗣聖十二年求棄官隱於嵩山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覘其所為攸緒優游巖壑冬居茅椒夏居石室太后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神龍元年以安車徵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景龍二年召於嵩山敕禮官於兩儀殿

設位行問道之禮令以山服見不名不拜攸緒至趨立辭見班中再拜而退屢加寵錫皆辭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攸緒太后從兄惟良子也同時有武平一者博學工文詞武后時畏禍隱居屢召不應中宗時爲起居舍人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已家優制不許太平安樂公主各樹朋黨更相譖毀上謂平一曰親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爲宜斥逐姦險抑慈存嚴示以知禁無令積惡上不能用平一孫元衡憲宗時作相

安金藏字　京兆長安人

在太常工籍、睿宗爲皇嗣、少府監裴匪躬、中官范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惟工優給使得進、嗣聖十年、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剚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納腸、褫桑皮綫之、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爲弗及也、神龍初、母喪、葬南闕口、營石墳、晝夜彿息、地本叩燥、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有花、犬鹿相擾、本道上其

事詔表旌其閒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元宗屬其事
於史官擢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鑱其名於泰華二
山碑以爲榮卒配享睿宗廟廷大歷中增兵部尚書謚
曰忠

郭元振名震魏州貴鄉人

少有文才爲太學生家嘗送資錢數十萬有喪服者自
言五世不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與之無吝色年十八舉
進士中宗嗣聖十三年爲武衛參軍吐蕃遣使請和親
太后命往察其宜元振深悉虜情要害論合上宜太后
深然之十八年以爲涼州都督先是州南北境不過四

百里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於南境置和戎城北境置白亭軍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又令甘州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粟麥斛至數千至是一縑糴數十斛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撫御在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開元元年進同三品封代國公上講武驪山以軍容不整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

陸元方 字希仲蘇州吳人

初舉明經後舉八科皆中累官監察御史武后時使嶺

外方涉海風濤驚壯舟人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訖息使還除侍御史擢天官侍郎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讐黨又薦其友崔元暐有宰相才后知無他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問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事當白奏民間碎務不敢以聞忤旨除太子右庶子進文昌左丞卒元方素清慎再執政每進退羣臣后必先訪問外祕莫知臨終取奏稾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諸子皆美才而象先景倩景融尤知名

象先器識沈邃舉制科高第為揚州參軍事景雲中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為宰相湜曰象先人望宜幹樞近不然敢辭主不得已為言之遂並知政事然其性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為時推向公主旣擅權宰相爭附之象先未嘗往謁及謀逆召宰相議曰寧王長不當廢嫡立庶象先曰帝得立何也主曰帝有一時功今失德安可不廢象先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天子過失安得廢主怒更與竇懷貞等謀卒誅死時象先與蕭志忠岑羲等坐為主所進將同誅元宗遽召免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以保護功

封兗國公初難作睿宗御承天樓時羣臣集帝詔曰助朕者留不者去於是有投名自驗者事平元宗得所投名詔象先收按象先悉焚之帝大怒欲并加罪象先頓首謝曰赴君之難忠也陛下方以德化天下奈何殺行義之人故臣違命安反側者其敢逃死帝寤善之時窮治公主支黨象先密爲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時無知者罷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劍南按察使爲政仁恕司馬諫曰公當峻樸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象先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樹威乎卒不從而蜀化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戒遣之大

吏白爭以爲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耶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慙而退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耶故所至民吏懷之入爲太子詹事歷戶部尚書遷太子少保卒謚曰文貞初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構是謂象賢者乃賜名焉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毋爲損威人多其友

崔元暐　名曄博陵人

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乃以天官侍郎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曰聞卿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甚爲

叅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時中宗嗣聖十八年也二十一年同平章事神龍元年以爲內史二年貶白州司馬流古州死元暐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元暐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

張仁愿字

中宗景龍二年仁愿爲朔方總管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爲中城距東西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城不置壅門守具或問之對曰兵貴進取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總管始築壅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秋七月以爲同三品

杜暹字　　濮陽人

五世同居事繼母孝擢明經補婺州參軍歸吏賻以紙萬幅暹受其百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貞觀中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理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追之不及十三年安西都護闕暹自給事中居母憂詔起爲之累官禮部尚書封魏縣侯卒謚貞

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

初爲司衛主簿狄仁傑曰君之才當自光大勗卹於初

厚為禮尋擢監察御史長安中為司刑少卿張昌宗引
妖人迎占言計不軌宋璟請窮治其姦武后以昌宗嘗
自歸不許彥範諫曰昌宗謬橫恩倚禍心億測天命皇
神降怒自擿其咎推原厥情蓋防事暴之日得引首以
免未敗則候時為逆此凶詭之臣熒惑聖心既自歸露
而倘與妖人祈福攘解則果於必成初無悔意今而宥
之誠恐昌宗自謂應運天下浩然從之父在子稱尊為
逆子君在臣圖位為逆臣逆而不誅社稷慴亡請付三
司考治不納又疏言自文明後得罪惟揚豫博三州不
免他可悉赦疏十上卒見聽嘗曰大理人命所懸不可

便辭詭合以自免張柬之將誅易之等引與定策因以彥範敬暉爲左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時中宗每北門起居因得謁陳祕計神龍元年正月彥範暉率羽林兵與將軍李多祚等討賊就東宮迎中宗至元武門彥範等斬關入斬易之等廡下后命太子還宮彥範進曰太子今不可以歸往天皇棄羣臣以愛子託陛下今久居東宮羣臣思天皇之德不血刃淸内難此天意人事歸李氏臣等謹奉天意惟陛下傳位萬世不絕天下之幸后乃臥不復言明日中宗復位以彥範爲侍中疏戒帝曰詩以關雎爲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

舜之興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妹喜魯桓滅國惑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臣愚謂古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輈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淩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爲重令皇后無干外朝深居宮掖修陰教以輔佐天子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禦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願早裁之帝不能省納俄墨敕以方士鄭普思爲祕書

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彥範執不可曰陛下始復位制詔軍國皆用貞觀故事貞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監以孔穎達爲祭酒如普思等方伎猥下安足繼蹤前烈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不從時韋后爲帝所寵畏武三思得幸於后譖彥範等乃進封扶陽郡王尋出爲洛州刺史再貶瀧州司馬又誣以危君流瀼州三司使大理正周利用至州杖殺之睿宗立追復官爵諡曰忠烈彥範工屬文所志惟忠孝居若不能言及議論帝前雖被詰其辭定色辨爭愈切始誅二張也彥範不欲廣殺曰三思几上肉耳留爲天

子。籍手。及三思盜朝權。彥範歎曰主上昔爲英王。故吾
留武氏使自誅定今大事已去得非天乎初將起事告
其母母曰忠孝不並立義先國家可也

宋敬則 字少連亳州永成人

以孝義世被旌顯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然諾善
與人交濟人急難不責報於人高宗聞其名召授桓水
尉久之除右補闕初武后任酷吏開告密羅織之路至
是已革命敬則諫曰臣聞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
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
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鄉

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擢姦息暴故開告端以禁異議然急趨無善步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台宜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跡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遷正諫大夫進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搆魏元忠張說欲誅之敬則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以老疾還政事改成均祭酒冬官侍郎易之等集名儒撰三教珠英欲引敬則固辭不與世潔其為人冉祖雍誣奏與王

同皎善貶浩州刺史事白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敬則與三從昆弟居四十年貲產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為先細務不省也卒謚曰元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鵲棲所居樹及卒郭山惲員半千共謚為孝友先生

盧懷慎字大少滑州人祖為靈昌令遂家焉

第進士歷監察御史中宗時累遷御史中丞陳時政曰臣聞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孔子稱苟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成故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昔

子産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産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後成況常材乎比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卽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旹進亡廉亦何暇爲陛下宣風恤人哉禮義不能興戶口益以流倉庫愈匱百姓日做職爲此耳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敎吏知遷之不遥不究其力偷處爵位以養貲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幸路啓上下相蒙此國病也漢宣帝綜覈名實良二千石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遷故古之爲吏至長子孫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

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加賜祿秩璽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勵能者其不職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諸司員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則爲有餘求其代工乃多不釐務而奉稟之費歲巨億萬徒竭府藏豈致治意哉今民力憊竭公私耗損備災暵成沴疆場有警何以濟之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方責以治狀老病不任職者一廢省之使賢不肖確然殊貫此切務也夫冒於寵賂侮於鰥寡

爲政之蠹也。竊見內外官有贓餉狼籍剝𠜂蒸人雖坐流黜俄而遷復還爲牧宰任以江淮嶺磧粗示懲貶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私以罪吏牧遐方是惠姦而遺遠遠州陬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易擾而難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起爲盜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材況猾吏乎臣請以贓論廢者削跡不賜收齒書曰旌別淑慝即其誼也疏奏不報開元元年進正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懷愼自以才不及姚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爲伴食宰相以疾乞骸骨許之卒謚文成遺言薦宋璟李傑李

朝隱盧從愿帝悼歎之褒贈清儉不營資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饑寒所得祿散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簿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儉人乘間而進矣公等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惟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

蘇安恆字　冀州武邑人

博學尤明周官春秋左氏學武君末年太子雖還東宮

政事不與大臣共議貴致言安恒投匭上書曰陛下欽
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今太
子春秋既壯陛下年德既尊何不禪位東宮使臨宸極
亦何異陛下之身哉諸武皆得封王而陛下二十餘孫
無尺寸之土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黜諸武爲公侯而
分土以王諸孫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
屏藩王家疏奏后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明年復諫曰
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
唐氏舊基當今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
子深恩將以何顏見唐家之宗廟我今天意人事還歸

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時魏元忠爲張易之兄弟所搆獄方急安恒申救曰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陛下始革命勤秉政樞博逮謀猷天下以爲明主暮年厭怠讒佞熾結邪正糅進獄訟冤劇天下以爲暗君何昔是而今非耶居安忘危之失也竊見元忠廉直有名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若讐今元忠下獄里巷恟恟皆以爲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方今賦役繁重百姓凋弊重以讒慝專恣賞罰失

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疏奏易之等大怒上刺客殺之賴桓彥範等悉力營解乃免神龍初爲習藝館內教節愍太子之難或譏安恒預其謀死獄中睿宗知其枉贈諫議大夫

辛替否 字協時京兆萬年人

景龍中爲左拾遺時置公主府官屬安樂府補授尤濫又盛興佛寺公私疲匱替否疏諫曰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卿有位而闕其選故賞不僭官不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餘俸百姓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裘無倉猝之危垂拱無顛沛之患今陛下倍百行賞倍十增

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又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棟梁運土塞路不充牆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濟物不欲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愛物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昔夏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商受之商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三十餘世而漢受之由漢而後歷代可知已咸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窮金玉修塔廟享長久之祚乎臣以爲減彫琢之費以賙不足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佛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

邊垂是有湯武之功回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疏見在失真實莫虛無重俗人之所為而輕天子之業臣竊痛之臣聞國無九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假如風塵再擾霜雹相乘則沙彌不能擐甲寺塔不足禳饑饉矣帝不省睿宗嗣位罷斜封官千餘人俄詔復之又營金仙玉真二觀以資太后之福替否諫曰自古失道破國亡家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見太宗陛下之祖也撥亂返正開基立極官不虛授財無枉費不多造寺觀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無災天地垂佑風雨時若粟帛充溢蠻夷

率服享國久長名高萬古陛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陛下之兄也棄祖宗之業徇女子之意不聽賢臣之言無能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封者百餘家造寺不止度人無窮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人怨神怒衆叛親離享國不永禍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之法太宗治國太山之安可致也法中宗治國累卵之危亦可致也自頃水旱霜蝗未聞賑卹而為一女造觀用錢百餘萬緡陛下豈可不計當今之蓄積有幾中外之經費有幾而輕用百餘萬緡以供無益之役乎陛下族韋氏之家而不去韋氏之惡忍棄太宗

之法而不恐棄中宗之政乎且陛下當韋氏用事之時日夕憂危切齒於羣凶今乃不改其所為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矣上雖不能從而嘉其切直稍遷殿中侍御史雍令劉少微恃權貪贓替否按之崇義屢以為請替否曰我為憲司懼勢以縱非謂王法何少微坐死遷潁王府長史卒年八十

韓休字　長安人

休洛州司功參軍大智之子也開元二十一年三月以休同平章事為人峭直不干榮利上或宴樂游獵小有過差輒問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

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嘗順旨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冬十月竟罷之子滉從宗時同平章事。

滉字太沖代宗大歷七年判度支事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爲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斂出入之法御下嚴急吏不敢欺値連歲豐穰邊境無寇自是倉庫蓄積始充德宗建中二年以爲鎮海軍節度使興元元年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於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

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百弩手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彀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滉為人彊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曰破然後易或言滉聚兵脩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脩城為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臣敢保其無他退

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於上曰今天下旱蝗關中斗米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穰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諭韓皐使之歸覲令滉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上即下泌章令皐歸覲皐至滉感悅即日發米百萬斛聽皐留五日即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時陳少遊卒大將王韶欲自爲留後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爲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先是關中

倉廩竭禁軍或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奏之上喜謂太子曰吾父子得生矣貞元二年入朝過汴時劉元佐久未入朝滉與約爲兄弟請拜其母其母喜爲置酒酒半滉曰弟何時入朝元佐曰久欲入朝力未能辦耳曰滉力可及弟宜早入朝丈母垂白不可使率諸婦女往填宮也母悲泣不自勝滉乃遺元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爲之傾動元佐驚服遂與俱入朝遂以兼度支鹽鐵轉運等使滉性苛暴方爲上所任言無不從他相充位而已百官羣吏

校過不贍柳渾爲所引薦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褊察爲相不滿歲而罷今公又甚焉奈何榜吏於省中至有死者作威作福豈人臣所宜滉愧爲之少霽威嚴三年二月卒謚忠肅滉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張九齡字子壽曲江人

七歲知屬文及長教授興國如臨大衆端槊覆肅衣冠勸綴引翼士興於學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

科策高第爲左拾遺時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
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君必有郊祀
蓋敬天命報所受也陛下紹休聖緒於今五載而未行
大報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又言六合元元之衆縣命
於縣令宅生於刺史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
里臣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科定其資凡不歷都
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
政不得任臺郎給舍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今天下不
必治於上古而事務十倍於前誠以不直其本而設巧
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贏千百刀筆之人溺於

文墨巧吏猾徒緣姦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記者也開元初姚元之爲相有重望上所信任九齡奏記勸其遠謟躁進純厚畧曰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向之用人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今君侯登用未幾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謟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元之納其言累遷中書侍郎數乞歸養不許以母喪去二十一年奪情起復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奚契丹上美其功欲以爲

相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爲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爲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執送京師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赦之九齡固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二十四年秋八月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以

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錄上之賜書褒美牛仙客初爲河西判官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嘉之欲加尚書九齡曰尚書古之納言唯舊相及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但加實封可乎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脩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爲功欲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封之恐非所宜上默然明日復以爲言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卿嫌吾寒微如卿有何閥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如仙客生於中華然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

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上不從初
上欲以李林甫爲相問於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
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爲廟社之憂上不從是時上在位
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
上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
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麗妃等愛
皆弛太子與瑤琚以母失職有怨望語惠妃泣訴於上
上大怒欲皆廢之九齡諫曰陛下享國長久子孫蕃昌
天下之人方以爲慶今三子俱已成人不聞大過奈何
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

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恭世子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用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惠妃密使宮奴謂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爲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林甫既相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疏之乃拜丞相罷其政事御史周子諒彈仙客非宰相才上怒甚杖而流之道卒林甫曰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貶爲荆州長史二十八年春正月卒上雖以

九齡忤旨逐之然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張九齡否帝後在蜀思九齡之先見爲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諡曰文憲九齡居父喪哀毀廷中木連理母喪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

張彖字　　人

楊國忠爲右相領四十餘使權勢甚盛或勸彖謁之彖曰若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河內人

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籍無茵席服除以窶困調南和尉有惠政擢龍武軍録事參軍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爲不可絶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爲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既長將爲娶家苦貧乃求爲魯山令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爲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元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

樂集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蘊繪光
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蔿于者德秀
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內
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俸祿悉衣食
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
乃定居爲墻垣扃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
然彈琴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飫天寶十
三載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族弟結哭之動或曰子哭
過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
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大

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繡未嘗求足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月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飡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膏粱之徒耳房琯每見德秀嘆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友人李華謚之曰文行先生

李憕字　并州文水人

憕少秀敏舉明經高第授成安尉母喪免自武功尉以政尤異選主簿繼爲長安尉宇文融括天下田假憕監察御史分道檢覈選給事中力於治有任事稱明簿最

下無敢給失李林甫意出爲河南少尹尹蕭炅內倚權亂法植私憕裁抑其謬吏下賴之天寶初除清和太守畢美政遷廣陵長史民爲立祠賽祝歲時不絕徙襄陽河東兼採訪處置使入爲京兆尹楊國忠惡之改光祿卿東京留守安祿山反元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憕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奕河南尹達奚珣繕城壘綏閫士卒將邀賊西鋒帝聞擢禮部尚書祿山渡河號令嚴督候詗不能知已陷陳留滎陽殺張介然崔無詖不數日薄城下常清兵皆白徒戰不勝輒北憕收殘士數百衰斷弦折矢堅守人不堪鬭憕約奕曰吾曹荷國重寄雖力

不敢當死之官部校皆夜縋去、憕坐府中奕守臺城陷
祿山鼓而入殺數千人矢著闕門執憕奕及官屬蔣清
害之詔贈司徒謚曰忠懿憕十餘子江涵渢瀛等同遇
害惟源彭得脫

盧奕字　　滑州人

奕懷愼少子也疎眉目豐下謹重寡欲斤斤自修與兄
奐名相埒而剛毅過之天寶初爲鄠令所治輒最積功
擢給事中拜御史中丞自懷愼奐及奕三居其官清節
似之時傳其美餞留臺東都兼知武部選安祿山陷東
都吏亡散奕前遣妻子懷印由間道走京師自朝服坐

臺被執將殺之。罵數祿山罪。徐顧賊徒曰。爲人臣者當識逆順。我不蹈失節。死何恨。觀者恐懼变。臨刑西向再拜而辭。罵賊不絕口。逆黨爲變色。肅宗詔贈禮部尚書。下有司議謚。時以爲洛陽亡。操兵者任其咎。執法吏去之可也。委身寇讐。以死誰懟。博士獨孤及曰。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元冥勤其官。水死。守位忘躬也。伯姬待姆而火死。先禮後身也。彼死之日。皆於事無補。然則祿山之亂。大於里丕奕。廉察之任。切於元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於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全操白刃之下

孰與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請謚曰貞烈詔可

郭子儀字　華州鄭縣人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以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十五載夏四月與李光弼敗史思明於九門進拔趙郡五月與史思明戰於嘉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八月將兵五萬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乃以爲靈武長史同平章事肅宗至德二載以爲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九月收復西京冬十月收復東京乾元元年八月以爲中書令二年三月以爲東畿等道元帥魚朝恩惡子儀短之於上召還京師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

儀給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上元元年正月党項等羌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寧鄜坊爲兩節度以邠州刺史鄜州刺史領之分道招討而以子儀領兩道節度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鎭之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宜置之散地命出鎭邠州党項遁去制以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制下旬日爲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寶應元年絳州諸軍乏食突將王元振激怒士卒殺其都統剸掠不已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合并新進諸將所能鎭服乃以子儀爲汾陽王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時

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公至軍王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秋七月入朝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乃不自安奏請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留京師代宗廣德元年冬十月吐蕃入寇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及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以子儀爲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二十餘萬衆渡渭循山而東子儀使

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元振遏之竟不召見吐蕃渡便橋帝出幸陝州官吏六軍逃散吐蕃入長安縱兵焚掠蕭然一空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諸將方縱兵剽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收合四千人泣諭將士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泣受約束軍勢稍振上恐吐蕃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上表曰臣不收京師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虜亦不敢東向上許之乃令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

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衆遁去詔以爲西京留守京畿遂安十二月上還長安子儀率百官諸軍奉迎上勞之曰用卿不蚤故及於此李抱眞爲汾州別駕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召見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父兄陛下誠以子儀鎭朔方彼皆不召而來矣上然之僕固懷恩反寇太原上謂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鎭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乃以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

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爲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京師震駭會子儀自河中入朝詔出鎭奉天召問方畧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爲也冬十月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爲怯而不戒乃可破也敢言戰者斬既而夜出陳於乾陵之南虜始以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十二月加尚書令子儀以太宗爲此官近皇太子

亦爲之遂不敢受永泰元年九月懷恩誘回紇吐蕃雜虜入寇懷恩道死召子儀屯涇陽時二虜聞懷恩死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以從子儀曰此適足爲累耳郭晞叩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

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冑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掠財不可勝載、牛馬雜畜長數百里。此天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於此。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悞、負公誠深。今請爲

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揖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飮藥葛羅使公先執酒爲誓子儀酬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酬地曰如令公誓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子儀還河中河中軍食常乏子儀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大歷二年二月入朝上禮重常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

言暧曰汝倚乃父爲天子耶我父薄天子不爲公主恚奔車奏之帝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彼欲爲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耶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暧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云不痴不聾不爲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暧數十十二月入朝時盜發子儀父塚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朝廷憂子儀入朝爲變及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軍士多發人塚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

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四年春正月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裹甲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乃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十年春正月入朝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爲言子儀曰兵興以來方鎭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盖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

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
聞者皆服十四年尊爲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時方以
司徒中書令領河中尹靈州大都督關內河東副元帥
性寛大政令頗不肅至是詔尊其官所領副元帥諸使
悉罷之上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隷人犯禁金吾將
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
以爲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卽位以爲羣臣附之
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
安大臣不亦可乎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盧杞往
問疾乃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

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子儀居親仁里宅居其地四分之一通永巷里巷負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不問麾下將吏出鎮去及郎吏皆被召子弟啓諫繼之以泣子儀笑謂曰爾曹固非所料吾馬官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向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一怨將起構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虀粉噬臍莫追今四門洞開雖讒毀欲興無所加也諸子皆伏子儀事上誠藎臨下寬厚前後羅程元振魚朝恩讒毀百端時方握强兵爲上將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

行校中書令二十四考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八子七壻皆爲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德宗建中二年卒年八十五謚忠武　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誼不遑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斿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畧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猜忍阻謀雖唐祚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逼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亟永終雖齊桓

晉文比之爲褊唐史臣裴垍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垍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蕃盛德後云

李光弼字　太原人

天寶十四載光弼爲郭子儀兵馬使破祿山兵於振武進圍雲中援馬邑十五載爲河東節度使二月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大敗之以爲河北節度使夏四月與史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進援趙郡五月與思明戰於嘉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八月以爲北都留守同平章事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先是

河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脩朝廷遣御史崔衆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衆侮易承業光弼素不平至是敕交兵衆見光弼不爲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斬之軍中股栗肅宗至德二載史思明引兵十萬寇太原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衆不滿萬人諸將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乃帥士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墼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乃用以增壘城壞輒補月餘不下思明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有隙則乘之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

不得入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十二三又遣人詐爲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祿山死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圍太原光弼出擊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加司空乾元元年以爲侍中二年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二年史思明入汴州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

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乃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賊將慢罵挑戰裨將白孝德斬之賊有良馬千餘日浴於河南渚乃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皆竊笑

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必以爲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時光弼屯中潬入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颭旗三至地則萬

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韡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剄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爭前決戰乃連颭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遁去上元元年春正月以爲太尉兼中書令二月攻懷州與史思明戰破之三月破安太清於懷州夏四月破史思明於河陽十一月拔懷州擒安太清二年二月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信以爲然言於上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於邙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朝恩陳於平原光弼曰

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朝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上表求自貶乃貶爲開府儀同三司夏復以爲太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寶應元年春授許州使田神功擊史朝義大破之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彊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爲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徑趣徐州使兗鄆節度使進擊朝義大破之光弼在徐州惟軍旅之事自決之衆務悉委判官與之抗禮神功乃遍拜官屬曰神功生於行伍不知禮儀也代宗廣德元年台州賊攻陷浙東光弼遣將討平之二年卒

謚武穆上之幸陝也光弼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以其母在河中數遣使存問吐蕃退除東都留守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乃愧恨成疾而卒

顏杲卿字昕 瑯琊臨沂人

杲卿顏子後裔師古五世孫元宗時上柱國元孫之子蜀郡長史春卿之弟也天寶十四載爲常山太守時祿

山至藁城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歸中途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謀起兵討賊會杲卿從弟眞卿遣人潛告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乃命藁城尉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其附祿山者惟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時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引兵至城下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戶曹

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耶祿山怒并履謙咼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肅宗乾元元年贈太子太保謚曰忠節杲卿之死也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眞卿爲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爲之言於上皇杖殺通幽而予贈謚子泉明爲史思明所虜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泉明號泣

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詣親故乞索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遇父時將吏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乞其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眞卿悉加贍給隨其所適而資給之

顏眞卿 字清臣杲卿從弟

博學工詩善眞草書事親以孝聞舉進士遷御史時冤獄久不決天旱眞卿辯獄而雨時稱御史雨累官平原太守初眞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眞卿將兵防河津眞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河北郡縣皆從

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又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得萬人諭以舉兵討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天寶十五載以爲河北採訪使擊魏郡拔之先是淸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眞卿眞卿欲與之衆以萼年少慮輕必無所成乃辭之萼復爲書說曰淸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淸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强敵公能無悔乎眞卿大驚遽以兵六千借之因問曰兵已行矣子欲何爲對

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眞卿曰善命參軍李擇等將兵會於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初眞卿聞李光弼下井陘即斂軍還平原及聞郭李并出始復區處河北軍事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爲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眞卿頒下

諸郡、又遣人須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猗國之心益堅矣。代宗廣德二年、以爲刑部尚書遣宣慰朔方行營。上之在陝也、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不許。至是命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陛下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上然之。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真卿諫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

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載以爲誹謗貶陜州別駕大歷十二年用楊綰常袞薦復以爲刑部尚書德宗時盧杞惡眞卿欲出之建中四年春正月李希烈陷汝州上問計於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

服眞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眞其人也上然之乃遣眞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眞卿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眞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使人邀之於道不及眞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嫚罵拔刀擬之眞卿色不變希烈麾衆令退館而禮之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召眞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耶眞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

臣賊子相從來與之同覆滅即希烈不悅他日與朱滔等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遂至是大以宰相賜都統也眞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希烈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眞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耶希烈乃謝之興元元年李希烈自恃兵強遂謀稱帝遣人問儀於眞卿對曰老夫嘗爲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稱大楚皇帝遣其黨辛景臻謂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眞卿趨赴火景臻

遷止之八月李希烈聞其黨希凊伏誅忿怒遣中使至蔡州殺眞卿中使曰有敕眞卿再拜中使曰有敕賜公死眞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眞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耶遂縊殺之

貞元元年春正月贈司徒謚曰文忠

張巡字　南陽人

巡博通羣書曉戰陣法開元末擢進士爲眞源令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祿山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眞源帥吏民哭於元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乃選精兵千人西至雍邱前令令狐潮已

降賊與賊將李懷仙等四萬餘衆攻城衆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帥千人開門突出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能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賊遂敗走軍聲大振其後潮復圍雍邱潮與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朝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以兵勢不敵且帝存

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槀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久乃知其槀人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潮　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絶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令狐潮攻雍邱數

月不下築城於雍邱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巡衆千餘每戰輒克時賊將楊朝宗率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援雍邱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亦至巡及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斬首萬餘級敕以爲河南節度副使肅宗至德二載賊將尹子奇以十三萬衆寇睢陽許遠告急於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與遠兵合得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將士晝夜苦戰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斬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賊遂夜遁三月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

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勛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乃推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晝夜數十戰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絶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刻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秋七月子

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將士人廪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止千幾百人皆飢病不堪鬬遂為賊所圍巡乃修守具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濠以困之巡於內亦作濠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許叔冀在譙郡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

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爲泣下雲
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且戰且行至
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
知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冬十月城中食盡議棄城東
走巡與許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
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
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
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乃出愛妾殺以
食士城中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
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

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與許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戰眥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所餘纔三四幷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

意將識上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朝廷追贈官其子孫議者或罪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爲之作傳表上之曰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彊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及人乃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衆議由是始息

許遠字　高陽北新城人敬宗之孫

天寶十五載安祿山反或薦遠於元宗拜睢陽太守至德二載安慶緒以尹子奇為河南節度使子奇以媯檀兵十三萬趨睢陽遠告急於張巡巡自寧陵引兵謂巡曰遠儒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公請為遠戰自是之後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被圍數日食盡城陷與巡俱被執巡死生致遠於洛陽後死於偃師

張興字　束鹿人

身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悍趫而辯為饒陽裨祿山反攻饒陽興開張禍福譬曉敵人而嬰城彌年衆

心遂固滄趙己陷史思明引衆傅城與擐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入與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城破思明縛之馬前好謂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對曰昔嚴顏一巴郡將猶不降張飛我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虜今日幸得死然願以一言為誠思明曰云何與曰天子遇祿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能為國掃除反為其下何哉思明曰將軍不覩天道耶吾上起兵二十萬直趨洛陽天下大定以偏師叩函谷守將面縛唐亡固矣與曰桀紂秦隋窮人力舉四海與為怨故商周漢唐因得代之而有神器皇帝無違德祿山非數帝賢

是苟延歲月。終卽食爾耳。思明怒鋸解之。且死罵曰、吾能
甚強死兵敗賊衆頭中、懍然爲改容、

甄濟　字孟成定州無極人

少孤好學。以文雅稱。居青巖山十餘年。遠近伏其德、環
山不敢畋漁。採訪使苗晉卿表之、諸府五辟、詔十至、堅
臥不起。天寶十載。以左拾遺召。未至而安祿山入朝、求
濟於元宗。授范陽掌書記。祿山至衞、使太守致謁山中、
濟不得已。爲起。祿山下拜鈞禮、居府中。論議正直。久之。
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乃詐爲風疾。舁歸舊廬。祿山反
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曰、卽不起。斷其頭見。我濟色不動

左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頸待之希德
欷歔嗟歎止刀以實病告後慶緒復使彊輿至東都安
國觀會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謁泣涕王爲感動
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汙賊官羅拜以愧其心授祕書
郎更拜太子舍人大歷中江西節度使魏少游表爲著
作郎兼侍御史卒子逢自力讀書不謁州縣歲饑節用
以給親里大穰則振其餘於鄉黨朋友有緩急輒出家
貲周贍以義聞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詣京師自言元
和中贈濟祕書少監父子俱顯名

DS
734
.C8
v.14

節錄名臣言行錄卷十二上　浯村朱桓撰

唐下

李泌　楊綰　劉晏　崔祐甫　裴諝
李晟子愬　段秀實　馬燧　石演芬　李璀
陸贄　陽城　韓愈　杜黃裳　李渤
高崇文　劉栖楚　裴度　李光顏　白居易
李絳　許孟容　崔羣　柳公綽　柳公權
邱玭　李德裕　錢徽　韋處厚　崔鄲
李石　薛元賞　魏謩　韋澳　孫揆
有仁厚

□□□臣□藏書

藩鎮名臣

壽平　令狐彰　李抱真　王武俊　張茂昭

固興　王承元　張璠　王紹懿　張允伸

王師範

李泌字長源京兆人

泌幼以才敏著開元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爲布衣交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後隱居穎陽上自馬嵬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爲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上欲以爲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上乃止建寧王倓英果有才畧帝欲以爲元帥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泰伯乎帝曰廣平冢嗣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旣成陛下雖欲

不以爲儲嗣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卽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爲元帥俶聞之謝泌曰此固俶之心也王與泌出行軍軍上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爲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等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通進餘則待明禁

門鑰契悉委俶與泌掌之上賜張良娣七寶鞍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帝遽從之上欲以良娣正位中宮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良娣由是惡泌上嘗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日發其塚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讐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宏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讐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奈何矜之泌曰臣豈不知此顧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必以爲用

韋妃之故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
君親也上流涕被面曰朕不及此上問泌曰今敵強如
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范陽此
豈有雄據四海之志耶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
惟高尚等數人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
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
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
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
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
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

兩京之道當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掎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爲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爲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置之倓不從上謂泌曰今立廣平王爲太子何如對曰戎事交切須即區

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辯陛下靈武即
位之意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入固辭曰陛下猶未
奉晨昏臣何敢當儲副帝賞慰之李輔國外恭謹而內
狡險陰附張良娣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
二人譖倓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俶懼謀去二人泌
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
順之亦何能為至德二載上至鳳翔隴右河西安西西
域之兵皆會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
取范陽傾其巢穴則根本永絕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
不能待此決矣據書至鳳翔上遣中使奏上王謂泌曰

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
上皇不來矣上驚曰爲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爲羣臣賀
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
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
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因請去上曰
朕與先生久同憂慮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
不可留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
重寵臣太深臣功太大尚亦太可此其所以不可留也肅
曰且眠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臥猶不得請況
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

卿疑朕如此豈朕而辦殺卿耶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
臣來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陛下向日待臣如此
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曰非
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議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上曰建
寧欲害其兄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耶
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寃輒流
涕嗚咽且陛下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
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
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
欲聞之對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愼將來耳昔天后

有四子。長曰太子宏。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詞。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詞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陛下已一摘矣。愼無再摘。帝愕然曰。安有是哉。時廣平王俶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帝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日。帝召泌告之曰。皆卿力也。泌求還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敕郡縣爲築室山中。給三品料。大

歷三年四月徵泌於衡山既至復賜金紫爲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上時過之軍國大事皆與之議六年以爲江西觀察判官時元載忌泌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處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爲判官屬少遊使善待之十四年常袞言於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爲九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爲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乃以爲澧州刺史德宗興元元年自杭州刺史徵詣行在日直西省朝野皆屬目上以河中爲憂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

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竄伏河中不日必爲帳下所梟矣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其安西北庭之地與之泚誅吐蕃求地上欲與之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爲國家固守近二十年一旦棄之戎狄彼必深怨中國他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讐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而去何功之有上遂不與貞元元年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酖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

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謂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爲都防禦轉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歲月下臣請以單騎入之上曰朕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對曰他人猶豫遷延必不能入上乃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疾驅而前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

亂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吾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
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召抱暉謂之曰吾非愛汝而不
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匄
汝餘生汝爲我齎版幣祭前使愼無入關自擇安處潛
來取家保無他也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三年以泌同
平章事晉爵鄴侯初覲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
朕欲與卿有約卿愼勿報讐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對
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自斃
矣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亦
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

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為然晟燧皆起泣謝上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初帝入駱谷衛士多亡李叔明之子昇及郭曙令狐建等相與齧臂為盟更鞚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皆以為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

延賞與叔明有隙時此昇出入郜國大長公主第密以啓上上使泌察之泌言此必有動搖東宮者其延賞乎乃爲上言二人之隙且言昇承恩顧延賞無以中傷而郜國主乃太子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曰是也泌因請罷昇宿衛以遠嫌從之其後或告公主淫亂上怒幽於禁中流昇等嶺南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泌告之且曰舒王今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

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陛下不見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故耳。對曰。臣昔爲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茲事。今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寃。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無他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至明

曰朕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間一日上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諭不許回紇屢求和親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泌言於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上問之對曰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對曰今日之計回紇爲先二國差

緩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陝州之恥耶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爲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又何怨耶帝終不許泌乃乞骸骨上曰朕不惲屈已但不能負少華輩耳泌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葉護將兵助国肅宗止令臣宴勞之亦不至其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葢戎狄豺狼不得不過爲之防陛下在陝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議與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此暴豈非少華輩負陛下耶昔葉護歛

掠長安先帝親拜馬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餘萬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況牟羽身爲可汗舉國赴難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屈已爲是乎不屈已爲是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卿等以爲何如皆對曰誠如泌言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回紇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殺牟羽復有何罪吐蕃幸國之灾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陜此乃百代必報之仇爲可怨耳上曰

朕與之爲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爲臣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因問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雲南昔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强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其使者

歸詐以公主之初河隴沒於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阻絕皆仰給於度支泌知胡客留有妻子買田宅安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於鴻臚寺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乎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緡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語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

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預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因薦竇參董晉可用上遂相之五年三月卒泌有謀畧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爲世所輕

楊綰字公權華陰人

綰少孤貧事母孝代宗廣德元年爲禮部侍郎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守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

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問經則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授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哉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其道舉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事雖不行識者是之二年六月奏孝弟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尋爲吏部侍郎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元載遂以爲國子祭酒大歷十二

年夏四月以綰同平章事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去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薄其俸於是京官不能自給綰奏增之悉罷諸州團練手捉使諸使非軍事要急無得擅召刺使聽其職務差人權攝又定諸州兵有常數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掊多益寡上下有敘法制粗立上方倚綰使釐革弊政秋七月以疾卒上痛悼之甚贈司徒謚曰文簡

劉晏字士安曹州人

年七歲舉神童八歲元宗封泰山獻頌授太子正字肅定寶應元年以爲度支轉運鹽鐵等使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於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時中外艱食關中斗米千錢官廚無兼時之積晏疏浚汴水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爲首時爲河南江淮轉運使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

常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言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潔廉終無榮顯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其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紿者權貴屬以親故晏亦應之俸給多少遷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轉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

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斛免其月須如干救助及期不俟州縣申請卽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自蕃息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亦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

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至是而民不困弊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於揚子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成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較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

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減過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漕運遂廢晏爲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後之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代宗時同平章事判度支德宗建中元年以楊炎譖出爲忠州刺史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揚炎指奏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炎證成之上密遣人縊殺晏天下寃之

崔祐甫 字貽孫京兆萬年人沔之子

大歷十三年祐甫爲中書舍人隴右節度使朱泚獻貓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爲瑞常袞率百官賀祐甫不賀曰

物反常爲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知選事。數以公事與常衮爭。衮惡之。出爲河南少尹。德宗嗣位以祐甫同平章事。時上居諒陰。委政祐甫。所言皆聽。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上謂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生平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爲然。王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詔以爲東都園苑使。以白志貞代之。恐其生變。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志貞已視事矣。李正已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

犒上欲受之子見黜郤之饋無辭祐甫請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其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已慚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建中元年卒

裴諝字士明絳州人寬之子

代宗永泰元年諝為河東租庸使入奏事上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先是上幸陝州諝為考功郎中徒步扈南曹印赴行

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德宗嗣位裴諝陵近禁屠
宰子儀之隸人犯禁諝南爲金吾將軍奏之或謂曰君
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其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勛高
望重上新即位以爲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
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時朝
堂別置三司決庶獄辨爭者輒擊登聞鼓諝疏曰諫鼓
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詭譎之人輕動天聽
爭纖微若然者安用吏治乎上然之悉歸有司諝惡法
吏舞文或挾宿怨爲重輕因獻獄官箴以諷進兵部侍
郎河南尹諝家凡五世爲河南諝視事未嘗收當正處

以寛厚和易爲治不鞫人以贓初居母喪家東都會史思明亂逃山谷間思明故爲寛將德寛舊恩且聞譽名遣捕騎跡獲之喜甚呼爲郎君賊殘殺宗室諝陰緩之全活者數百人又嘗疏賊虛實於朝事泄思明恨罵危死而免

李晟字器良洮州臨潭

年十八從征號萬人敵大歷三年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將兵五千擊吐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兼行出大震關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十四年吐蕃南詔

入寇晟爲神策都將命將兵四千與山南東川兵合擊破之克維茂二州追擊於大度河外又破之凡殺八九萬人德宗建中二年討田悅於臨洺大破之四年聞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詔以爲行營節度使。晟自蒲津濟軍於東渭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士卒同甘苦人樂爲之用旬月間至萬餘人初與劉德信俱屯東渭橋德信不受節制晟至其營數以滬澗之敗斬之馳入其軍並將之軍勢益振李懷光有異志惡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與晟合軍詔許之乃與懷光會於咸陽西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犯懷光

軍上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與朱泚通謀晟屢奏恐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奏不下懷光欲激怨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晟參議懷光欲晟自請減損使失士心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公當裁之懷光默然遂止興元元年以晟同平章事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爲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軍處其閒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

弱而銳氣不衰尋加諸道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之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爲賊爲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六月大陳兵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鬬非官軍之利也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集兵來擊賊衆大潰泚率餘衆西走晟遣將追之令諸軍曰晟賴將士

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晟之在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向非相拒也吾聞五星嬴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上以晟爲

司徒中書令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奏請往理不用
命者力田積粟以攘吐蕃遂以晟爲鳳翔隴右節度等
使進爵西平王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斬裨將王斌
等十餘人涇原節度使田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
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使防
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果請援兵晟遣腹心
將彭令英戍涇州晟託巡邊至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
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
田郎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
伏甲而宴之既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

汝曹入別可各首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鑒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縊殺之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貞元二年晟遣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吐蕃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擄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返冬十月遣兵拔吐蕃摧沙堡斬其將焚其蓄積而還尚結贊引兵北去十二月入朝上

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張延賞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爲僧不許入朝稱疾懇辭方鎮亦不許上命韓滉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第謝因飲盡歡表請延賞爲相吐蕃屢請求和上未之許乃求和於馬燧燧爲請於朝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上從延賞議許之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遂加太尉罷鎮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司馬李叔度曰此儒者事非勳德所宜也晟斂容曰司馬失言矣晟任兼將相知朝廷

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哉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沈密未嘗泄於人九年八月卒謚曰忠武子十五人知名者愿愬憲聽

李愬字元直憲宗元和十一年為唐鄧節度使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始信而安之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賊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不肅彼必懈怠然後可圖也淮西人果輕愬不為備乃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步騎二千給之愬遣大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

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衆請剖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署爲捉生將士良請盡死以報德言於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爲賊左臂恃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請爲公擒之遂擒光洽降秀琳乃引兵入據其城於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愬聞其有父母者皆給粟帛而遣之衆皆感泣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淮西將孫獻忠以五百騎追擊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反旆力戰斬獻忠或勸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

愬不聽引還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李祐有勇畧守興橋柵愬誘而擒之釋縛待以客禮時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得與聞諸將多諫愬待祐益厚諸軍日牒愬稱得賊諜者言祐爲賊內應愬恐謗言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耶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達曙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

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益知賊中虛實嘗遣兵
攻朗中不利眾皆悵恨愬獨喜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
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為行備李祐言於愬曰蔡
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
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十月愬遣掌書記鄭澥白
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乃率眾東行六
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命軍士少休食
乾精整羈靮留兵斷朗山救兵又分兵斷洄曲復夜引
兵出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為
必死然畏愬莫敢違行七十里至州城自吳少誠拒命

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鑁其城先登將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雞鳴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起聽於庭聞軍中號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愬攻之燒其南門門壞遂執元濟檻送京師諸鎮兵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厨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屯於鞠場以待裴度度入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道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十一月賜爵涼國公諸將請曰始公敗於

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務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已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段秀實字成功汧陽人

幼號孝童及長舉明經不果天寶十載高僊芝擊大食

敗績將軍李嗣業勸尚書道秀實止之曰避敵先奔無勇也全已棄衆不仁也幸而得達獨無愧乎嗣業執其手謝之留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還至安西言於僊芝以爲都知兵馬使爲巳判官十五載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秀實爲綏德府折衝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慚卽白宰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肅宗乾元二年嗣業表爲懷州長史知留後事秀實運芻粟募兵市馬以奉鎭西行營相繼於道代宗

廣德元年吐蕃入寇上如陝州秀實時爲鄜坊節度判官說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大舉南趣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郭子儀聞虜逼邠州遣其子晞將兵救之晞縱士卒爲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而不敢言秀實自請補都虞候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槊上植市門晞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請往解之選老躄者一人控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爲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

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敢譁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旦俱至孝德所謝馬璘爲邠寧節度使亦以秀實爲都虞候卒有能引弓至二百四十斤者罪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爲理璘善其議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爭之璘或怒甚對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爲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置酒謝之自是事皆咨而後行聲稱甚美四鎮北庭兵久羇旅數遷徙勞敝怨誹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且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

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從者族流言者刑遂徙於涇大曆十一年爲行軍司馬璘疾亟以秀實知節度事嚴兵以備非常璘卒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頔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位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於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事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

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廷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遣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十二年九月以爲涇原節度使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德宗建中元年楊炎欲發兩京關內丁夫濬豐州陵陽渠以興屯田上遣中使訪於秀實秀實以爲邊備尚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以爲沮已徵爲司農卿四年冬十月朱泚反據長安以秀實久失兵柄意必怏怏遣騎召之不納騎士踰垣入劫之秀實乃謂子弟曰吾當以死徇社稷耳乃往見泚說之曰犒

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而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此莫大之功也泚不覺秀實與將軍劉海濱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朱泚迎乘輿未發泚遣韓旻將鋭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爲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乃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還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爲之臣也使海濱明禮陰結死士爲應旻至泚令言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

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流血灑地海濱不敢進而逸忠臣前助泚得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上聞其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興元元年贈太尉謚忠烈

馬燧字洵美汝州人

代宗廣德元年回紇部衆所過抄掠稟給小不如意輒殺之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燧為趙城尉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為

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大歷十四年。燧為河東節度使。河東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為精騎。造甲必為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趣。又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陳。或塞險以扼奔衝。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辟張建封為判官。署李自良為代州刺史。委任之。田悅攻臨洺。詔燧及李晟討之。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

悅爲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燧等進兵至臨洛悅兵大敗而遁德宗建中三年燧等屯於漳濱田悅築月城以守長橋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涉淺而度進屯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乃爲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潛師趨魏州伺悅軍畢度則焚其橋縱兵擊之悅大敗追奔至三橋橋已焚赴水溺死不可勝紀貞元元年二月敗李懷光於陶城諸將多請赦懷光燧入朝奏曰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爲陛下平之上許之遂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

曉曰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吾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懷光自縊死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遠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上加燧侍中尋以爲司徒晉爵北平王罷副元帥節度使十一年八月卒諡莊武

石演芬字　　西域胡人

事李懷光至都將光親信畜爲假子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客郜成義到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而罷其總統成義走告懷光懷光召演芬駡曰爾爲我子奈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卽死對曰天子以公爲股肱公以我爲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且我胡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呼我爲賊死固吾分懷光使士臠食之皆曰烈士也可令速死以刀斷其頸德宗聞贈演芬兵部尚書斬成義於朔方

李璀字

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璀爲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迴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懷光死璀亦自殺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

年十八登進士又中宏辭拔萃科累官監察御史德宗

在東宮時聞陸贄名卽位召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生內變乃上奏曰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八百餘所而關中殆五百焉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衞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及郎將子弟明敕涇隴邠寧更不徵發仍罷間架等稅則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帝不能用建中四年失

泚犯奉天詔渾瑊等拒之上與贄語及亂故深自刻責贄曰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疏曰陛下徵師日滋賦斂日重內自京邑外洎邊鄙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讟并興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禦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羣臣之罪豈徒言與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脩之上問當今切務贄以為向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

勸上接下從諫。上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不疑多被姦人賣弄諫官論事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詰問遽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贄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爲本疏曰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

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上頗用其言興元元年正月言於上曰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之詞無所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上然之故奉天所下詔書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上然之乃下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

咎改過。小子生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沮。由昧省已。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生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烝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勛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

勛務在去伐貢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後李抱真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贄諫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上卽命去其榜車駕至梁州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授以

散官。贄諫曰。誘人之方。惟名與利。當今所病。方在爵輕。
突銛鋒排患難竭筋力展勤效者。以是酹之。獻瓜果者
亦以授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
瓜果而獲官。是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
草木。誰復爲用哉。上居艱難中。大小之事必與贄謀之。
故當時謂之內相。然數直諫忤上意。盧杞雖貶。上心庇
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貞元元年。
上問河中旣平。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贄以河中旣平。慮
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則負罪者自疑。建中之
憂行將復起。乃上奏曰。陛下悔過降號。聞者流涕。故諸

將校死叛夫請罪逆泚懷光相繼梟殄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李希烈縱未順命斯爲獨夫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旣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歟詔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八年以贄同平章事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異日考其殿最幷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不得實才上密諭曰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奏曰宰相

不過數人豈能遍諳多士今之宰相即往日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爲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可擇千百具僚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將務得人無易於此上竟追前詔不行上欲用裴延齡判度支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恐傷聖鑒上不從時天下四十餘州大水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且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

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乎上曰惟西關貢賦不必道也對曰昔秦晉仇敵穆公猶救其饑況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乃命宣撫諸道贄爲相奏論備邊六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上雖不能盡用心甚重之及裴延齡恣爲詭譎贄曰陳其不可用上不悅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延齡日短贄於上上信延齡而不直贄遂罷爲太子賓客十一年貶爲忠州別駕二十一年順宗即位追赴京師未

聞詔而卒謚曰宣

陽城字亢宗陝州夏縣人

貧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第進士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同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城謙恭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於道閭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有盜其樹者城過之慮其恥退自匿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

及覺痛答責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寡姝依城居其子四
十餘羸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姝之夫客死遠方城與
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歲飢屏跡不過鄰里屑榆爲粥
講論不輟奴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
納後致糠覈數桮乃受山東節度府聞城義者發使遺
五百縑戒使者不令返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
嘗發會里人欲葬親貸於人無得城知其然舉縑與之
陝虢觀察使李泌數禮餉城受之泌欲辟致之府不起
乃薦諸朝詔以著作佐郎召并賜緋魚城固辭還詔泌
爲宰相又言之德宗於是召拜右諫議大夫城褐衣到

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召見賜帛五十匹天下想望風采時諫官論事苛細帝厭苦而城寖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諍臣論譏之亦不以屑意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閤上疏極論延齡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爲皇太子爲開救良久得免及帝欲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乃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

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外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守闕下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至道州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州人感之以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有

幸於刺史者拾不法事告城欲自脫城輒榜殺之賦稅
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
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城自囚
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城不敢歸判官遽辭去府復遣
官來案官乃載妻子中道逸去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
卒贈散騎常侍方城之伏閤不去也帝震怒左右懼不
測金吾將軍張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事矣吾
年八十與見盛事徧揖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萬福
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業儒不顯
乃學騎射累功至金吾將軍圖形淩烟閣以工部尚書

致仕卒年九十自始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凡蒞九州皆有惠愛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

七歲讀書日記數千言比長盡通六經百家之學擢進士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京兆尹李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愈奏曰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貶爲陽山令元和六年爲職方員外郎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人詣縣請罪敕都省集議愈曰律無復讐之文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生之訓許

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讐者事發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於是枚悅而流之十年裴度宜慰淮西還言其必可取之狀愈上言淮西三小州殘敝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諸道兵各發二三千人勢力單弱必孤畱怯難以有功環賊諸州壤地連接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鬬識賊淺深皆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

立可成軍乞悉罷諸道軍募士人以代之其後度討淮西奏愈爲行軍司馬十四年爲刑部侍郎上迎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施舍惟恐弗及愈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三度捨身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

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衞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將加極刑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穆宗長慶元年爲國子監祭酒因蠻賊黃少卿久未平上言曰黃家賊居無城郭依山旁險彊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旣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致劫州縣侵暴平人或聚或散終亦不

能爲事近者裴行立陽旻意在徼功獻計征討邕容兩管經此凋敝疾疫殺傷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未得寧息兼此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選擇有威信者爲經畧使處置得宜自無侵叛上不能用王庭湊反圍節度使牛元翼於深州詔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遣愈以兵部侍郎宣慰其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鎭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

才故[illegible]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泚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順逆之爲禍福豈遠耶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尚有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對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奪圍出判度支

張平叔言官自糶鹽可獲倍利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檢所在實戶據口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富商大賈有邀截喧訴者所在杖殺詔百官議愈曰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糴鹽多用雜貨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人吏坐鋪自糶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若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爲之陞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或有旬月淡食若據口給鹽

依時撒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亦以爲言事遂寢三年六月以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頭何可犯也九月以爲吏部侍郎四年卒謚曰文愈爲文粹然一出於正佐佑六經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杜黄裳字遵素萬年人登進士第郭子儀辟爲判官大歷十三年子儀入朝以黄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爲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黄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服罪於是諸將之

難制者黄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德宗崩順宗即位疾甚不能視事中外危懼乃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啟口論禁中事黄裳勃然曰黄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秋七月以同平章事憲宗元和元年西川節度使劉闢反上欲討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固難取黄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畧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初上與黄裳

論及藩鎮對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得而理也上深以爲然於是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黄裳啓之也上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爲何爲而可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愼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爲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

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然之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卒軍中奉其弟師道爲帥奉表京師黃裳請乘其未服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爲留後初黃裳建議征蜀指授方畧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澭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黃裳有經濟大畧而不脩小節故不得久任相位二年罷爲河中節度使三年

卒謚曰宣

李渤字濬之洛陽人涉之弟

渤孤特自立不苟合於世刻志於學隱廬山久之徙少室元和初李巽韋況交章薦之詔以左拾遺召辭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十四年爲庫部員外郎使陳許還言臣過渭南諸縣人多流亡舊三千戶者今纔千戶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鄰致驅迫俱逃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禁絶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遂謝病歸東都長慶二年爲江州刺史判度支張平叔奏徵

違年逋欠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十九陛下奈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逋負詔悉免之四年爲諫議大夫上視朝晏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今晨愈甚請出閤待罪於金吾仗上命中使就仗宣慰令歸敬宗寶歷元年鄠令崔發以中使毆百姓擒入曳之於庭上怒收繫臺獄赦日立金雞樹下中使誰杖捶發氣絶復蘇詔復繫之渤上言縣令曳中人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

闓之則浸易之心生矣上不聽

高崇文　字崇文幽州人

七世同居旌表門閭憲宗時爲神策軍使劉闢反宰相杜黃裳薦其勇畧可用命將兵討之時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卽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匕筯者斬以徇闢陷梓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闢歸康以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夏四月以崇文爲東川節度副使六月破鹿頭關連戰皆捷於是綿江鹿頭諸將皆以城降遂長驅直指成都克之闢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追擒之

遂入成都屯於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檻闢送京師斬其大將邢泚餘無所問命軍府事一遵韋南康故事從容指撝一境皆平初知邛州崔從以書諫闢闢發兵攻之從固守得免韋臯參佐皆素服請罪崇文皆禮而薦之獨謂設文昌曰君必為將相未敢奉薦闢有二妾者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耶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冬十月以為西川節度使在蜀朞年謂監軍曰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乃

以爲邠寧節度使晉爵渤海郡王卒謚威武

劉栖楚字　鎮州人

穆宗長慶四年爲左拾遺上視朝晏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栖楚進言曰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閣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乃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乃出於是宰相贊成其

言上命中使宣慰令歸尋擢爲起居舍人辭疾不拜十二月以爲諫議大夫

裴度字中立河東人

憲宗元和七年度知制誥宣慰魏博爲田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上惡王叔文之黨皆以爲遠州刺史劉禹錫得播州度以禹錫母老爲言上曰爲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曰朕所言以責爲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忠切禹錫得改連州十年以中丞宣慰淮西行營還言淮西必可取[redacted]

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下數敗賊軍上以度爲知人益擊度傷首墜溝中病瘡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絶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爲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討賊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於私第見客許之十二年以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

使時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敝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倂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朝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御門送之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十月擒元濟乃建彰義節將降卒萬餘八城以蔡卒爲牙兵或諫

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沮兵禁人偶語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詔淮西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爲收葬十二月賜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淮西既平上浸驕侈判度支皇甫鎛鹽鐵使程异數進羨餘又厚賂吐突承璀遂以爲相度極諫不聽求退不許乃上疏曰鎛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置之相位中外駭笑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中外仰給之人無不思

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幾至潰亂昇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爲相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爲朋黨不之省其後上語宰相曰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黨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

似。內寶懸珠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五坊使楊朝汶妄捕繫人責其息錢轉相誣引中丞蕭俛劾之度以爲言上曰姑與卿論用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恣恐亂輦轂上不悅召朝汶賜之死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擠之詔以平章事鎮河東穆宗長慶元年以爲鎮州行營都招討使時翰林學士元稹與樞密魏宏簡深相結求爲宰相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所奏軍事多從中沮之度表曰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軍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清肅朝廷河朔逆賊祗亂山

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掎損之事不少但欲令臣失所而於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宏簡樞密解翰林而恩遇如故稹怨度欲解其兵柄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為司空平章事留守東都諫官爭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乃命入朝三年李逢吉惡之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兼平章

事翰林學士韋處厚極言之上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逢吉排沮之狀上乃加同平章事

敬宗寶歷二年言事者多稱度賢不宜棄之藩鎮上數遣勞問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日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之益厚復知政事左右忽白失中書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已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劵耳急之則投諸水火

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上欲幸東都諫者甚衆皆不聽巳使按脩宮闕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巳荒阤陛下倘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乃敕罷之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為踈惡執留敕使奏以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脩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使臣宣慰仍索敕使度對曰克融無禮巳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

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勿索赦使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衣非朕所愛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所云助脩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宜速遣來者欲且示含容則云不假丁匠遠來加是而已上悅從之未幾幽州軍亂殺克融文宗太和四年度以老疾辭位乃以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仍詔三五日一入中書李宗閔惡度薦李德裕乃以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九年加中書令度以疾求歸東都詔入知政事開成四年正月至京師不能入見勞賜旁午至是

薨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爲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舍以身係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謚文忠

李光顏　字光遠太原人光進之弟

初從河東軍爲裨將節度使馬燧謂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劍贈之討李懷光楊惠琳戰有功從高崇文平劍南數搴旗蹈軍出入若神益知名進兼御史大夫歷代州刺史兄光進亦嘗刺是州皆以御史大夫領事軍中俱呼爲大夫而以大小別之元和九年討蔡擢

忠武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而賊晨壓其營以陳衆不得出光顏毀其柵將數騎突入賊中反往一再矢集其身如蝟子攬馬鞅諫毋深入光顏挺刃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時諸鎭兵環蔡十餘屯相顧不肯前獨光顏先敗賊裴度宣慰諸軍還爲憲宗言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旣而數敗賊軍上以度爲知人韓宏爲諸軍都統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光顏戰最力宏欲結之乃索得美婦人教以歌舞遣使遺之光顏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卽席厚贈

使者并妓返之曰爲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賊平加檢校司空帝討李師道徙義成節度使不三旬再敗賊復鎮忠武吐蕃入寇圍涇州光顏聞賊至料兵以赴衆入騰譟不肯行光顏爲陳說大義感慨流涕聞者亦泣下遂即路虜走出塞穆宗立加同平章事李㝏亂汴州詔總軍出討朝受命暮即戎㝏平進侍中卒諡曰忠性忠義善撫士其下樂爲用故數立功兄弟相友昔光顏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後光進乃娶光顏使其妻奉管鑰籍財物歸於其姒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

可易也因相持而泣乃如初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徙下邽

皦悟絕人舉進士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悅以爲翰林學士時元和二年也魏徵元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之上乃出內庫錢二千緡贖以賜稠仍禁質賣四年御奪王承宗官爵以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等使居易諫曰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已非令典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

兵專令中使統領著也今神策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璀乃制將又充諸軍招討使則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又恐諸道恥受指揮心既不齊功何由立且陛下念承璀勤勞貴之可也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彼之欲而自隳法制以損聖明乎朝臣多言其不可上乃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而已五年三月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淮西以吳少陽爲留後時河北用兵久無功居易言河北本不當用兵

今遷延不進。久未有功。觀此事勢。速須罷兵。若復遲延
所費滋多。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
重請雪承宗章表。繼來義無不許。如此則是予奪皆由
鄰道。恩信不出朝廷。此臣所爲陛下痛惜者也。況今天
時已熱。兵氣相蒸。饑渴疲勞。疾疫暴露。一有奔潰。諸軍
必搖。西戎北虜。乘虛入寇。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
此。實關安危。此臣所爲陛下深憂者也。不報。長慶二年
盧龍兵陷弓高。又圍下博。乃上言曰。自幽鎮逆命。朝廷
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踰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
甚。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甚。蓋由節將

大衆其心不齊未立功者或巳拜官巳敗衄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顔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必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仍詔光顔選留諸道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仇今全師出界數月不進蓋由

此軍果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為用況其月費計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荷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即用度交闕許即人必無憀自古安危皆係於此惟陛下念之疏奏不省尋出為杭州刺史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卒謚曰文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二下

唐卷下

李絳字深之贊皇人

擢進士宏詞補御史授翰林學士元和二年上平李錡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絳曰錡割剝六州以富其家今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從之上問曰諫官多謗訕朝政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閉陛下之聰明也比臣死生係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

無二三人主孜孜求前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上以久旱欲降德音對曰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宮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横斂以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賣爲奴婢皆宜禁絶上悉從之制下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脩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構樓請敕學士撰文欲酬以萬緡上命絳爲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敘作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耶上命曳倒碑樓上欲革河能付

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絳曰武俊父子相承爲日已久今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不若使弔祭使以其私諭承宗令自表請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時吳少誠病甚絳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令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既而承宗不奉詔發兵討之絳嘗極言宦官驕橫侵害政事讒毀忠良上曰此屬安敢爲讒就使爲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利則有蹈蹻爲

廉良拂意則毀龔黃爲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豈得不防微杜漸乎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絳上言臣等飽食不言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亦臣等之幸也上遂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

欲遊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又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眞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乃以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政令不及兩河。河湟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耶。宦官惡絳在翰林。乃以爲戶部侍郎。上曰。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

對曰守士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嘉其直益重之六年十二月以絳同平章事上御延英李吉甫曰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庫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

如李絳眞宰相也吉甫又嘗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今惠澤已深而刑威未震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絳曰王者尚德不尚刑豈可舍文武成康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有謂絳私其同年者上詰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於何有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材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上曰卿等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何如對曰臣按淮浙諸道奏狀皆云水旱人流求設法招撫其意

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災耶。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耳。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耶。因命速蠲其租賦。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衣。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爲然。絳曰。兩河藩鎭之跋扈者。恐諸將權重而謀己。故常分兵以隸之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雖欲爲變。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必常

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然後粗能自固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願陛下接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推在朝廷應之斂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魏博兵馬使田興遣使奉貢上亟召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敕使至彼待

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絳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興感恩流涕士衆鼓舞絳曰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上以爲太多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愛小費而遺大計借使國家發

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欲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乃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命度支使盧坦經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上謂宰相曰。卿等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

道也。若所用非其人。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然。又問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譖君子。必曰朋黨。願陛下深察之。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絳屢以疾辭位。至是罷為禮部尚書。朝廷得劉悟遺表。欲以從諫為留後。絳疏曰。兵機尚速。威斷貴定。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人意。惜此事機。所幸從諫未嘗久典兵馬。而昭義素貧。必無優賞。其衆不盡與從諫同謀。但速除近地一將。令兼程赴鎮。使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則軍心自有所繫矣。伏望速下明

敕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絹五十萬匹使之賞設除從諫一刺史必無違拒臣嘗熟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不用其謀時敬宗寶歷元年也絳好直諫李逢吉惡之以絳有足疾出之東都為太子少師分司文宗太和四年絳為興元軍節度使南詔之寇成都也節度使募兵千人赴之蠻退而遣詔悉罷之絳召新軍諭旨賜以廩麥而遣之皆怏怏而退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已以賜物薄激之衆怒大譟掠庫兵趨使牙絳方宴走登北城或勸縋而出絳曰吾為元帥豈可逃去麾推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苟

免遂皆遇害三省官共疏論絳寃及叔元激怒亂兵之罪上始悟謚曰貞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

擢進士異等及第明經調校書郎辟武寧張建封府李納以兵拒境建封遣使諭止前後數輩皆不聽乃使孟容見納數引逆順納卽悔謝爲罷兵德宗知其能召拜禮部員外郎累遷給事中浙東觀察判官齊總厚斂以媚上擢爲衢州刺史孟容封還詔書曰方用兵處有不待次而擢者今衢無他虞總無殊績忽此超授深駭羣情若有可錄願明書勞課然後超改以解衆疑詔遂留

中召獎譽之。蓋自袁高爭盧杞後、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至孟容數論駁、多士浩然想見其風采。貞九十九年大旱。疏曰、陛下齋居損膳、具牲玉走羣望、而天意未答。豈豐歉有定、陰陽適然乎。竊惟天人感應之際、係教令順民與否。今戶部錢非度支歲計、本備緩急。若取一百萬緡代京兆一歲賦、則京圻無流亡、振災爲福。又應省察流移征防當還未還、役作禁錮當釋未釋、負逋饋送當免免之、沉滯鬱抑當伸伸之、以順人奉天。若是而神弗佑、歲弗稔、夫之開也。帝不悅。元和中、遷京兆尹。神策軍吏貸富人錢、不肯償。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

曰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對曰臣不奉詔當誅然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強何以肅清輦下上嘉其剛正許之京師豪右震栗遷吏部侍郎盜殺武元衡傷裴度孟容白宰相曰漢有汲黯姦臣寢謀今朝廷無有過失而狂賊敢爾尚謂國有人乎願白天子起裴中丞輔政使主兵柄索賊黨罪人得矣後數日裴果相孟容拜東都留守卒謚曰憲

崔羣　字敦詩貝州武城人

羣為翰林學士上嘉其讜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對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

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
奉詔上悅以爲中書舍人時元和七年也十二年以羣
同平章事上問元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對曰元宗
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張九齡韓休則理用宇文融
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安
祿山反於天寶十四年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
四年罷張九齡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
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慶皇甫
鎛深恨之遂罷爲湖南觀察使穆宗嗣位召對別殿謂
曰朕升儲副知卿爲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

何力之有乃以爲吏部侍郎

柳公綽字孝寛一字起之陜西華原人

元和十年公綽爲鄂岳觀察使詔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耶奏請自行許之至安州悉聽都知兵馬使選卒六千屬之戒曰行營之事一决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皆服士卒在行營者厚給其家妻淫佚者沈之於江士卒皆喜故每戰皆捷所乘馬蹄殺圉人命殺馬以祭之十一年以爲京兆尹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

怒詰之對曰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長慶三年以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寶歷元年牛僧孺爲武昌節度使過襄陽公綽服櫜鞬候於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高於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文宗太和四年以爲河

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懼其爲變常嚴兵防衞之公綽至鎭回鶻遣梅錄李昌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於境至則大闢牙門受其禮謁昌感泣戒其下毋得侵擾沙陀素驍勇爲九姓六州胡所畏服公綽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爲陰山都督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入謁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使夫人與其母妻飲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爲之盡力自是虜不敢犯塞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

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莫不離小齋燭至則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疎遠必爲擇壻嫁之皆用刻木粧奩纈文絹爲資裝常言必[redacted]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旣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爲丈皆許納拜未嘗笑

語款洽仲郢事公權如事父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爲京兆尹鹽鐵使出遇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莫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

柳公權　字誠懸公綽之弟

穆宗見公權書跡愛之問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擢爲翰林侍書學士文宗開成二年上對羣臣於便殿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時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

賢退不肖納諫[redacted]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時公權爲中書舍人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爲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爲之乃以爲諫議大夫後爲散騎常侍武宗會昌二年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八[redacted]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爲士大夫所宗仲郢子玭僖宗時拜御史大夫直清有父風嘗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指之矣所以脩己不得不至爲學不得不堅夫士君子生

於世已無能而望他人用已無善而望他乃愛猶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弗飢可乎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立已以孝弟爲基恭黙爲本畏怯爲務勤儉爲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莅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潔與富不並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龜蓍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山南琯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南

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
縰笄拜階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
無以報吾婦冀子孫皆得如婦孝然則崔之門安得不
大乎。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爲名閥。天后
時宰相魏元同選尚書之先爲壻未成婚而魏陷羅織
獄。家徙嶺表及北還女已逾笄其家議無以爲衣食資。
願下髮爲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厚豐必有令匹
孫將遍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荆門則裴齋裝
以迎矣今勢利之徒捨信誓如反掌則裴之蕃衍乃天
之報施也余舊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

客不重襲歲久食齕蒭豢而已皆保重名於世永寧王相國涯居位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汝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敢復言後釵爲馮球外郎妻首飾涯曰爲郎吏妻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爲賈相國餗門人賈有奴頗横馮愛賈召奴責之馬泣謝未幾馮晨謁賈賈未出有二青衣齎銀罌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杯馮悅盡舉之俄病渴且咽因暴卒賈爲嘆息出涕卒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遘禍噫王以珍玩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位貪寵

不能正其家忠於所事不能保其身不足言矣賈之奴害客於墻廡間而不知欲始終富貴其得乎舒相國元輿與李繁有隙爲御史鞫譙獄窮致繁罪後舒亦及禍今世人盛言宿業報應曾不思視履考祥事乎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敗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比見諸家吉凶禮制有疑者多取正焉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構之重屬於後生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

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

李德裕 字文饒贊皇人吉甫之子

德裕力學有大節以蔭補校書郎穆宗召爲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册皆出其手敬宗初爲浙西觀察使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乃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illegible]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畧曰漢鶩流湎舉白浮鍾魏叡侈汰陵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爲瑱是謂塞聰防微箴

答曰亂臣猖獗非可遽數元服與辨豳瑟始仆栢谷徵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餐斯可戒懼上優詔答之文宗太和四年以爲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敝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脩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言道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乃練士卒葺堡障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德裕簡蜀兵羸弱者去四千餘人復募少壯者千人募北兵得千五百人與土兵

參居轉相訓習曰益精練所作兵器無不堅利七年二月以德裕同平章事八年以爲鎭海節度使時與李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九年貶袁州長史開成五年復以同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

能人人忠直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人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悞。願陛下以爲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武宗會昌元年殺知樞密劉宏逸薛季稜。遣中使就誅故相楊嗣復李珏。杜悰奔馬見德裕曰天子年少新

師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乃疏諫曰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寃兩河不臣者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等若有罪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遽遣使誅之。人情震駭遂偕同官泣涕極言上命之坐者三、對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爲寃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曰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德軍使田牟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嗢沒斯等侵逼塞下請自出兵懸之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

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爲鄰國所破遠依天子未嘗犯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鎭撫賜以糧食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願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仍詔田牟毋得邀功生事從之黠戛斯獻名馬二詔太僕卿飲勞之上欲就求安西北庭德裕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戍兵萬人不知此兵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昭義節度使劉從諫死其子稹自爲留後上欲討之朝臣以回鶻餘燼未滅復討澤潞國力不支德裕獨言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鎭不

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扈復以兵權擅授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且稹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宏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習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當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則稹必成擒矣

上嘉卽命草詔賜元逵宏敬曰澤潞一鎭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逵宏敬得詔悚息聽命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疑其詐德裕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劉稹拔河陽科斗寨議者鼎沸以爲澤潞不可取德裕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又言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宏敬出師道客軍討太原函戍卒先取楊弁今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鎭河陽仍令

以義成精兵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此意必
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洺州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從之
四年八月邢洺磁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降上曰郭誼
宜如何處之對曰劉稹騃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
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
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乃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
橫增賦斂悉從蠲免團兵並縱歸農將士等級加賞人
情大洽昭義遂安加德裕太尉晉爵衛國公固辭上曰
恨無官賞卿耳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
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

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乃自上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沾賞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從容裁決率午屚不還第休沐輒如令然若無事時河北三鎭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常面諭曰河朔兵力雖强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吏與其使大將邀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督

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乎。且李載義爲國家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宣宗大中元年。貶潮州司馬二年貶崖州司戶三年卒懿宗咸通元年。追復官爵贈左僕射

錢徽字[illegible]章長興人起之子

第進士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僑士遊客、以財貸饋坐是得罪觀察使樊澤視其簿獨徽無有乃表掌書記蔡賊方熾澤多募武士於軍澤卒士頗希賞周徽主留

事重擅發軍廩不敢給時大雨雪士寒凍徽先冬頒衣絮士乃大悅又辟宣歙入拜左補闕累遷中書舍人加承旨憲宗嘗獨召徽從容言他學士皆高選宜預聞機密廣參決帝稱其長者是時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卻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久之拜禮部侍郎穆宗長慶元年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及榜出二人所屬皆不與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取士殊不公上命覆試黜十餘人而貶徽等或勸徽奏二人私書上必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

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耶取而禁之貶江州刺史初州有盜刧貢船捕吏取江瀕惡少年二百人繫訊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舒州得眞盜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他用哉命貸貧民租入還工部侍郎文宗立召拜尚書左丞會宣墨麻方大寒羣臣稍稍引避徽素恭謹不去位久而仆太和初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徽與薛正倫魏宏簡善二人前死徽撫其孤至婚嫁成立初任右庶子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稱有公望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事繼母以孝聞親役廬墓終喪舉進士又擢才識兼茂科又舉賢良方正穆宗立以爲翰林學士處厚以帝冲怠不向學乃合易書詩春秋禮記孝經論語掇其粹要題爲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以助省覽帝稱善遷中書舍人判度支張平叔以言利進建言官自鬻鹽籠天下之奸請令宰相領鹽鐵使商賈有邀截喧訴者所在杖殺處厚曰宰相處論道之地雜以醝務實非所宜竇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爲相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强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以犯法必不

行事遂寢敬宗初李紳爲李逢吉等所搆貶[illegible]州司馬其黨猶欲搆之必死處厚上言逢吉黨與以紳之斥猶有厚辜人情危駭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古人疾讒之深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紳先朝舊臣就令有過尚當蔽瑕洗釁成無改之美況被讒乎建中時山東之亂興宰相朋黨楊炎爲元載復讎盧杞爲劉晏償怨兵連禍結天下騷然此陛下親所聞見得不深念哉紳由是免進處厚兵部侍郎上以王庭湊犯獗數宰相非才使凶賊縱暴處厚疏曰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虜

若豈之嚴郾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廟算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redacted]人則亂陛下嘗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黜之如此則將進者不敢苟求。在位者不敢不厲臣與逢吉素無私嫌特爲裴度無[illegible]旣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議耳乃加度同平章事上宴遊無度處厚諫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在春宮十有五年矣今皇子方襁褓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悅厚賜之敬宗崩文宗綏內

難猶豫未即下詔處厚昌言曰春秋大義滅親內惡必
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何所避諱哉遂奉教頒諭是夕
號令及他儀矩不暇責有司一出處厚無違舊章者進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搖
於浮[illegible]處厚諫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
奏可中輒變易自上心出耶乃示臣不信得於橫議耶
即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勳舊德輔四朝[illegible]易直長厚
密贊經事先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擢
今言不見納宜先罷力求遜位帝慰諭問所欲言乃對
近君子遠小人乃可為治諄復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

久任帝嘉納之時李同捷不受詔史憲誠陰助之裴度待以不疑憲誠遣吏白事中書處厚謂吏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汝帥我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太和二年冬卒處厚[redacted]狀如甚儒者居家亦循易至廷爭毅然不可回奪嚴於御吏百僚謁事畏惕未嘗敢及以私然推擇官材往往棄瑕錄善性嗜學家書讎正至萬卷

崔鄲字廣略貝州武城人

父倕三世一爨當時言治家者推其法肅宗時官吏部侍郎鄲姿儀偉秀人望而慕之然不可狎也第進士累

官吏部員外郎下不敢欺任擬、吏親挾格褒黜必當寒遠無留才遷諫議大夫穆宗立荒於遊畋、內酣蕩、昕曙不能朝郾進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其治其亂係於陛下自山以東百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畜積無有、願陛下親政事以幸天下帝動容慰謝敬宗立拜翰林學士、進中書舍人謝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半歲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慚謝郾乃類六經要言為十篇上之以便觀省出為虢州觀察使、先是上供財乏則斂吏奉助輸歲率八十萬郾曰吏不能贍私、安暇恤民

吾不能獨治安得自封邱以府常費代之賦粟輸大令
者歲數萬石民困於輸則又輦而致之河陰乃旁流爲
大敖受粟而注諸艚民悅忘勞改鄂岳等州自蔡人叛
鄂岳常苦兵江湖盜賊顯行郄脩治鎧使造艨衝駛追
窮躡上下千里歲中悉捕平之卒官諡曰德郄不藏資
有輒周給親舊爲治其居喪居家怡然子弟自化室處
里漏無步廡至霖潦則蓋屐以就外位治號以寬經月
不笞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曰汴
上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
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聞者服焉兄弟

六人邠、郾、郇、鄯、鄲、酆皆登進士至三品鄲為平章事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嘆曰鄲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京兆民即其里為德星社云

李石 字中玉襄邑恭王神符之後

元和中第進士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材畧為吏精明辦劇征伐必留石主後務太和中為行軍司馬聽以北兵渡河令石入奏占對華敏文宗異之擢工部郎中遷給事中累進戶部侍郎李訓誅死以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石器雄遠當軸秉權無所撓是時宦寺氣盛每

對延英仇士良等往往斥訓以折大臣石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爲之先士良等畏縮不得對氣益奪搢紳賴以爲強帝以卽位十年不能得治平臨朝而嘆石曰陛下罪已當然然責治大早雖十年孜孜養德適成爾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人之志氣雖賢聖猶有優劣故孔子稱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陛下春秋少非起人間也而知人情僞今自視何如卽位時帝曰有間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往行然後成治功陛下積十年盛德日新然向所以疾戾震驚者天其匡陛下之志乎誠務脩將來之政視太宗致昇平之期猶不

爲晚帝曰行之得至平石曰今四海夷一惟登拔才良使小大各任其職愛人節用國有餘力下不加賦太平之術也時宰相吏卒因內變多死詔江西湖南索募直助召力士石上言曰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祐縱過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姦罔雖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願上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兩道所獻並乞停寢從之帝嘗顧宰相曰朕可方漢何等主鄭覃曰陛下文宣主也石曰陛下之問覃之對臣皆以爲非顏回匹夫耳自比於舜陛下有四海春秋富得觀得失於前日引月長以齊堯舜奈何自比於漢主惟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

宣自安則大業濟矣時六道巡邊使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寇至民驚走諸司奔散覃石在中書草請出避之石曰事虛實未可知宜坐鎮以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傳呼閉皇城諸司門金吾大將軍陳君賞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乃定是日坊市惡少皆望皇城閉即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則亂矣帝嘗曰朕觀晉君臣以夷曠致傾覆當時卿大夫過耶石曰然古詩有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苦夜長闇時多也何不秉燭遊勸之

照也臣願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照不惑則安人彊國其庶乎又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貳仕進之塗塞奏請輒報罷東省閉闥累月南臺惟一御史故兩河諸侯競引英豪士之喜利者多趨之用為謀主故藩鎮日横天子為旰食元和間進用日廣陛下嗣位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彼彊宇甲兵如故而低摧順屈者士不之助也石以韓益判度支以贓敗石按之曰臣本以益曉錢穀不虞其貪帝曰宰相任人知則用過則懲此謂至公他宰相所用彊蔽其過此其私也開成三年正月入朝有盜射之微傷馬驚馳歸有盜邀擊於坊門斷

其馬尾僅而得免因臥家固辭位詔以爲荆南節度使始訓注亂權歸閹竪天子畏縮幾不立石爲相以身徇國不恤近倖張[redacted]綱欲强王室收威柄而仇士良疾之將加害帝知其然而未爲之遂罷去士人恨憤武宗會昌三年加檢校司空東都留守卒

薛元賞字

太和初自司農少卿出爲漢州刺史以治最遷司農卿會昌中拜京兆尹都市多俠少年以黛墨鑱膚夸詭力剽劫坊閭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杖死三十餘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元賞長吏事能推言時弊件

白之禁屯怙勢擾府縣元賞數與爭不少縱由是軍暴折戢民賴以安嘗詣宰相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總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仇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爲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歡飲而罷

魏謩字申之曲陽人徵五世孫

文宗開成元年謩爲拾遺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上取之入宮疏諫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上即出之擢謩爲補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爲制詞以賞之後爲起居舍人上就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爲善不必觀史上曰朕向嘗觀之對曰此向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

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宣宗太中五年以謩同平章事時上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羣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爲憂且泣時人重之謩爲相每議事正言無所避上每嘆曰魏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爲令狐綯所忌出爲西川節度使

韋澳字子斐京兆杜陵人貫之之子

第進士復擢宏辭方靜寡欲十年不肯調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溫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已溫以告澳曰恐無呈身御史周墀節度鄭滑表署幕府會墀入相私謂

曰何以教我澳曰願相公無權■傍貽澳曰爵■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斂衽廟堂天下治矣烏用權擢考功員外郎累遷吏部侍郎改京兆尹帝舅鄭光莊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繫逮之具奏姦狀且言必置以法帝曰可貸否對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法獨行於貧下戶乎帝入白太后爲輸租足乃免由是豪右斂跡帝欲以澳判戶部辭曰臣老矣力疲氣耗頃■非所任帝不悅歸謂其甥柳玭曰主上不與宰相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今時事變惡皆吾輩貪名位致然

耳尋授河陽節度使以疾歸逾年以吏部侍郎召不起卒謚曰貞

孫揆 字聖圭

第進士辟戶部巡官歷中書舍人京兆尹昭宗討李克用以揆爲兵馬招討副使旣而更授昭義節度使與克用會戰遇伏被擒克用厚禮之將以爲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耶。大罵不屈。克用怒命鋸之鋸齒不行揆曰死狗奴鋸人須用夾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言至死罵不輟聲昭宗聞之贈左僕射

孟昭圖 字

僖宗中和元年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昭圖諫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爲賊所害前夕黄頭軍亂陛下亦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田令孜屏不奏由左拾遺貶爲嘉州司戶遣人沈之於江

高仁厚字　人

僖宗中和三年邛州牙官阡能作亂西川節度使陳敬瑄遣兵討之久無功阡能入蜀州境敬瑄以押牙高仁厚為都招討指揮使往討未發前一日執阡能之諜者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而曰汝詗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汝歸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為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憫汝曹皆良民為賊所制故使尚書救汝汝若投兵迎降尚書當書汝背為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

者吁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至雙流周視塹棚怒曰重複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悉平塹棚留兵五百守之賊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兵仁厚詗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請降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走其衆執以來仁厚謂降者曰不欲卽遣汝歸爲前塗諸寨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爲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人授以

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擒大軍行至汝曹如我出降立得為良民無事矣至穿口執何胡僧至新津韓求衆盡降羅夫子自延貢奔阡能寨與之謀將悉衆出戰執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不應明旦諸寨呼譟爭出羅夫子自頸衆挈其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泣拜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梟二首於市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及其謀主張榮自餘不戮一人時峽路羣賊韓秀昇屈行從屢敗官兵敬瑄奏以仁厚為行軍司馬將兵三千討之行遇敗兵還走仁厚叱之即日斬都虞候一人令更脩娖部伍乃召耆老詢

以山川險徑及賊寨所據言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宗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沈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衆執秀昇行從以降仁厚獻於行在斬之四年東川節度楊師立反詔以仁厚爲留後將兵討之至德陽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關以拒之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出勁兵掩擊城

北寨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衆走諸寨聞之皆走仁厚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覆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殺獲甚衆仁厚念諸寨皆走當死者衆乃使牙門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還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韶素名長者衆信之皆還惟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詰旦諸將牙集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日聞賊攻中軍僕射已去遂策馬參隨既審其虛復還寨中矣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討賊若

仁厚先上副使當此下馬行軍法代王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如何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陳於闕下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佯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大敗遁歸仁厚進圍梓州梓州久不下乃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下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如其不然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大譟突入府帥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詔以仁厚爲東川節度使

藩鎮名臣

唐世藩鎮之禍亟矣跋扈而背逆者所在多有其驕蹇不奉法者亦不可以數計豈盡馭下之失道與由其亢戾性成而未識君臣之大義也若夫恭順以全身忠藎以事上求諸盛時且不數覯矧當逆氣相扇之時乎自薛平而下吾得十一人焉類書之以勸事君者

薛平

代宗大歷八年昭義節度使薛嵩卒子平年十二將士脅以爲帥平僞許之既而讓其叔父崿夜奉父喪逃歸

鄉里制以學知留後

令狐彰字尚陽京兆富平人

彰爲永平節度使承滑亳離亂之後治軍勸農府廩充實時藩鎮率皆跋扈獨彰貢獻未嘗闕歲遣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齎糧食道路供餽皆不受所過秋毫不犯大歷八年疾亟表稱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中將士安堵待命臣男建等今勒歸東都私第尚書劉晏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及卒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詔以勉代

李抱真　三武俊字元英

德宗貞元元年朱滔攻貝州魏州深冀節度使王武俊早於南宮東南昭義節度李抱真自臨洺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元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係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仇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遂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大破朱滔於貝州

張茂昭本名昇雲德宗賜今名字豊明孝忠子謚獻武

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河北五鎮互遣人說止之不從凡四上表上乃許之以任迪簡爲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以簿書管鑰授之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孫染於汙俗也

田興字安道盧龍人

魏博牙内兵馬使田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節度使以季安淫虐興數規諫季安以爲收衆心欲殺不果季安卒軍政廢亂夫人立其子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召興爲都知兵馬使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

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怨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
興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爲留後興驚仆久之起謂
衆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
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
聞制以興爲節度使興感恩流涕上以魏博五十餘年
不霑皇化一旦來歸遣使宣慰賜軍士錢百五十萬緡
百姓給復一年受賜者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見之
相顧失色興幼孤其兄融長養而教之興嘗於軍中角
射一軍莫及融退而抶之曰爾不自晦禍將及矣故興
能自全於猜暴之間融後爲相州刺史興賜名弘正

王承元

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其弟承元承元時年二十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乃視事於諸將廳事不稱留後表請除帥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爲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喧譁不受命承元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

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大將李寂等固留承元乃斬之以徇軍中乃安

張璠

璠為義武節度使在鎮十五年為幽鎮所憚及有疾請入朝未報戒其子元益舉族歸朝毋得效河北故事開成三年卒詔以李仲遷代之

王紹懿

紹懿為成德節度使在鎮十年為政寬簡軍民便之懿宗咸通元年疾病召見子景崇告之曰吾兄以汝幼以軍政授我今汝長矣我復歸汝努力為之上忠朝之下

和鄰藩勿墜吾兄之業言竟而卒

張允伸 字逢昌范陽人

鎮幽州二十三年勤儉恭謹邊鄙無警上下安之得疾。請委軍就醫許之以其子爲留後咸通十三年病甚遂表納旌節而薨年八十六贈太尉謚忠烈

王師範

大順二年以師範爲平盧節度使師範和謹好學每本縣令到官輒備儀衛往謁之自稱百姓拜之於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以忠義自許爲治有聲迹朱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

鎮兵八援師範見之泣下沾衿曰吾屬爲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乃分遣諸將詐爲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諸州西至陝華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擊朱友寧斬之後舉族西遷大梁全忠客之使鎮河陽梁開平二年朱友寧妻泣訴於梁主梁主曰朕幾忘此賊遣使族之師範盛陳宴具與宗族列坐謂使者曰予不欲使積尸長幼無序酒既行命自幼及長以次就戮凡二百人

附巾幗名臣目

太宗長孫皇后　太宗賢妃徐惠
穆宗母郭太后　高祖平陽公主
紀王東光縣主　憲宗岐陽公主
鄭義宗妻盧氏　崔元暐母盧氏
李畬母　狄仁傑姨
李景讓母鄭氏　侯敏妻董氏
奉天竇氏二女　潘炎妻劉氏
李侃妻楊氏　柳公綽妻韓氏
朱延壽妻王氏

太宗長孫皇后

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商畧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宏多訓諸子以謙儉爲先后得疾太子請大赦度人入道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脩福可延吾不爲惡使善無效我尚何求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爲奈何以一婦人壞法及病篤與上訣勿以外戚處權要勿以邱壟勞費天下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

太宗賢妃徐惠

貞觀末數調兵討四夷又營翠微玉華等宮所費巨億
妃疏諫曰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營繕相繼服玩華靡
夫以有盡之農功塡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
成之我軍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珍玩
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作法於
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志驕於業泰體逸於
時安不可以不遏上善其言厚賜之

穆宗母郭太后汾陽王之孫曖之女憲宗后

長慶四年上疾作命太子監國宦官請郭太后臨朝太
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

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亦密上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

高祖平陽公主

公主下嫁柴紹高帝兵興公主居長安紹曰尊公將兵以清京邑欲我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第行我自爲計毋以妾爲慮紹乃間道走并州主奔鄠發家貲招南山亡命數百人以應帝復遣家奴諭降賊何潘仁因

畧地至盩厔武功紀律嚴明遠近咸附勒兵七萬威震
關中帝渡河紹以數百騎從南山來主引精兵與秦王
世民會於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京師人稱為娘子軍

東光縣主楚媛

縣主紀王慎之女也適司議郎裴仲將相敬如賓姑有
疾親嘗藥膳接遇娣姒皆得歡心時宗女皆以驕奢相
尚詰之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何
求楚媛曰幼而好禮今而行之非適志與富貴儻來之
物何足驕人衆皆慙服武后時諸王起兵紀王獨不預
謀亦坐繫獄徙巴州道卒八男皆被誅楚媛聞之號慟

嘔血不御膏沐垂二十年。

岐陽公主。憲宗長女郭太后所生

元和九年上命宰相選公卿子弟可居清貫者杜悰爲司議郎。遂以尚主。主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啻數十人。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始至。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自置寒儉可制指者。自是闔門落然。不聞人聲

鄭義宗妻盧氏 范陽盧彥衡女

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强盜數十人持杖

鼓噪。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惟有姑自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况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

崔元暐母盧氏

元暐名曅。則天時宰相。母嘗誡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知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

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元韓遵奉教誠以清謹見稱

李畬母

畬母失其氏有淵識畬爲監察御史得稟米量之三斛而羸問於吏曰御史米不槩也又問車庸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敕歸餘米償其庸因切責畬畬乃劾倉官自言狀諸御史聞之皆有慚色

李景讓母鄭氏

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毋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

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孫學問有成此不敢取命掩而築之景讓官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撻楚爲浙西觀察有牙將逆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狄仁傑姨

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姨居於午橋南別墅姨止有

一子未嘗來都城親戚家仁傑每伏臘晦朔脩禮甚謹嘗經雪後休假因候安否適表弟挾弓矢攜雉兔而來歸進膳於其母顧揖仁傑意甚輕簡仁傑因啟於姨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從其旨姨曰相自貴耳姨止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仁傑大慙而退

侯敏妻董氏

則天朝來俊臣强盛朝官側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諫曰俊臣國賊也勢不久一朝事壞黨先遭君可敬而遠之敏稍稍而退俊臣怒出為涪州武隆令敏欲棄官歸董曰速去莫求住至州投刺參州將錯題

一張昏州將展看尾後有字大怒曰脩名不了何以爲縣令不放上敏憂悶無巳董曰但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隆殺舊縣令略家口並盡敏以不許上獲免後俊臣誅其黨流嶺南敏又獲免

奉天竇氏二女

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十六匿巖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百尺其姊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羣盜乃舍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

柳公綽妻韓氏

韓相國休之曾孫也家法嚴肅儉約爲搢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啟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毎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屣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毎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

朱延壽妻王氏

昭宗天復三年楊行密爲行營都統爵吳王壽州節度朱延壽其妻弟也素與行密有怨行密欲除之乃詐爲目疾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

授三勇夫人以報行密及自遣人召之比至執而斬之
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曰若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
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
授兵闔門捕騎至乃焚府舍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爲
讐人所辱赴火而死

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

潘炎妻劉氏劉晏女

德宗時潘炎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京尹何僕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遽謂潘曰豈爲人臣京尹願一謁見遺奴三百縑其危可知也因勸避位子孟陽爲戶部侍郎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才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諭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夫人垂簾[illegible]之既罷會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問末座慘綠少年何人也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李侃妻楊氏

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州將襲陳項城令李侃欲逃夫人曰寇至當守力屈則死焉逃之若重賞募士可守也乃召吏民曰令誠若主然歲滿則去非如若輩生長此土也墳墓家室皆在宜相與竭力死守衆皆泣許乃諭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賞萬錢遂得數百人率以乘城夫人自炊以享士使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肯下得我城不足為威徒失和好無益也會侃中流矢退還夫人怒曰君不在誰爲守死於外不猶愈於牀乎侃感動遽登城賊乃引去城賴以完

節錄奏議書疏

大寶箴 高祖武德九年

九年八月太宗卽位前幽州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刋定陰陽雜書 貞觀十五年

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僞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上之才皆爲之序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序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序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

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識者以爲確論

選舉論 高宗總章二年

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

已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爲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負米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凡居官以年爲考六品以下四考爲滿劉曉疏論曰今選曹以檢勘爲公道書判爲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

化人取士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魏元忠上封事 儀鳳三年

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知方略故陸機著論辯亡無救河梁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兵無強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畧爲本勇力爲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夫賞罰者軍

國之切務近日征伐雖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勛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上善其言

魏元同論用人疏 永淳元年

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是使羣司各自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

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略依周漢之規以救晉魏之失上不納

李善感疏 永淳元年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山御史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不稔餓莩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不納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幾二十

年善感疏出天下謂之朝陽鳴鳳

麟臺正字陳子昂諫嚴刑疏中宗嗣聖三年

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倡禍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及其窮竟無實陛下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讎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元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煬帝不悟專行屠戮大窮黨與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惟陛下念

之太后不聽六年又疏曰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去月陛下特察李珍等無罪又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爲景雲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枉於疎網者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陛下何不悉召獄囚自詰其罪有實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豈非至德克明哉

薛謙光疏 嗣聖七年

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謙光疏曰選舉之法宜得賢才

取舍之間風化所係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喧訴無慙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提鼓揮桴臨難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畧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之賞罰而已

韋嗣立疏嗣聖十六年

太后稱制以來學校殆廢酷吏所陷親友流離未獲原宥嗣立疏曰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

三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他歧仕進又酷吏乘間殺人求進如仁傑元忠枉遭按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爲菹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爲良輔臣恐向之負冤得罪者亦皆如是伏望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幽冥忻懽和氣感通矣不從

吳兢請睦相王疏 景龍元年

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二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夫任以權則雖疎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自古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況國家

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青蠅之詩良可畏也

楊相如疏元宗開元元年

元年二月上皇及上御樓大酺以夜繼晝凡月餘相如諫曰隋氏以縱慾而亡太宗以抑欲而昌人主不可不慎擇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疎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正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大

宗之業將何遠哉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姦逆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

韋湊疏 開元三年

安西大都護郭虔瓘請募關西兵萬人詣安西皆給遞馱熟食許之湊諫曰今西域服從雖或小有盜竊舊鎮兵足以制之關中常宜充實以強幹弱枝頃年以來征行畧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又萬人征行六千餘里咸給遞馱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戶口漸少涼州已往沙磧悠然倘稽天誅所損甚大縱令必

克其獲幾何上不從

劉迺選舉論天寶四載

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迺遺書曰禹稷皐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亦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令周孔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若嗇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栁伉請誅程元振疏代宗廣德元年

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刼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

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

沈既濟選舉議 大歷十四年

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

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令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譴黜則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擇才於吏部而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責於刺史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若牧守自用則換一刺史則革矣況今諸道諸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縱有情故十猶七全則辟吏之

法已試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

元稹疏憲宗元和元年

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爲諫官宴游寢食未嘗不在左右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人理今諫官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況已行之詔令而欲以咫尺之書收之誠亦難矣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又日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諂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主即

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爲忠讜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爲回邪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囊括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卽位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厚賞之故當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爲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禍大故也陛下踐祚今已周歲未聞有受伏伽之賞者臣備位諫列循且彌年不得召見而況疏遠之臣乎又請早擇脩正之士輔導諸子曰太子諸王師傅之官率

皆眊瞶疾廢休戍罷帥其他僚屬尤爲冗散搢紳皆恥爲之。就使得人亦越月踰時。僅得一見又何暇傳之德義而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况萬乘之嗣係四海之命乎上納其言時召見之

裴潾諫餌方士藥疏 元和十四年

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享天下之福。自黄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借令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伺候權貴之門必大言自衒奇伎驚衆者皆不

執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耶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僞可辨矣上怒貶之

劉蕡對賢良方正策 文宗太和三年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威權在人主之右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畧曰陛下宜先憂者宫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陛下欲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

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刑政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戸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虞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

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與勢異而中外法殊也。今夏官不知兵籍。六軍不主兵事。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

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凶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藩臣下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考官歎服畏宦官不敢取

杜牧戰論太和七年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

俗溫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良弓健馬無有也河東盟津滑臺大梁東平彭城盡宿厚兵不可他使六鎮之師低首仰給咸陽西北戎夷大屯亦地盡取給能應費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爲安乎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勝四支可生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千人仰食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小勝則張皇邀賞貴極富溢則不肯摟奇出死以勤於我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

多喪兵士跳食而來回觀刀鋸氣色甚安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自專恩臣救使迭來揮之悅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今欲調持干戈灑洒垢汙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夫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歷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不知此非弄而反用以為經愚恐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

盧攜請賑關東疏 僖宗乾符元年

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今關東旱災所至皆飢人無依投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朝廷倘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勅州縣一切停徵仍發義倉亟如賑給帝從之

韓偓論宦官不能盡誅疏 昭宗天復元年

疏曰此曹在公私者以萬計豈可盡誅耶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置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有善則獎有罪則懲則咸自安矣夫

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以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此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爲者矣上然之